

羅通掃北

繡像仿宋完整本

瑞成書局印行



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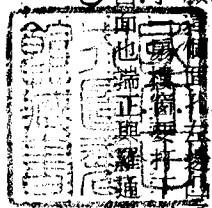
羅通的確是一個有血性的英雄好漢，我佩服他，因為手足之情，棄了一個絕色的屠爐公主，去娶一位醜陋不堪的史家姑娘。舊小說家描寫屠爐公主，手腕亦不弱，現在鈔在下面。

頭上青絲挽就烏龍髮，狐狸倒掛雌雞領，高挑面如傅粉，紅杏泛出桃花春色，兩道秀眉，碧綠一雙鳳眼，澄澈眉若硃砂，細細銀牙藏小口，兩耳金環分左右，十指尖如三春嫩筍，身穿鎖子黃金甲，八幅護眼羅裙，蓋在足下邊，小小金蓮，躡定在葵花踏蹬，果然傾城國色，好像月裏嫦娥下降，如出塞昭君模樣。

我再將古人描寫醜陋的女子，史家姑娘作一個榜樣。

咬金嚇了一驚，抬頭一看，見對面一座樓樓上靠着一人，甚是可怕，仍是一張錫底黑毛臉，兩道眉，一雙鳳眼，澄澈眉若硃砂，細細銀牙藏小口，兩耳金環分左右，十指尖如三春嫩筍，身穿鎖子黃金甲，八幅護眼羅裙，蓋在足下邊，小小金蓮，躡定在葵花踏蹬，果然傾城國色，好像月裏嫦娥下降，如出塞昭君模樣。

他後來不知怎麼一來，羅通娶到家中，送入洞房，說也奇怪，這位姑娘形狀多變了，臉上反白，印也端正，與羅通最和睦，孝順婆婆，十分好，俗諺說：黃毛頭姑娘十八歲，臨時上轎變三變，這豈不是奇事嗎？（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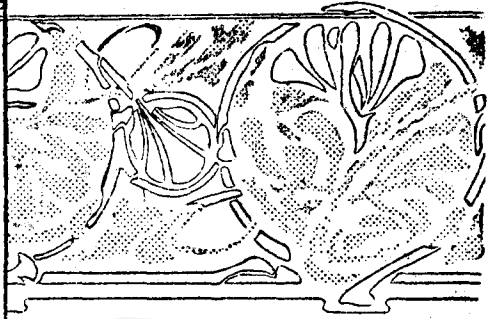


繪圖羅通掃北目次

第一回	秦元帥與兵定北	唐貞觀御駕親征	一
第二回	白良關劉寶林認父	殺劉方梅夫人明節	五
第三回	秦瓊進兵金靈川	寶林鎗挑伍國龍	十
第四回	鐵板道士遁野馬川	屠爐公主棄守黃龍嶺	一五
第五回	貞觀被困木楊城	叔寶大戰左車輪	二〇
第六回	程咬金長安討救	小英雄比奪帥印	二四
第七回	老夫人訴說祖父冤	小羅通領兵為元帥	二九
第八回	羅仁私出長安城	鐵牛大敗磨盤山	三三
第九回	白良關銀牙逞威	鐵蹄牌大勝唐將	三八
第十回	八寶銅人敗羅通	羅仁雙鎚救兄長	四三
第十一回	羅仁禍陷飛刀陣	公主喜訂三生約	四七
第十二回	蘇定方計害羅通	屠爐女憐才相救	五二
第十三回	破番營康王逃命	殺定方伸雪父仇	五七
第十四回	賀蘭山知節議親	洞房中公主盡節	六一
第十五回	龍門縣將星降世	唐天子夢擾青龍	六六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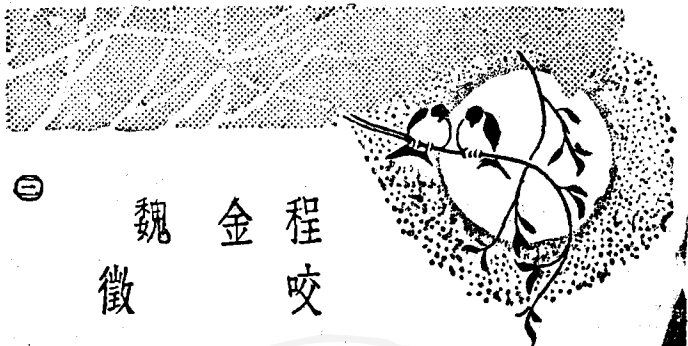
羅
通



秦 瓊 唐 太 宗

〇





程咬金 魏徵



程鐵
牛尉
恭遲

四



繪圖羅通掃北

第一回 秦元帥與兵定北

唐貞觀御駕觀行

詩曰：欲笑周文歌燕鏡，遺輕漢武樂橫汾。豈知玉殿生三秀，更有銅龍出五雲。陌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樂動

南薰。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

紫微真主登了龍位，改唐太宗貞觀天子年號，真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四方寧靜，百姓沾恩。君民安享三年，忽一日，貞觀天子臨朝，文武百官朝見已畢，分班站立。有黃門官啓奏道：「臣黃門官有事奏聞陛下。」奏來，今有北番使臣官要見陛下，見在午門外候旨。朝廷說：「既有外邦使臣快宣上殿來見寡人。」王降一聲，黃門官領旨宣傳：「你看這個使臣，怎生模樣，只見他頭戴圓翅紗帽，狐狸蓋頂，身穿大紅補子宮袍，腰圍金帶，圓面短腮，榜海梗鬚，手捧本章，上殿俯伏金鑾說：「南朝聖主在上，有外邦使臣周綱見駕，願陛下聖壽無疆。」朝廷說：「卿家到脫駕前，可是進貢與寡人？」使臣回奏道：「臣奉狼主赤璧康王羅漢漢七十二島，流國山川，紅袍大力子，大元帥，左車輪之旨。今到來有表本獻與萬歲。」龍目親觀，朝廷傳旨甚慶，表章快獻上來。周綱把表章雙手呈獻，傍邊待臣接上龍案，揭開封皮，龍目一看，只見數行字在上面寫着道：

北番赤璧康王，大將先鋒，誰敢當，立帝三年，民盡怨，故我與兵伐你邦。唐篡隋朝該一罪，殺父專權到處揚。欺兄滅弟，唐通賊，自長威光壓來邦。生擒敬德來養馬，活捉秦瓊挾將刀。若要我邦兵不至，只消歲歲過來朝。

便說道：「不看也罷了。」一見數行言辭，不覺龍顏大怒，說道：「阿呀，罷了罷了，可惡那北番螻蟻之邦，擅敢如此無禮。前來欺負寡人，過來把使臣官綁出午門，梟首級前來繳旨。嗚，兩傍一聲答應，嚇得周綱魂不附體，說：「阿呀，南朝聖主饒命，狠主冒犯天顏，與使臣官無罪，赦螻蟻之命，跪在金階，喊聲大叫：「那兩班文武百官多不解其意，早有徐茂公出班說道：「臣啓陛下，不知這赤璧康王表章，他上面說些甚麼，萬歲龍顏如此大怒，太宗說：「徐先生，你拿去觀看，就知明白。」茂公上前取過表章一看，說是陛下龍心且安。這赤璧康王命使臣官來投戰書了，難道大邦反慳他不成，且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今陛下若斬其臣，北番反道陛下懼敵番邦了，請萬歲命他使臣官報個信去，說我國隨後就來征服你們，朝廷聽了茂公之言，把龍首點點說：「先生之言有理也。」罷了，把使臣官周綱割下兩耳，恕其一死，傳旨未了，早有兩

094383

傍武將一聲答應，割去兩耳，弄做了一個冬瓜。周綱喊聲：「阿呀！謝南朝聖主不斬之恩。」太宗喝道：「你快快回去對那個赤璧寶康王羅篋漢聽講，叫他頸項子伸長些，只在百日之內，天兵到來，取他首級，剿滅他巢，傳個信與他。」周綱說：「聲是領了南朝聖主旨意，周綱退出午朝門外，把絹袱包裏了耳上傷痕之處，當日上馬，來見北番狼主傳話，非是一日之工夫。我且慢表，單說唐貞觀天子開言說道：徐先生北番康王如此無禮，寡人這裏不發兵去，征勦他們。他到反來討戰，寡人還是怎麼樣？」軍師徐茂公道：「陛下從來只有中國去征服小邦，那裏有小邦反打戰書到中國來，這叫他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臣昨夜仰觀天象，見北方殺氣騰空，必有一番血戰之事。不想今日果有使臣官打戰書到來，百日之內，就要提兵前去平服北番。方除後患，若是遲延，他兵一到，就難抵了。太宗道：依徐先生之言，如此延遲不得了，便對叔寶道：秦王兄，寡人命你明日起，要在教場之內，把團營總兵大小三軍武職們等，操演半個月，演好了，然後就此發兵。叔寶道：臣領陛下旨意，下教場操演便了。」那秦瓊出了午朝門，回到自己府中，就即發令與合府總兵官，明日所有大小三軍，在教場中伺候操演。這話且爲慢表，單講徐茂公道說道：陛下這北番那些兵將，一個個都是能人，利害不過的，必須要御駕親征纔好。太宗道：徐先生要寡人親領兵前去慶軍師道：正是要御駕親征，纔平定得來。太宗道：也罷了，父王在位，寡人領兵慣的。今日北番作亂，原是寡人領兵，降脫旨意，與戶部尚書催趕各路糧草，要緊。羣臣領旨，一面戶部尚書當心，自去催限錢糧，朝廷把龍袍屬動，限駕回宮。珠簾高捲，羣臣散班。一宵晚景不表，單講明日清晨，秦叔寶在教場之中，操演三軍，好不開熱。那朝廷在朝中，也是忙亂兜兜降了許多旨意，專等秦瓊演熟三軍，就要選黃道吉日，興兵前去。不覺過了半月，叔寶武上金鑾，瓊旨說道：陛下三軍已操演得精熟的了，太宗就問軍師道：徐先生幾時起兵？茂公道：臣已選在明日起兵。朝廷叫聲秦王兄，你回衙預備，明日就要起兵了。叔寶領了旨意，退回衙署，自有一番忙碌。這些各位公爺，多是當心辦事，到了明日五更三點，駕登龍位，只有文官在兩班，這些武將多在教場內，有那護國公秦叔寶，武裝上殿，當駕前掛了帥印，皇上御手親賜三杯酒，與叔寶飲了，謝了恩，退出午門，跨上雕鞍，轡喇喇往教場來了。早有衆公爺在那裏候接，多是戎裝披掛，跨劍懸鞭，也有鐵鎗頭，烏金鎧，獅子盔，黃金甲，獅牙盔，紅銅鎧，銀鎗頭，青銅甲，道班公爺，個個上前說道：元帥在上，末將們等在此候接。元帥道：諸位將軍，何勞遠迎？隨本帥進教場內來。衆公爺齊聲應道：是一同隨元帥進教場內來，只見有團營總兵官遊擊千百把總都司守備參將參謀這一班武職們，也多是頂盔貫甲，跪接元帥。秦瓊吩咐站立兩傍，又見合教場大小三軍，齊齊跪下，送帥爺登了

虎皮帳，點明隊伍，一共二十萬大隊人馬，點咬金帶一萬人馬，爲頭站先鋒，須要逢山開路，遇水疊橋。此去北番人馬，甚是驍勇，一到邊關，得住扎營，待本帥大兵到了，然後開鋒打仗。若然私自開兵，本帥一到，就要取你首級。先鋒一聲答應，是得令。那魯國公程咬金，好不威武，頭帶烏金開口獬豸盔，身穿烏油黑鐵甲，內襯羅袍，左懸弓，右插箭，手中提一把開山大斧，鬚髯多是花白的了。若講到掃北這一班公爺們，多有五六旬之外，盡是鬚髮蒼蒼，年老的了。這叫做是。

年老長擒年少將，英雄都怕少年郎。

只看程咬金有六旬之外年紀，他上馬還似天神模樣，這般利害得很。他領了精壯人馬一萬，前去逢山開路，遇水疊橋，竟往河北幽州大路而行。我且慢表，臨行還要講到朝廷龍駕，命左丞相料理國家大事，託殿下李治權掌朝綱。貞觀天子同軍師徐茂公出了午朝門，跨上日月驕驄馬，一竟到教軍場來。有秦瓊接到御營，就命宰牛殺羊，祭奠旗纛。撫賜皇上御奠三杯，有元帥素叔寶祭旗已畢，吩咐發砲抬營。那一聲哄，囉囉三個狼煙大炮，放起，拔寨起兵。前面有二十萬人馬，擺開隊伍，秦元帥戎裝打扮，保住了貞觀天子，行營那底下有二十九家總兵官，多是弓上絃，刀出鞘，旗幟指展，喇叭橫吹，滿朝文武各官送天子起程之後，回衙不表。單說那些人馬，離了長安，正往河北進發，好不威風凜凜。這些地方百姓人家，多是家家閉戶，村村關門，正是。

太宗登位有三年，風調雨順，太平安康。王麾下車元帥，表中差使進中原，辱罵貞觀天子，今日興兵御駕前旗旛。

五色驚神鬼，劍戟毫光映日天。金盔銀鎧多威武，寶馬龍駒錦繡鞍。南來將士如神助，馬到成功定北番。

這個唐太宗人馬，旌旗招展，號帶飄搖，正望北路進發。後有解糧駙馬小將軍，名喚薛萬徹，其人慣使雙鎚，驍勇無敵。所以護送糧草來往，貞觀天子起了這二十萬兵數，精壯人馬，前去定北番。我且慢表，單說那北方外邦，第一關叫做白良關。那白良關距雁門關有二百里路，多是荒山野地之處，雁門關外一百里，是中原地方，白良關外一百里，是北番地方。在於此處，各分疆界。若是大唐人馬到來，必定要穿過雁門關，而至白良關的。前日使臣官周綱被太宗皇帝割去兩耳，早已回國，見過狼主。故此北番狼主傳令各關守將，日夜留心防備，又差探子遠遠在那裏打聽。那北番第一關，上面有一位鎮守總兵老爺，你說甚麼人，他乃姓劉名方，字叫國貞，其人身長一丈，平頂圓頭，猶如巴斗，膊闊三停，腰大十圍，生成一張黑威威的臉，短腮闊口，兜風一雙大耳，兩眼鋼鈴，硃砂濃眉，兩臂有千斤之力。他若出陣，善用。

一條丈八蛇矛，其人利害不過。若講到北番將官，多是

上山打虎，敲牙齒，下水擒龍，剝項鱗。

說不盡。關關有好漢，寨寨有能人。此一番定北不打緊，只怕要征戰得一個是。

頭落猶如瓜生地，血湧還同水泛紅。

當下劉國貞在私衙與偏正牙將們講究兵法，忽有小番兒報進來了，說道：啓上平章爺不好了，小番打聽得南朝聖主太宗皇帝御駕親領二十萬大隊人馬，有護國公大元帥秦瓊，帶了數千員戰將，手上還有各營總兵官，前來攻打白良關了。劉國貞聞言，不覺嚇然說道：唐朝天子親領人馬來了，可曾打聽明白？小番道：在雁門關探聽，明明白白的，故來通報。國貞道：既是明白的，可曉得他人馬離此有多少路了？小番探得他此時頭站先鋒，差不多出雁門關了。那國貞哈哈大笑道：好好好，送死的來了。這一班衆將官，連忙問道：大老爺爲何聞說南朝皇帝起兵前來，反是這等大笑？國貞說道：諸位將軍，你們有所不知。俺們狼主千歲，欲取中原花花世界，錦繡江山，所以命周綱打戰書去，與太宗唐王。若是唐王不起兵來，到也奈何他不得。如今那唐王太宗御駕親領人馬前來，也算我狼主的洪福齊天。大帝的萬里山河，穩穩是我狼主的了，豈不快活衆將官道：大老爺何以見得穩取中原，如此容易？國貞道：列位將軍，豈不知道那唐王全靠秦叔寶尉遲恭利害，他只道北番沒有能人，所以御駕親自領兵前來征剿我們，他還不曉得。北番狼主駕前關關多是英雄豪傑，何懼他叔寶敬德待唐兵到來，必然攻打白良關。待本鎮去捉兩個唐朝臣子，以獻狼主，豈不是本鎮之功？諸將大喜，叫聲平章爺，須要小心。小將們別過了，不表這班花知魯噠們回衙單講劉國貞吩咐那個把都兒，關上多加些灰瓶石子，強弓硬弩。若唐兵一到，速來通報。本鎮知道，那把都兒一聲答應，自去緊守關頭。我且不表。單講那先鋒程咬金領了一萬人馬，從河北一帶地方，出了雁門關，又是兩日路程，有軍士報說：啓上先鋒爺，前面是白良關北番地方，咬金道：既到番地，吩咐安營，扣關下寨，放炮安營。衆將一聲答應，得令。頃刻把營盤扎住，咬金吩咐小軍，打聽大兵一到，速來報我軍士答應。自去。如今要說到那真觀天子統領大隊人馬，過了雁門關，一路下來，早有咬金遠遠的來相接，說道：元帥小將在此候接。帥爺龍駕前面已是白良關了，不敢抗違。帥令等候三天，一同開兵。元帥說本帥之令，北番早定馬到成功，吩咐大小三軍，扎下營盤，走進御營。天子說道：秦王兄，行兵在路辛苦，明日開兵，能秦瓊道：此來定北非是一日一月之功，要看日時開兵吉利的。黃道日，唐王便道甚善。按下唐營君臣

之事。再講關內小番報進。啓上平章爺。唐兵已到關下了。劉國貞說道。方纔關外放炮之聲。想必唐兵到來扎營。若然有唐將來討戰。前來報我。小番得令。自到關上觀望不表。再說唐營元帥說道。諸位將軍。今當出兵。吉日那一個出去討戰。道言未了。早有程咬金閃出說道。小將願往。元帥道。你是沒用的。這北番的番將。不是當要的。甚是利害。第一場開兵。須要取他的勝利。纔曉得我們大唐的將軍利害。若是出馬殺敗了。反爲不美。程咬金最是膽小的一。開元帥之言。只得退立榜邊去了。只見部中又閃出一將道。元帥待小將出去討戰罷。元帥一看。原來是尉遲恭。便說將軍出去。須要小心。尉遲恭一聲得令。上馬提槍。掛劍懸鞭。頂盔貫甲。一聲炮響。大開營門。鼓聲嘯動。鞞喇喇。一馬衝出。直奔白良關下。那小番兒看見。好一個惡相的唐將。待要放箭。眯下面來的黑蠻子。少催坐騎看箭。說時遲。說時快。呵。哨。只見亂紛紛。箭如雨下一般。射下來了。尉遲恭不慌不忙。把手中長槍使動。勝如雪花飛舞。相似又把鐵鞭盡行撇開。上面小番看呆了。箭也不射下來了。那看他大叫一聲。說道。眯。關上的快報你們主將得知。今天兵來了。太宗皇帝御駕親征。叫他快快出關受死。不說尉遲恭在關下大叫。單講小番報進。衛去說道。平章爺。有南朝蠻子在關外討戰。劉國貞聽報。立起身來。道。待我來擒這南蠻。吩咐備馬抬槍。脫下袍服。頂好盔穿好甲。端住槍跨上馬。出了總府衙門。來到關上。望下一瞧。說道。呵。哨。好一個蠻子。但見他頭戴開龍鐵幘。面如鍋底黑濃濃的。海下鬚髯。烏眼虎睛。身穿鎮子烏金鎧。左懸弓。右插箭。坐在馬上。好不威风。劉國貞就命把都兒發炮開關。只聽得大炮三聲響。關門大開。放下吊橋。劉國貞出戰。後面番兵弓箭手射住陣脚。尉遲恭抬頭一看。只見一個番兒到橋邊。衝將過來。好不可怕。但見他頭上戴金盔。分開鳳翅。大紅纓球。身穿鎖子甲。面孔宛如紙灰。獅子大鼻口。如血盆。短頸闊腮。連鬚鬚。身上穿一領腥血大紅袍。披一件龍鱗紅鋼鎧。左懸弓。右插箭。手執一條混鐵矛。坐下一匹點子昏紅馬。他就奔上前來。把槍一起。尉遲恭也把烏纓槍架住。說道。眯。那守關將留下名來。國貞道。你要問本鎮之名麼。我乃赤壁寶康王狼主御駕之前。紅袖大力子大元帥。左車輪麾下。加封鎮守白良關總兵大將軍。劉國貞。你可曉得本鎮槍法利害麼。敬德道。不曉得。你這無名之卒。今日天兵已到。把你們這一國的螻蟻都要殺得個乾乾淨淨。何在你這個狗番奴。霸住白良關。阻住我們天兵的去路。正良。若是讓我放你生。倘要擋我送你死。未知兩員勇將交戰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白良關劉寶林認父 殺劉方梅夫人明節

詩曰 威風獨占尉遲恭 定北先跨第一功 誰料寶林能勝父 當鋒一戰射英雄

話說尉遲恭大叫番奴快快獻關。方免一死。若有半句不肯。那時死在某槍尖之下。只怕悔之晚矣。國貞聽言。大怒喝道。你這狗蠻子。有多大本事。如此無禮。擅自稱能。我這槍不挑無名之將。你也遁下名來。魔家好好挑你這狗蠻子。尉遲恭大怒。喝聲番奴。你要問某家之名麼。靜耳恭聽。某乃唐太宗天子駕前。輔國大元帥。秦魔下。加封保薦犬將軍。號國公。覆姓尉。遲名恭。字敬德。難道你不聞某家之名麼。劉國貞呼呼冷笑道。原來你就是尉遲蠻子。中原有你之名。魔只道是三頭六臂的原來。也只不過如此。可曉得魔的槍法。魔唐主尚要活擒。何在你這狗蠻子。尉遲恭亦哈哈冷笑道。休得多言。照某家槍法。就把槍起一個月內。穿梭直望劉方面門。桃進來了。國貞說聲不好。把槍一架。却把脖子震得軟麻。兩震。在馬上兩三幌。阿隋果然名不虛傳。好利害的尉遲恭。蠻子哩。尉遲恭大笑道。你纔曉得尉遲恭將軍的利害。驍勇。照槍能。又是一鎗。劈前心。桃進來了。噫。一聲響。逼在傍首。兩馬交肩過去。又是閃將過來。二人一來一往。大戰一場。好一似。

北海雙蛟爭戲水。南山二虎鬥深林。

戰到十餘個回合。國貞只好招架。他勉強又戰了幾回合。看看敵不住。尉遲恭了。那敬德看見劉方面上失色。心中大喜。扯起了竹節鋼鞭。量在手中。纔得交肩過。來喝聲。照打罷。一鞭打在國貞背心。劉方大喊一聲。口吐鮮血。伏在馬上。大敗而走。尉遲恭說道。你要往那裏走。我來取你性命。催開坐騎。豁喇喇追上來了。國貞敗過吊橋。小番兒把吊橋扯起。即將亂箭射來。尉遲恭只得勒住了馬。喝聲。關上的。快叫他早早獻關。就罷了。如若閉關不出。定當打破我老爺。且是回營。帶轉馬頭。回營來了。軍士上前拽住了馬。抬過了槍。就進中營。說道。元帥。末將打敗了守將劉國貞。前來繳令。秦元帥說。好一位尉遲將軍。第一陣交戰。勝了北番。白良關一定破得成了。明日再到關前討戰。不表。再講劉國貞敗進關內。到衙內下了馬。有小番扶進書房坐定。說阿隋。打壞了把盔。甲卸下。靠在卓子上。裏面走出一個小廝來。面如鍋底。黑臉濃眉。豹眼闊口。大耳鋼牙。海下無鬚。年紀只好十六七歲。身長九尺餘長。足穿皮靴。打從劉國貞背後走出。說聲。爹爹。那劉方抬起頭來說。我兒。你來到老父面前。做甚麼。原來就是劉國貞的兒子。劉寶林。他便回說。爹爹。開得大唐人馬來。攻打白良關。爹爹今日開兵。勝兵若何。國貞見問。說道。我兒。不要說起。中原尉遲蠻子。驍勇。為父的與他戰不數合。被他打了一鞭。吐血而回。心裏邊好不疼痛。寶林大驚。說道。爹爹被南朝蠻子傷了一鞭。待孩兒出馬前去。與爹爹報一鞭之仇。劉方說。我的兒。怎麼說。動也動不得。那個尉遲老蠻子。傷了一鞭。利害非凡。為父的尙難取。

勝。何在於你。寶林說。爹爹不妨。從來將門之子。未及十歲。就要與皇家出力。況且孩兒年紀算不得小。正在壯年。不與父親報恨。誰人肯與爹爹出力。國貞說。我兒雖然如此。只是你年輕力小。骨膚還嫩。槍法未精。那尉遲狗蠻子年紀雖老。槍法精通。只怕你不是他的對手。寶林道。不瞞爹爹說。孩兒逐日在後花園中。操演槍法。鞭法。件件皆精。那怕尉遲蠻子一定還他一鞭之仇。今日就要出馬。說罷。就取頂盔貫甲。把一條鐵鋼鞭。騎一匹烏騾馬。手執烏金槍。說。爹爹孩兒前去開兵。劉方道。我兒慢走。須要小心。待爲父的到關上。與你掠陣。帶馬來。國貞跨上馬。軍士一同來到關上。說。我兒不可莽撞。聽爲父的鳴金就退。寶林應聲道。是爹爹不妨。放砲開關。一聲砲響。大開關門。一馬衝到唐營。喝。快報與尉遲蠻子知道。今有小將軍在此。要報方纔一鞭之恨。叫他早早出來會我。這一聲大叫。有軍士報與元帥得知。說道。啓上元帥。營門外有北番一個小番兒。坐名要尉遲千歲出取。要報方纔一鞭之恨。開言辱罵。請元帥定奪。元帥說。道。諸位將軍。方纔尉遲將軍打敗番將。如今又有這小番兒討戰。誰敢出取會他。閃出程咬金說道。如今第二陣不妨的了。待小將出取會他一會。元帥尚未曾出令。傍邊又閃出尉遲恭來。叫聲元帥。既是這小番兒。坐名要某家去會戰。原待某家出去會他。元帥說。將軍出去。須要小心。尉遲恭說。不妨。軍士們帶馬抬槍。程咬金說。老黑你把我頭功奪去。第二陣應該讓我立功。你又來奪去。少不得與你算賬的。尉遲恭叫聲老千歲。聽得這小番兒。坐名要某家。故此出去會他。倘勝了第二功。算你的如何。程咬金說。老黑你拿得穩麼。只怕如今必敗。休得程能待老程與你掠陣。看你又勝得他。麼。尉遲恭跨上了馬。手提了槍。放砲一聲。衝出營門。程咬金來到營門外。抬頭一看。說。阿呀呀。好一個小番兒。只見他鐵盔鐵甲。鍋底臉。懸鞭提槍。單少鬍子。不然是一個小尉遲恭無二。的了。便叫聲老黑。這個小番兒。到像你的兒子。尉遲恭道。昧老千歲。休得亂講。與某家嘯鼓。那番戰鼓發動了。就拍馬。豁喇喇。衝到劉寶林面前。把槍一起。那邊一條烏金槍。豁喇一聲響。架住了。叫聲來的就是尉遲蠻子。麼。應道。然也。你這小番兒。既知我老將軍大名。何苦出關送死。劉寶林能說。呵呀。我意你這狗蠻子。怎麼把我爹爹打了一鞭。所以我小將軍出關。要報一鞭之恨。不把你挑一槍。攆得你前心後透。誓不爲人。尉遲恭哈哈冷笑道。方纔劉國貞被我打得抱鞍吐血。幾乎喪命。何況你這小小番兒。想是你活得不耐煩了。寶林說。狗蠻子不必多言。看傢伙劈面一槍過來。尉遲恭豁喇一聲。架住了。槍說。你留個名兒。好挑你下馬。寶林說。你要問我名字。麼。方纔打壞老將。就是俺小將軍的父親。我叫劉寶林。可知道小爺爺本事利害。你可下馬受死。免我動手。尉遲恭大怒。拍馬衝來。劈面一鎗。寶林不慌不忙。把烏金鎗啣啣一聲。架過了一連幾

鎗多被寶林架住傍邊。那裏肯讓一毫。也桃轉幾鎗還過來。尉遲恭也架在傍邊。這一場大戰。鎗架鎗叮噹響。馬交馬。噠噠之聲。老少兩個英雄。戰到五十回合。馬交到二十個照面。直殺個平交平手。還不肯住。又戰了幾個回合。只見日已西沉。寶林大叫一聲。阿呀。果然好不利害的老蠻子。尉遲恭道。小番兒。你有本事再放出來。寶林也說。那怕你。那怕你有本事。大家放下鎗。鞭對鞭。分個高下。尉遲恭冷笑道。你這小番兒。也會使鞭。難道某家怕了你麼。就放下鎗。寶林也放下鎗。兩邊軍士。各自接過了鎗。二人腰裏取那鐵鋼鞭。拿在手中。兩條鞭是一樣的。叫一聲。那個走的。不是好漢。照小爺爺的鞭。能。打將下來。尉遲恭急架相迎。這一鞭名曰烏雲蓋。頂實堪誇。那一鞭叫做黑虎偷心。真難擋。兩下鞭來。鞭架。鞭去。鞭迎。好殺得。只見殺氣騰騰。不分南北。征雲靄靄。莫辨東西。狂風四起。天地生愁。飛沙遍野。日月無光。二人又戰了十餘個回合。直殺到黃昏時候。二分勝敗。關頭上。劉國貞看見天色已晚。不見輸贏。就吩咐鳴金。寶林把鞭架住。說道。老蠻子。本待要取你首級。奈我父親鳴金。造化了。你。留你活了一夜。明日取你性命。尉遲恭也叫聲。小番兒。你家老不死的。道你今夜死了。故而鳴金。也能。明日取你命罷。兩騎馬一個進關。一個進營。尉遲恭來見元帥。說。方纔出戰的小番兒。果然利害。與某家只殺得平手。難以取勝。叔寶說。方纔本帥聞報。尉遲將軍與小番兒戰個敵手。不道北番原有這樣能人。敬德說。少不得某家明日要取他首級。不表庸營之事。再請那劉寶林進關。說。爹爹尉遲蠻子。果然利害。不能取勝。明日孩兒出馬。定要傷他性命。劉方說道。我兒今日開兵。辛苦了。爲父的雖做總兵。到沒有你這回事。與老蠻子戰到百十餘合。虧你好長力。寶林說。爹爹所以英雄之名。出於少年。如今爹爹年邁了。自然戰不過這狗蠻子。父子一路講論。來到衙前下馬。卸下盔甲。來到書房。國貞說。我兒。你開兵辛苦。母親內房去罷。明日再與那狗蠻子相殺。寶林應道。是。來到內房。只見那些番女說。夫人且免愁煩。公子進來了。寶林走近前來。只見老夫人坐在榻上。眼睛哭得通紅。在那裏下淚。便叫聲母親。孩兒日日在房中。見你憂愁不快。今日又在下淚。不知有甚事情。孩兒今日到要問個明白。夫人說。阿呀。我的兒。你做娘的要問你今日出兵。與唐將那一個交戰。快快說與做娘的知道。寶林說。母親。孩兒出陣。那中原來一個尉遲道蠻子。十分驍勇。爹爹出戰。被他打得抱鞍吐血。而回。所以孩兒不忍。出馬前去。要與爹爹報仇。誰想尉遲蠻子。孩兒與他戰到百十餘合。只殺得個平手。不得取勝。少不得孩兒。明日要取他的命。梅氏夫人聽說。大驚道。我兒。那中原尉遲蠻子。可通名與你。你叫什麼名字。寶林說。阿母親。他叫尉遲恭。那夫人聽了。尉遲恭三字。不覺眼中淚珠如雨。落下滾個不住。寶林一見。好似黑滕皮燈籠。冬瓜撞木鐘。連忙急問道。母親究竟爲

着何事，可與孩兒證明，憑有千難萬難之事，有孩兒在此去做，夫人就帶淚說：「阿呀，兒啊，你雖有此言，只怕未必做得來。做娘的爲了你，有二十年冤屈之事，誰人知道？到今朝孩兒長大成人，不思當場認父報母之仇，反與仇人出力，寶林連忙跪倒，叫聲母親，說話不明，猶如昏鏡，此冤屈從何說起？孩兒心內不明，乞母親快快說與孩兒知道。」夫人道：「兒阿，做娘的今日與你說明報仇不報仇，由你做娘的，如仍就死黃泉，也是明白的。」寶林說：「母親到底怎樣？」梅氏夫人說：「我的兒，今日交兵的尉遲恭，你道是何人？孩兒道：不知。」夫人看見了環們在此，說道：「你們外邊去，看老爺進來報我知道。」丫環應聲走出，夫人見無人在此，叫聲我兒，那書房中劉國貞這奸賊，你道是誰人？寶林說：「是我爹爹母親。」中原尉遲恭有甚瓜葛？夫人喝道：「呸，我想你這不孝的畜生，怎麼生身之父，也不認的了。」寶林道：「阿呀，母親此言差矣。我爹爹現在書房，何見得不認生身之父？夫人說我兒今日對敵的尉遲恭是你父親，劉國貞這天殺的奸賊，與做娘是冤仇，你還不知麼？」寶林大驚道：「父親孩兒不信如此。」乞母親細細說明此事。夫人說：「你不信，這也怪你不得。方纔這鞭，你快拿過來，就知明白。」寶林拿過鞭來，叫聲母親，鞭在此，夫人叫聲我兒，這一條鞭，名曰雌鞭，你可見那嫡父手中，乃是一條雄鞭，還有四個字，嵌在柄上，你也不當心去看他，一看自己名字，可姓劉麼？寶林把鞭輪轉一看，果然有四個字，在上面刻着：「尉遲寶林四個細字。」呵呀，母親看這鞭上，姓名實不姓劉，反與中原尉遲恭同姓，母親又是怎麼講？不知其中委曲之事，到底是怎麼樣？一一說與孩兒明白。夫人說我兒，今日做娘的，對你說明白，看你良心起，說來真正可惱，可恨做娘的當日同你嫡父在朔州麻衣縣中做了四五年的夫妻，打鐵爲活，從那一年隨順大唐，那唐王招兵，你父往太原投軍，做娘再四阻攔，你父不聽，我身懷六甲，有你在腹，要你父親留個憑信，日後好父子相認。你父親說：「我有雌雄鞭兩條，有敬德兩字，在上自爲兵器，隨身所帶，乃是雌鞭，這雄鞭上，有寶林兩字，在上。你若生女，不必提起，倘得生男，就取名尉遲寶林，日後長大成人，叫他拿此鞭來認父，不想你父親一去投軍，數載杳無音信，回來却被這奸賊劉國貞，擄槍做娘的，到番邦來，欲行強逼，那時爲娘要尋死，因你倘在母懷，故猶恐絕了尉遲家後代，所以做娘的只得毀容，拒絕含忿到今，專等你父親來，定北平番，好待你父子團圓。所以爲娘的含冤負屈，撫養你長大成人，好明母之節，以接尉遲宗祠，做娘就死也安心的了。」寶林聽罷，不覺大叫一聲：「母親如此說起來，今日與孩兒大戰之人，乃我嫡父也，呵呀，尉遲寶林啊，你好不當場父親不認，反與仇人出力，罷罷罷，待孩兒先到書房，斬了劉國貞這賊，明日再去認父便了。」即就在壁上抽下一口寶劍，捉在手中，正欲出房，夫人連忙阻住，說道：「我兒不可造次，動不得的。」寶林

說母親爲什麼。夫人說我兒那劉國貞在書房中心腹伴黨甚多。你若仗劍前去。倘畫虎不成。反類其犬。被他拿住。我與你母子的性命反難保了。如今做娘的。有一個計較在此。你只不知明日出關交戰。與你父親當場說明。叫他會合營中諸將。你詐敗進關。砍斷吊橋。索子引進唐兵。諸將殺到衙內。共擒賊子。碎屍萬段。一來全孝與母親仇。二來做娘受汝父之託。不負他使你父子團圓。三來掃北第一關是你父子得了頭功。豈不爲美。寶林聽了。叫聲母親。此言雖是。但我孩兒那裏忍耐得這一夜。母子說話多端。也不能睡。再講那劉國貞在私衙與偏將等議論怎樣退敵。就在書房內調養。直到天明。尉遲寶林叫聲母親。孩兒就此出去。勾引父親進關。同殺奸賊。夫人說我兒須要小心。寶林應道。曉得。連忙頂盔貫甲。懸鞭出房。來到書房。國貞看見。叫聲我兒。你昨日與大唐蠻子大戰辛苦。靜養一天。明日開兵罷。那劉寶林不見那劉方到也罷了。因見他開口問了一聲。不覺火星憤惱。恨不得就把他一刀一爲兩段。只得且忍定性子。隨口應聲不妨。便出了書房。吩咐帶馬抬槍。小番答道。齊備了。寶林上馬。竟自去了。國貞看寶林自己去。因自己打傷。要調養。吩咐小番把都兒當心掠陣。倘小將軍有些力怯。你們就鳴金收軍。把都兒一聲得令。再表尉遲寶林來到關前。吩咐把都兒放砲開關。只聽得一聲砲響。大開關門。放下吊橋。一馬當先。沖出營前。大叫快報與尉遲蠻子叫他早早出來會俺。軍士報進。唐營道。啓上元帥爺。營外有一個小番將。口出大言。原要尉遲老千歲出去會他。尉遲恭在傍聽得。走上前來。叫聲元帥。某家昨日對他說過。今日大家決一個高下。叔寶說。務要小心。尉遲恭得令而行。有分教。北番頃刻歸唐主。父子團圓又得功。要知尉遲恭出戰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秦瓊兵進金靈川 寶林槍挑伍國龍

詩曰 老少英雄武藝高。旗開馬到見功勞。太宗唐祚興隆日。父子勳名麟閣標。

再說尉遲恭出來。跨上雕鞍。捉槍懸鞭。衝出營前。兩邊戰鼓震動。大喝道。小番兒。你還不識某老將軍手段麼。管教你命在且夕。寶林心中一想。把金槍一起。喝聲老蠻子。不必多言。照槍能兜面便刺。尉遲恭急架相迎。兩人戰到六七合。幾個照面。寶林把金槍虛幌一槍。叫聲老蠻子。果然槍法利害。小爺讓你撥坐馬落荒而走。尉遲恭心中大喜。大叫道。往那裏走。老爺來取你命了。把馬一催。却說豁喇喇追將上來了。寶林假敗下來。往山西裏就走。回頭不見了。白良關了。把馬頭一帶轉來。尉遲恭到了面前。喝聲還不下馬受死。插的一槍。直到面前。寶林把烏金槍。豁喇一聲響。迎住。叫聲爹爹。休得發槍。孩兒在這裏。連忙跳下雕鞍。跪拜於地。尉遲恭見他口叫爹爹。下馬跪拜。到收住了槍。說小番兒。

你不必這等懼怕，只要獻關投順，就免你一死。寶林說：爹爹當真？孩兒在此相認父親。尉遲恭說：豈有此理？你認錯了。某家在中原，爲國家大臣，那裏有什麼兒子？在於北番外邦，沒有的。寶林叫聲爹爹，你可記得二十年前，在朔州麻衣縣投軍，做打鐵生涯，與梅氏母親分離，孩兒還在腹中，一去之後，並無音信。到今二十餘年，纔得長成，相認父親。難道爹爹就忘記了麼？尉遲恭一聽此言，猶如夢中驚醒，不覺兩淚交流，說是有那年的離別之後，我妻身懷六甲，叫我留借物一件，以爲日後相認。只是你無信物，未可深信。一定認錯了。寶林叫聲爹爹，怎麼沒有信物？呈起一條水鐵鋼鞭，提與尉遲恭說道：爹爹你還認得此鞭麼？敬德把鞭接在手中，仔細一看，鞭上還刻着尉遲寶林四個字，認得是自己親造的兩條雌雄鞭，回億離別之時，叫他撫養孩兒長大成人，拿鞭前來認我。誰想到今方見此鞭，果然是我的孩兒。那時便滾鞍下馬，說道：爲父今日得見孩兒之面，真乃萬幸也。爲父與你母親分別後，也受了許多苦楚。纔蒙主上加封，差人到麻衣縣相接你母親，並無下落。那時爲父思想了十多年，差人四處成訪，音信絕無。豈知孩兒反在北番，因何到此？母親何在？寶林叫聲爹爹，阿呀！自從別離之後，母親在家苦守，不想被這番奴劉國貞賊子擄在北番，屢次強逼於母親，欲要全節而亡。因有孩兒在腹，猶恐絕了後嗣，所以毀容阻撓，堅心苦守。孩兒長大，叫我今朝相認。父親孩兒種種不孝，望爹爹不必追究過去之事。尉遲恭又驚又喜道：原來如此。爲今之計，怎生得見夫人？寶林說：爹爹，母親曾對我講過的，叫爹爹假敗進營，會合諸將，上馬提兵，待孩兒假敗，砍斷吊橋，索子衝殺進關，共擒賊子，就好相見。得了白良關一件大功，尉遲恭說此計甚妙。我兒快快上馬，父子提鎗跨上雕鞍，衝出山口，叫聲小番兒，果然利害。某今走矣，休趕休趕。一馬奔至營前，寶林收住絲韁，假作呼呼大笑，說道：我只道你久常不敗，誰知也有今日大敗。罷！快叫能事的出來會我。此話少表。單講尉遲恭下馬，走上中軍，來見元帥，說：真是我主洪福齊天，白良關已得了。叔寶說：將軍未能取勝，白良關怎麼得來？敬德說：北番這位小將，乃是某家嫡子，所以今日假敗，到落荒相認。父子團圓，我妻梅氏現在關中，叫孩兒對某來講，會合諸將，上馬提兵，殺出營門，等我孩兒假敗下去，砍斷吊橋，擒進關中，共擒守將。豈不是白良關白手而得麼？衆人聞言大喜。叔寶說：果然有這等事。你子因何落於北番？從頭說起。敬德就把麻衣縣夫妻分別之事，細細說了一遍。秦瓊方纔明白，即發令箭數枝，令諸將上馬領兵，槍關擒北番之將，須要小心，不得違令。衆將應聲，是有這馬段殷劉程五將，上馬提兵，出營門觀望。尉遲恭衝出營門，大叫一聲：小番兒，某家來取你命也。拍馬上前，直取寶林。寶林急架相迎，父子假戰了幾個衝鋒。寶林便走，叫聲休趕休趕。一霎望關前敗下來。

了。敬德叫聲那裏走。回頭又叫聲。諸位將軍快些搶關哩。這六騎馬隨後趕來。底下大小三軍們。旗旛招颯。劍戟刀鎗。如海。煙塵抖亂。波浪滔天。豁喇豁喇。趕至橋邊來。寶林過得吊橋。有小番高扯吊橋。忙發狼牙。却被寶林砍斷。索子吊橋墜落。衆小番大驚。說道。大爺怎麼反將吊橋索子砍斷。寶林喝聲。誰敢多言。那個是你們公子看鎗。連挑幾個。小番喊叫說。公子反了。一哄進關。將過吊橋。寶林叫聲。爹爹。這裏來。六騎馬殺進關中。鼓打如雷。馬叫驚天。那關中北番官員。多聞報了。有偏正牙將們。頂盔貫甲。上馬提刀。上來抵敵。尉遲恭父子兩人。兩條鎗。好不了得。來一個刺一個。來一雙刺一雙。程咬金手執大斧說。狗番奴。罵一句。殺一個。罵兩句。殺一雙。殷劉馬段。叫聲。提起大砍刀。殺人如切。菜好殺得直。殺到總兵衙門。劉國貞一聽此報。着了忙說。一定此事壞了。快帶馬抬鎗。隨本總來。一邊家將們。多是明盔亮甲。提着兵器。上着馬。一擁出來。到得總府衙門。阿呀不好了。多是大唐旗號兵卒了。前面尉遲寶林。引路直衝上來。劉國貞把鎗一起。叫聲。畜生。反害自身。照鎗插的一鎗。銳利過來。寶林把鎗噶噶一響。架住在傍邊打馬交鋒。過來。國貞正衝到尉遲恭面前來。敬德把鞭量在手中。說聲去罷。當夾胸這一鞭。國貞叫得一聲。呵呀。一口鮮血噴出。坐不住。馬鞍跌下馬來。軍士上前捉住。縛將起來。其餘小番們。以及家軍等。算他們悔氣。一刀三個的。一鎗四五的。有識時務的。口叫着走呵。走呵。多望金靈川。逃去殺得關內無人。尉遲父子進了帥府。滾鞍下馬說。孩兒快去請你母親出來。相見。寶林奉了父命。來到房中。只見夫人珠淚滾滾。猶如雨下。寶林忙叫母親。如今不德。悲淚。爹爹現在外面。快快出去。夫人說。我兒。當日夫君曾叫我撫養孩兒成人。以接後代。到今朝父子團圓。雖是節操能全。我只恨劉國貞。誘壞我名。今可擒住。寶林說。母親已經綁在外面了。既如此。我兒與我先拿他進來。然後與你爹爹相見。寶林說是。便走出外。而拿進劉國貞。劉國貞頓嘆聲罷了。罷了。養虎傷身。梅氏夫人一見。大罵賊子。你誘毀我節操。聲名。聲稱爲妻。使北番軍民。誤認我不義。恥笑有失貞節。怎知我含忿難明。因身懷此子。不負我親夫重託。所以外貌是和。心中懷恨。毀容阻撓。得幸此子長成。再不道親父臨敵。父子團圓。我完節之願。畢矣。賊呵。你一十六年。誘節之名。此恨難洩。忙叫我親兒。快將這奸賊。砍爲肉醬。寶林應聲。提劍起來。亂斬百十餘刀。一位白良關的守將。化爲肉泥。夫人叫聲。我兒。你往外面喚你父親到裏面來。寶林奉命。出得房門。梅氏夫人。大叫一聲。丈夫阿。今日來遲。但見其子。不見你妻子。你在中原爲大將。我的污名難白。見你無顏。罷罷。全節自盡。以洗貞操。即將頭撞上粉壁。可憐把腦漿。拚裂。全節而亡。嗚呼。哀哉。了。寶林那曉其意。來到外面說。爹爹母親。要你裏面去相見。尉遲恭大喜。父子同進房中。一見夫人觸牆而死。寶林大

哭叫聲我母親呵。那尉遲恭嚇呆了，遂悲淚說我兒呵。既死不能復生，不必悲啼。就將屍骸埋葬在房，父子流淚。同到外邊對諸將說，知人人皆淚。程咬金說好難得的衆人，上馬出關進中營。馬段殷劉繳了令尉遲恭說我兒過來參見元帥。寶林上前說是元帥在上，小將尉遲寶林參見。元帥叫聲小將軍請起。寶林然後走下來，見過了諸位叔父伯父們。敬德領進御營，俯伏塵埃。說道陛下龍駕在上，臣尉遲寶林駕世民大喜，說御姪平身。寡人有幸，到來平北，得了一位少年英雄，諒北番是御姪，熟路穿關過嶺，得了功勞，朕當加封與你。寶林謝了恩。元帥傳令大隊人馬到來，白良關點一點關中糧草，查盤國庫，當夜賜宴，與敬德賀喜。養馬三日，放砲起兵。兵進金靈川，我且慢表單說。金靈川守將伍國龍，身長一丈，頭如巴斗，面如藍靛，髮似硃砂，海下黃鬚，力大無窮，鎮守金靈川。這一日陞堂，有小番報進，啓爺白良關已失，現有敗傷把都兒在外，要見伍國龍。聞白良關失了之言，信大驚，說快傳進來把都兒走進跪下說平章爺不好了。大唐兵將實爲驍勇，白良關打破，不日兵到金靈川來了。伍國龍那時嚇得膽戰心驚，說本鎮知道，快快走到木楊城報與狼主知道。吩咐關頭上多加灰瓶，石子弓弩，旗箭，小心保守。大唐兵馬到來，報與本鎮知道，把都兒一聲得令，此話不表。再講到南朝兵馬在路，飢餐渴飲，約有三日。那先鋒程咬金早到金靈川下，吩咐放砲安營。等後面人馬一到，然後開兵。不一日，大兵到了，程咬金接到關前營內，其夜君臣飲酒，議論破關之策。當晚無話。次日清晨，元帥陞帳，聚集衆將，兩傍聽令。尉遲寶林披掛上前，叫聲元帥，小將新到，帥爺麾下不曾立功。今日這座金靈川，待小將走馬成功，取此關頭，以立微功。有何見諭，特來聽令。秦叔寶說道好賢姪，此言實乃年少英雄，須要小心在意。寶林應道是得令。頂盔貫甲，掛劍懸鞭，提槍上馬，帶領軍士，衝出營門，來到關前，大叫一聲，呔。關上的快報與伍國龍知道。今南朝聖駕親征北番，要殺盡你們狗番奴。況白良關已破，早早出來受死。這一聲大叫，關上小番報進來了。啓爺關外大唐人馬已到，有將討戰。伍國龍聞報，吩咐快取披掛過來，備馬抬刀。頂盔貫甲，結束停當，帶過馬跨上雕鞍，提刀出將。來到關前，吩咐開砲，哄曬一聲砲響，大開關門，放下吊橋，一字擺開，豁喇豁喇一馬衝出。寶林抬頭一看，見來將一員，甚是凶惡，你看他怎生打扮。

頭帶紅纓亮鐵明盔，身披龍鱗軟甲，面如藍靛，硃砂紅髮，兩眼如鋼鈴，兩耳兒風，一臉黃鬚，坐下一騎青鬃馬，大刀一擺，光閃爍，槍刀雙起，響叮噹，喝一聲，好似霹靂交加。

寶林看罷，大叫一聲，呔。來的番狗，通下名來。伍國龍說你問魔家姓名麼？乃紅袍大力子大元帥左麾下加爲鎮守金

靈川大將軍伍國龍便是。寶林說：原來你就叫伍國龍，也只平常。今日天兵一到，怎麼不讓路獻關，擅敢反來阻我。去路分明，活得勿耐煩了。國龍聞言大怒，也不問姓名，提起刀來，喝聲：「呔！照魔家的刀法，對寶林頂上劈將下來。」寶林叫聲：「好把槍，噶！這一梟，國龍喊聲不好，在馬上一幌，這把刀直望自己頭上換轉來了。豁喇喇！一馬衝鋒過去，兜轉來。」寶林把手中槍緊一緊，喝聲：「去罷！」一槍當心挑進來。伍國龍叫了一聲：「阿呀！我命休矣，躲閃不及，貼正刺在前心。」槍聲一響，跳下馬來了。寶林復一槍刺死，吩咐諸將搶關。哩！叫得一聲：「搶關！」一騎先冲上吊橋，上了營前，有尉遲恭在那裏掠陣。見兒子槍挑了番將，也把槍一搖，說：「諸位老將軍，快搶吊橋，有程咬金、王君可二十九家總兵，上馬提槍執刀，豁喇喇！正搶過吊橋來了。那些小番兒，把都兒望關中一走，閉關也來不及了，却被寶林一槍，一個好挑哩。衆將把刀砍的，把斧劈的好殺哩。這些小番，也有半死的，也有折臂的，也有破膛的，也有罷時運的，逃了去的一霎時，逃得乾乾淨淨，殺進帥府，查盤錢糧，請關外大元帥同貞觀天子大小三軍陸續進關，把錢糧單開清在簿。寶林上前說：「元帥在上，小將繳令。」元帥說：「賢姪走馬取關，真是英雄，其功非小。太宗大悅，說：『御姪真乃將門之子。』尉遲王兄如此利害，御姪槍法更精，這叫做英雄出少年。王兄不如御姪了。敬德聽見朝廷稱贊他兒子，不覺毛骨竦然，奏道：『陛下，究竟他槍不精，出得不清，沒有十分筋骨發出來的。』太宗道：『王兄，御姪沒有筋骨，也殺了。其夜營中夜飲，賀功一宵都了。明日清晨，把關上赤壁，寶康王旗號去了。就打起了大唐旗號，出令放關拔營。三軍如猛虎，衆將如天神，一路上馬前往銀靈川進發，好不威风。探馬預在那裏打聽，開得失了金靈川，飛報進關去了。行兵三日，來到關外，把人馬扎住。後隊大元帥人馬已到，吩咐離關十里安營，有尉遲寶林上前說道：『且慢安營，待小將走馬取關。先開一陣，倘挑了番將，就此冲進關門。』走馬成功，豈不爲美？若不能取勝，安營未遲。」元帥說：「既然如此，賢姪須要小心，待本帥與你掠陣。靠陛下洪福，賢姪滅得守將。本帥領三軍殺進關中，也是你之功。得令一聲，把馬一拍，來到關前，大喝一聲：『呔！關上的，快去通報。』天兵到了，速速獻關。若有半句推辭，將軍就要攻關了。小將軍這一聲喊叫，驚動了關上把都兒，報上守將，啓爺大唐人馬到了，有個小蠻子坐馬端槍討戰哩。總參聞報大驚，說：『中原人馬，幾時到的？』可曾安營麼？啓上平章爺，纔到不曾扎營。走馬討戰，呵呀！那有此理。南朝兵將一發了不得，取了白良關，又取了金靈川。如今又想要取銀靈川，可惱可惱。吩咐帶馬抬棍過來，結束停當，掛劍懸鞭，手執一條金棍，帶領一衆把都兒，一聲炮響，大開關門，一馬當先冲過吊橋。尉遲寶林抬頭一看，原來是一員惡將，十分兇臉，你便看他怎生打扮。

頭戴龍鳳柄鐵盔，身穿鎖子黃金甲，手執慣使黃金棍，坐下銀鬃千里馬。

好一位番元勇將，黑臉紅鬚，直到陣前，寶林大喝一聲，呔！來的番狗住馬，快通名來。總爺把棍一起，噶嗒架定說要問某家之名，麼對你說，你可知道我乃鎮守銀靈川總兵王天壽，便是。可曉得本將軍的利害，麼還不速退。寶林聽了，把槍一起刺來。王天壽把棍一架，回手一棍，喝聲照棍，當頭望頂梁上蓋將下來，好不利害，猶如泰山一般。寶林把槍將棍一架，噶嗒一聲響，撥開在傍，回手一槍，王天壽躲閃不及，喊一聲不好了。一槍正中咽喉，噶嗒一聲響，跌下馬來，死於非命。小番見主將已死，曉得金靈川內殺得利害，大喊一聲，各自逃生，往野馬川去了。元帥好不得意，把人馬同寶林殺進關去，了一卒皆無，到總府扎住。尉遲寶林進帳，纔令正是。唐王有福，天心順，衆將英雄取北番，不知進攻野馬川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鐵板道士遁野馬川 屠爐公主棄守黃龍嶺

詩曰：盡誇妖道法高強，野馬川邊戰一場。鐵板欲傷少年將，那知老將勇難當。

尉遲寶林走馬取了二關，期廷大悅，說御姪其功非小，吩咐改換大唐旗號，盤查錢糧，養馬三日。衆將稱贊尉遲寶林之能，尉遲恭好不得意。次日發炮起行，望野馬川進兵。早有小番告急本章，如雪片一般，飛報到木陽城去。狼主大驚，急召齊花，知平章胡獵等議事。衆文武又來上朝，朝參已畢，傳旨大唐兵已奪三關，諸卿有何良策，可退唐兵。早有元帥左車輪出班奏道：狼主放心，待臣操演三軍，起兵退敵，殺退大唐人馬，易如反掌之間。狼主道：既如此，傳旨作速操演，退敵以安孤心。元帥領旨，不講狼主之事，再表大唐兵到了野馬川，吩咐放炮安營，朝廷開言說：御姪你走馬破了二關，功勞不小。今日這一座野馬川，爲何御姪就不能走馬開兵，沒有膽子去破關麼？寶林叫聲陛下，有所不知。臣雖年少，稱雄因看得金銀二川的守將，本事欠能，故臣可以走馬取關。今野馬川守將，本事利害，勇況又有仙傳異法，十分難破。故此臣不敢開言誇口，稱能。太宗說：御姪此關有什麼妖人把守，善用異法害人麼？寶林說：陛下那守將，名喚鐵板道人，他用一尺長，半寸闊鐵板一條，念動真言，祭在空中，有一萬喪一萬，有一千喪一千，就多要打爲肉泥肉灰的。太宗說：此人邪術利害，怎麼樣處？徐茂公開言說道：陛下不必多憂，此乃妖道邪法，龍駕在此，正能壓邪。那怕妖法明日開兵，自然取勝。寶林說：待臣明日討戰便了。再表次日，打鼓聚將，元帥升帳，諸將兩傍站立。小將軍披掛上馬，領令出營，敬德昨夜聽見兒子所言，關中妖道利害，說道待末將出去掠陣。元帥說：我主有言，妖道甚是利害，待元帥

同衆將一齊出營觀看，妖道怎樣的邪法，如何的利害。衆將俱應營前發動，戰鼓如雷。寶林來到關前，上面箭如雨下，寶林說：「休得放箭，快快報你守將，叫他出來會俺，把都兒報入帥府，說啓上老爺，外面有唐將討戰，那李道人哈哈大笑說：『大唐兵將，分明來送死了。』」他自道走馬，取了三關，却不知道我道爺，異法利害，也敢前來走馬，叫他認認俺道爺的手段看。吩咐備馬，通身打扮，跨上雕鞍，手中拿一口古定劍，身藏法寶，帶了把都兒，到關下吩咐放炮開關。一馬當先衝出，寶林抬頭一看，好一個白面道人，頭如北斗，眼似銅鈴，尖嘴大鼻，海下紅鬚，根根猶如鐵線，身穿皂羅袍，手執古定劍，來到陣前，把劍照寶林劈來。寶林把槍噙，噙一聲架住，又一劍砍來，又把槍模開了。寶林道：「看小爺的槍，劈面刺來。」李道人把雙劍架起，交了三個回合，那裏敵得過，口中念動真言，祭起法寶，往空中呼的一聲，有數道霞光，沖起，直望寶林頭上打將下來了。寶林抬頭一看，嚇得魂不附體，呵呀不好了，帶轉馬頭，正望營前逃去。道人指着那鐵板，隨後追來，尉遲恭看見兒子，被妖道作法追他去，他就心中着忙，冒着鐵板之下，衝將過來。李道真只顧傷人，不提防敬德衝過來，連忙要收這鐵板，打敬德來不及了，被敬德冲到脅下，攔腰這一把，用力一提，李道真把身一掙，尉遲恭年紀大了，在馬上一幌，兩人都翻將地下來了。敬德手一鬆，扒起身來，不見了妖道，已借土遁而走了。少不得征西裏邊還要出陣，這是後話。我且慢表，且說尉遲恭見妖道走了，即上馬，忙叫衆將衝關，後面大小三軍，一齊沖進關中去。小番看勢頭不好，棄了野馬川，如飛奔入黃龍嶺去了。查盤鐵糧，改換旗號，養馬三日，發炮起行，向黃龍嶺進發。此話不表，再講黃龍嶺守將，你道什麼人，乃是一員女將，叫做屠廬公。這員女將，便是狼主駕前有一位屠封丞相，就是他父親，因見他能知三略法，會提兵調將，熟識八卦陣，兵書戰策，盡皆通透，力氣又很，武藝又精，才又高，貌又美，所以狼主將他繼爲公主，十分寵愛，加封在此鎮守黃龍嶺。這一日，正與諸將商議退敵之策，忽有侍女稟道：「啓娘娘，野馬川上有小番要見公主，吩咐傳他進來。」番子跪伏在地，說：「公主娘娘不好了，野馬川已被大唐人馬奪去了，明日就要來攻打黃龍嶺了，嚇得屠廬公主，面如土色，說：『列位將軍，他前日取了白良關，到也不在心上，如今看起來，真是中原人馬，實是利害，殺得俺這裏勢如破竹。』」今日取了靈金川，明日失了野馬川，多是走馬成功的。如今五關已失了四關，若養龍嶺一破，那木陽城就難保了。諸將皆曰：「公主娘娘，那南朝兵多將廣，不可開兵，使個計策，殺他片甲不回，捉住唐王，纔無後患。」公主心中一想，有了，酒家有良策在此，管叫中原兵馬，有來無回，盡作爲灰。衆將道：「娘娘有何妙策？」公主說：「此計不可泄洩，你們聽我之令，關頭上多要旌旗密密，把關門大開，吊橋放下，我們領了關中小番，竟往木陽城。」

去見父王狼主，共擒唐將。同捉唐王，把黃龍嶺兵馬盡行調空，誘引唐兵進關。前來中計，那衆番將聽了公主娘娘之令，誰敢有違，連忙吩咐五營八哨，把都兒們擺齊隊伍，裝載糧草，把關門大開，多立旌旗。公主娘娘帶領衆將，多望木楊城去見狼主，不表再講。唐王人馬，這一天到了黃龍嶺，有探馬上前稟道：啓元帥爺，前面是黃龍嶺了，但見關頭上旌旗飄蕩，並無兵卒，大開關門，吊橋不扯起，不知什麼詭計。故此稟上元帥，秦瓊呼冷笑說：諸位將軍，你們不要藐視此關之將無能，大開關門，兵卒全無，內中有計。今日御駕親征，諒無大事，你們須要小心進關，看他使何詭計。程咬金叫聲：元帥非也，我們姪兒連奪四關，盡不用吹灰之力，黃龍嶺守將，難道豈不曉得，決然聞此威名，諒不敢與我們鬥兵。所以棄關逃走了，不要說姪兒年少英雄，也就是聞我老程之名，也要膽戰心驚的。那裏有什麼計，分明怕我逃遁了去。秦瓊說：你這都是歎話，不必多講，與我吩咐大小三軍，統進關去。元帥一出令，三軍多望關中而進，就着尉遲寶林四處查點明白，恐防暗算，有奸細，一面發令安營，人馬扎住。那太宗問道：御姪，如今前面什麼關了？寶林說：陛下沒有什麼關了，就是木楊城，赤壁寶康王所坐之地。太宗大喜，說道：諸位王兄，聞得番邦之將，利害異常，原來如此平常的，焉及王兄們驍勇，一路打關攻寨，並無阻隔。如今兵打木楊城，有幾天成功得來。衆臣道：一來靠皇天，二來靠陛下洪福。三來諸將本事，必要攻破番城，活捉番王，得勝班師。太宗大喜，吩咐營中大排筵宴，賞賜公卿，常夜不表。次日清晨，元帥傳令發炮起行，往木楊城而進，再講木楊城內狼主千歲，身登龍位，左有丞相屠封，右有元帥左車輪文武諸臣，朝賀已畢。狼主說：元帥，孤家此國只靠元帥之能，今日被唐兵殺得勢如破竹，十去其八，昨日又報野馬川已失，元帥操演人馬已熟，速與兵到黃龍嶺，與王兄同退唐兵，還好不好。黃龍嶺一失，孤家就不堪設想。元帥叫聲：狼主放心，這兩天忙得緊，日夜操演三軍，今日有鐵雷二將，在教場合演火箭，待臣今日去看了操，然後明日到黃龍嶺同退唐兵。左車輪辭朝，望教場中去了。有番兒進報，啓上狼主千歲，公主娘娘帶領本部番兵進城來了，康王聽了此言，不覺大驚，開言叫聲：屠丞相，王兒如此膽大，輕身到此，黃龍嶺有卵石之危，何人把守，豈不誤事。屠封說：狼主，那公主不知有甚事情，且召進來。康王就命番臣番將迎接公主娘娘，文武番臣領旨出迎。公主聞召，同諸將走進，俯伏銀鑾殿上，說：父王，狼主千歲千歲，康王叫聲：我兒平身。說：王兒，今唐兵到黃龍嶺，正思無計可退唐兵，汝不保險地，反帶兵到此，豈不關內乏人，倘被他敢了黃龍嶺，如之奈何。公主叫聲：父王，有所不知，臣兒若要保守此關，諒不能設況。南朝蠻子，好不利害，倘然失利，與他破了黃龍嶺，臣兒之罪也。故此傳令諸將，反把關門大開，回來見狼主，有個絕妙之

計叫南朝人馬，一個也不能回朝。康王說：「王兒有何妙計，捉得唐王，其功非小。」公主說：「此計名曰空城計。木楊城北四十里之遙，有座賀蘭山，做了屯扎之處。把木楊城軍民人等多調在賀蘭山去了，做了一個空城。把四門大開，旌旗高扯。大唐人馬進了城，我們把木楊城團圍住，不能出去。糧草一絕，豆不多，要喪命。公主正在設計。元帥左車輪也回朝門，一聞此計說，公主此計甚好。但是大唐人馬若肯進城，一定是死。然唐營之中，豈無智謀之士，只怕他識得空城之計，不進城來，便怎麼處？」公主說：「元帥，城中或者不進，而營盤扎在城邊，只消元帥齊備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怕他進城去，元帥叫聲好計好計，狼主心中大悅，說：「事不宜遲，待孤家旨意，令城中軍民人等，盡行搬出，到賀蘭山安住。旨意一出，誰敢不遵？那些軍民人等多搬到諒蘭山去了。然後狼主發令了數萬人，竟退到賀蘭山扎營。元帥當下調兵埋伏，暗中探聽，不表單講。唐朝人馬，離了黃龍嶺下來三天，到木楊城探子報道：「木楊城大開，不知何故。秦元帥忙問徐茂公道：「二哥究竟那些番狗，使的什麼計？」茂公說：「元帥，此乃是空城之計，引我兵馬進了城，那時就要圍住，絕我們糧草。此計不可上他的。就在此安營在城外，程咬金說：「徐二哥又在此說混話，什麼空城計，不空城計。這班番狗，懼怕我們多逃遁去了。那裏有什麼計，及早進城，改換旗號，好班師。」茂公說：「我豈不知，誰要你多言。」元帥傳令大小三軍，不必進城，就此安營，放砲一聲，安下營寨。此時却是日已過午，君臣暢飲，直吃到三更，軍士飛報進來，報上王爺，元帥不好了。營後火發，正南上有二枝人馬，盡用火箭射將過來。三軍營中帳蓬燒着了。元帥聽得呆了，太宗汗流夾背，喊一聲：「呵呀，不好了，只見列火焰天，自己營中多亂起來了。」茂公說：「上了他們計了，諸位將軍快些上馬，保駕要緊。」元帥上馬提槍，衝出營門，遲遲恭父子兩騎馬也出營外，馬段般劉措手不及，端了兵器，保定天子程咬金拿了開山大斧，一擁出營，抬頭一看，嚇殺人也。但只見正南上有兵，東西兩處也有人馬，燈球亮子，照耀如同白日。火球火箭火繩，打一個不住。四面有數萬火馬殺來，唐兵心慌，三軍受傷者不計其數。天子叫聲：「先生，如之奈何？怎麼樣處？」叫個不住。茂公無法，只得傳令三軍，把人馬統進城中，暫避眼前之害。大小三軍那裏還去捲這些空張房，只得多棄撤了。往城裏逃命要緊，諾大臣保定龍駕，一擁進城，把四門緊閉，扯起吊橋，其夜亂紛紛住了。再講外面元帥左車輪大悅，說道：「竟落我的圈套了。」吩咐大小三軍，就此把四門圍住了，不許放走唐兵一人一騎。違令者斬。一聲答應，四枝人馬將城圍得水泄不通。放砲三響，齊齊札下營盤。早已東方發白，賀蘭山狼主御駕同了屠封丞相屠爐公主，領了二十萬人馬，又是團圍一圍，真正是密不通風，再講城中唐王，坐了銀鑾殿，元帥往左車輪帥府住下，諸將安歇了。文武官的衙門，

數萬人馬。把住營盤。軍士報道。啓上萬歲爺。那番兵把四門圍往了。茂公說。不好了。上了他當了。如今糧草不通。如之奈何。遲遲恭說。軍師大人不見。且到城上去看看。元帥說。老將之言有理。天子說。待寡人也到城上去走了一遭。衆公卿多上雕鞍。帶隨身家將。萬歲身騎日月驢。驕馬九曲黃羅傘蓋頂。出了銀鑾殿。來到南城上。一看大驚說。阿呀。嚇死人也好。番營十分利害。君臣見了。大家都舌頭伸伸。元帥叫聲。諸位將軍。你看這一派番營。非但人馬衆多。而且營盤札得堅固。不得兒戲的。我軍又難以衝出去。他們糧盡。當不得被他們困半年六月。怎麼處。況我糧草空虛。豈不大家餓死。天子龍顏納悶。諸臣無計可施。只得回衙。三天過了。大元帥左車輪全身披掛。出營討戰。有軍士報進。啓上萬歲爺。西城外有番將討戰。天子嚇得面如土色。叫聲。秦王兄。番將如此利害。在外攻城。如何是好。元帥說。陛下不妨。待本帥上城看來。叔寶上馬。來到西城上。望下一看。見有一將。生得來十分兇惡。面如紫漆。兩道掃帚眉。一雙怪眼。獅子大鼻。海下一部連鬚鬚。頭上戴一頂二龍嵌寶烏金盔。斗大的一個紅纓。身穿一件柳葉鎖子黃金甲。背插四面大紅尖角旗。左邊懸弓。右邊插箭。坐下一匹黑青鬃馬。手執一柄開山大斧。後面扯起大紅旗。上寫着紅袍大力子大元帥。好不威风。在城下大叫。城上的蠻子。聽着本帥不與兵來征你們。也算這裏狼主好生之德。怎麼你反來侵犯我邦。奪我疆界。連傷我這裏幾員大將。此乃自取滅亡之禍。今入我邦。落我圈套。憑你們插翅騰空。也難飛去。快把無道唐王。衛將出來。饒你這羣螻蟻之命。若有半句推辭。本帥就要攻打城門了。這一聲大叫。城上叔寶說。諸位將軍。這一員番將。不是當要的。你看好一似鐵寶塔一般。定然利害。程咬金說。好似我的徒弟。也用斧子的。茂公道。你這柄斧子沒用的。他這柄斧頭。吃也吃得你下。比你大得多哩。你說什麼鬼話。衆將笑倒。元帥說。他如今在城下猖獗。本帥起兵到此。從不曾親戰。不免今日待本帥開城與他交戰。衆將道。若元帥親自出戰。小將們掠陣。叔寶按好頭盔。吩咐放砲。開城門與他交戰。哄嚨一聲砲響。大開城門。帶了衆將。一馬當先。好不威风。左車輪把斧一擺。喝聲。蠻子。少催坐騎。可通名來。叔寶說。你要問俺的名麼。大唐天子駕前掃北大元帥。秦左車輪哈哈大笑道。你大唐有名將。本帥只道是三頭六臂。原來是一個狗蠻子。不要走。照爺爺的傢伙罷。把斧一起。叔寶把槍一架。囑一響說。慢着。本帥這條槍。不挑無名之將。快留個名來。左車輪說。魔乃赤寶康王。駕下大元帥。秦叔寶說。不曉得你番狗。照本帥的槍罷。望左車輪劈面刺來。車輪說聲好。把開山大斧一迎。叔寶叫聲好傢伙。帶轉馬頭。車輪把斧打下。叔寶把槍一抬。在馬上亂幌。把鋼牙一挫。手內提爐槍緊一緊。直望車輪面門刺來。車輪好了得。那裏懼怕。把斧鉤開。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

唐將雖雄難勝來，不知二將交戰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貞觀被困木楊城 叔寶大戰左車輪

詩曰：英主三年定太平，却因掃北又勞兵。木楊困住唐天子，天賜黃糧救衆軍。

叔寶實不是左車輪對手，殺到三十回合，把槍虛晃一晃，帶上將雷豹望吊槍便走。車輪哈哈大笑說：「你方纔許多誇口，原來本是平常，你要往那裏走？」本帥來也，把馬一拍，沖上前來。唐兵把吊橋扯起，城門關閉。元帥進得城來，諸將說：「元帥不能勝他，如之奈何？」遲尉寶林說：「元帥不免待小將出去拿他。」尉遲恭說：「我兒，元帥尚不能勝，何在於你？如今他在城下耀武揚威，怎麼樣處？」元帥說：「如此把免戰牌掛出去，那左車輪看見了免戰牌，叫聲沒用的，就傳得勝回營，此說不表，再議城中。」元帥同衆將回到殿中，天子開言叫聲：「秦王兄，今日出兵，反失敗於番狗，寡人之不幸也。諸臣無計可施，困在木楊城中，糧草只有七天了。天子叫聲：徐先生，生怎麼處？」茂公道：「叫臣也沒有法處治，那番狗設此空城之計，原要絕我們糧草，我軍入其圈套，四門閉住，音信不通，真沒奈何。」咬金說：「過了七天，我們大家俱活不成了。天子龍心納悶，又不能殺出，又沒有救兵，祇有七天糧草，怎麼處？」過了七天，糧草盡絕，城中人馬盡皆慌亂。程咬金說：「徐二哥有仙丹充飢不餓的，獨有老程悔氣，要餓死了。」元帥說：「如今多是命在旦夕，還要在這說說話，尉遲恭意欲回寶林，踰出營門，又怕左車輪氣力利害，況龍駕在此，反爲不美。」君臣正在殿上談論無計可施，只聽得半空中括喇括喇，一片響聲，震動好似天崩地裂，嚇得君臣們膽戰心驚，大家抬頭一看，只見半空中有一團黑氣，滴溜滴溜落下來，跌在塵埃，頃刻間黑氣一陣，跌出許多飛老鼠來，足有幾千，望地下亂鑽，下去衆臣大家稱奇。天子叫聲：「徐先生，方纔那些飛鼠降在寡人面前，此兆如何？」茂公道：「陛下好了，大唐兵將未該絕命，故此天賜黃糧到了。」諸將說：「軍師何以見得？」茂公笑曰：「前年西魏王李密，納愛蕭妃，屢行無道，後來忽見飛鼠盜糧，把李密糧米盡行撤去，却盜在木楊城內，相救陛下，特獻黃糧。」天子大悅，說：「先生如今糧在那裏？」茂公說：「糧在殿前堦沿之下，去泥三尺便見。」天子就命軍士數十人，掘地下去，方及三尺，深果見有許多黃糧，俱有包裹，拿起一包，盡是蠶豆，一般大的米糧，程咬金說：「不差不差，果是李密之糧。」元帥檢點糧草，共有數萬，運入倉敷，三軍歡悅。君臣大喜。茂公說：「陛下，臣算這數萬精草，不過救了數月之難，也有盡日。我想城外那些番狗，困住四門，糧草充足，不肯收兵。」天子說：「先生這便怎麼處？」茂公說：「陰陽上算起來，必要陛下降旨，令一個能人，殺出番營，前往長安討救兵來纔好。」天子呵呵大笑道：「先生又來了，就是寡人面前那些老王兄，領了。」

城內盡數人馬，也難殺出番營。那裏有這樣能人，匹馬殺出往長安討救。如若有了這個能人，不須到長安討救了。茂公說：陛下東首這個人能殺出番營，那天子一看說：先生這個程王兄，斷斷使不得，分明送了他性命。茂公說：陛下不要看輕了程兄弟無用，他還狠哩。那些將軍雖勇，到底難及他的能幹。別人不知程兄弟利害，我算陰陽，應該是他討救。天子聽言，叫聲程王兄。徐先生說：你善能殺出番營，到長安討救，未知肯與寡人出力否？程咬金聽說此言，嚇得魂下附體，連忙說：徐二哥，借刀殺人，臣不去的。望陛下恕臣違旨之罪。天子說：諒來程王兄一人，那裏殺得番營分明。先生在此亂說。茂公說：非也。程兄弟三年前三路開兵，他一面走馬，就平復了山東，又來幫我們戰勦浙江，還算勝似少年。料想這數萬番兵，不在我程兄弟心上，把眼對着尉遲恭一丟，敬德說：軍師大人，你說的是在此長程老千歲威光。他實沒有這個本事去衝踏番營，也枉是稱贊。現今朝廷困住木楊城，要你往長安去討救，就是這樣怕死。況為國捐軀臣之常事，食了皇家俸祿，只當捨命報國。纔算為英雄。今日軍師大人不保某家去討救，若保某家，何消多言。自當捨命，應去走一遭也。元帥說：程兄弟，二哥陰陽有準，況又是生死之交，諒不害你性命。你放心前去，省得衆將在此取笑。你無能，程咬金說：我與徐二哥昔日無仇，往日無冤，爲什麼苦苦逼我出去，要送了我老程的性命。我實不懂，況且這個黑炭團在此誇口，何不保他往長安討救兵。茂公說：程兄弟，我豈不知他們前去，不但要他討救兵，分明是要送他的殘生。那裏能殺得出番營。茂公叫聲程兄弟，你是個有福氣的，所以要你出去，必能殺得出番營。故此我今保你前去，救了陛下，那就封你一字並肩王。咬金說：什麼一字並肩王。茂公說：並肩王，上殿不跪，與朝廷同行，同坐。半朝鬻罵，誅大臣，殺國戚，任憑你逍遙自在，稱爲一字並肩王。咬金說：倘若死在番營，便怎麼處。茂公說：只算爲國捐軀，若死了，封你天下都土地。咬金心中想道：拜什麼兄弟，分明結義了畜生，要送我的性命。我程咬金省得活在世間，受他們暗算，不如陰間去，做一個天下都土地。荳腐麵筋也吃不盡也罷。臣愿去走一遭。天子大喜，說：程王兄，你與寡人往長安去討救。咬金說：臣願去，但是軍師之言不可失信。今日天氣尚早，結束起來，就此前去。茂公說：陛下速降旨意，七道帶去各府開讀，贈他帥印一顆，到教場考選元帥，速來救駕。天子聽了茂公之言，速封旨意，付與咬金。咬金領了天子旨意，開言說：徐二哥，你們上城來觀看。若然我殺進番營，營中大亂，踴得出番營，營頭不亂，必死在裏頭了。就封我天下都土地。茂公說：我知道就此拜別說。諸位老將軍，今日一別，不能再會了。衆公卿說：程千歲說部裏話來，靠陛下洪福，神明保佑。程千歲此去，決無大事。咬金上了鐵脚東驢駒，竟往南城而來。後面天子同了衆公卿，上馬多到城上。

觀看咬金說。二哥城門開在此。看我殺進番營。然後把城門關緊。茂公道。放心前去。決不妨事。吩咐放炮開城。放下吊橋。一馬沖出城門。有些膽怯。回頭一看。城門已閉。後路不通。心中大惱。說罷了罷了。這牛鼻子道人。我與你無仇。何苦要害我。怎麼處啊。在吊橋邊。探頭探腦。忽驚動番兵。說這是城內出來的。蠻子。不要被殺過來。我們放箭亂射過去。咬金見箭來得兇勇。又沒處安身。心中着了忙。也罷。我命休矣。如今也顧不得了。舉起大斧說道。休得放箭。可曉得程爺爺的斧鑿。今日單身。要踹你們番營。前往長安討救。快些閃開。讓我者生擋我者死。這時程咬金拚命了。原利害的。不管斧口斧腦亂滾。亂打這些番兵。那裏當得住。只得往內城去報元帥。咬金不來追趕。只顧殺進番營。只見血流滿地。谷碌碌亂滾。人頭好似西瓜一般。進了第二座番營。不好了。多是番將。把咬金圍住。殺得天昏地暗。咬金那裏殺得出來。況且年老氣喘。吁吁。正在無門可退。後面只聽得一聲大喊。說不要放走了。蠻子本帥來取他的命了。咬金一看。見是左車輪。知道他利害不過的。說道。呵呀。不好了。嚇死人也。只見左車輪手持大斧。追趕過來了。咬金嚇得魂不附體。又無處逃避。左車輪一斧砍過來。咬金那裏當得住。在馬上一個翻筋斗。跌下塵埃。衆番將上前來捉。忽見他頭上起一陣狂風。呼羅羅一響。那程咬金就不見了。元帥大驚。蠻子那裏去了。衆將說不知道啊。好奇怪。這這兵器馬匹多不見了。方纔明明跌下馬來。難道這樣逃得快。諸將個個掛心。可見大唐多是能人。多有妖法。想必土遁去了。此一番必往長安討救。即差鐵雷二將。守住了白良關。不容他救兵到此。也無奈。我何衆將說。元帥之言有理。不表。咬金跌倒塵埃。嚇得昏迷不省。只聽見有人叫道。程哥。魯國公快起來。這裏不是番營。咬金開眼一看。只見荒山數里。樹木森森。又見這邊有座關。關前有個道人走來。手執拂塵。做着笑臉。來至面前。咬金連忙坐起身來。說仙長還是闍羅王。差來捉我的麼。還是請我去做天下都土地。的麼。道人說。非也。貧道是來救你的。咬金說。你這道長。怎麼講起亂話來。人死了。還救得活的麼。道人說。你命不該死。貧道來救你。方得活命。快往長安討救。咬金說。鬼門關就在前面。還要到長安去。什麼道人說。此處是雁門關。乃陽間的路。不是什麼鬼門關。陰司之地。進了此關。就是大唐世界了。咬金道。如此說起來。果然我還不會死麼。那時把手一摸。頭頸說。嗚。原來這道吃飯傢伙。還在這裏。請問仙長。何處洞府。呼甚法號。道人說。程哥。我乃謝映登。你難道不認得了麼。咬金聽說。大驚道。呵呀。原來是謝兄。誰知你一去不回。弟兄們各路尋訪。絕無影蹤。衆弟兄眼淚如珠。若何悲苦。誰知今日相逢。你一向在何處。爲甚不來同享富貴。呀。我看你全然不老。鬚髮不蒼。比昔年又覺整齊些。我方纔明明跌下馬來。怎生相救出白良關。一一說要我知道。謝映登說。程兄弟。那

年在江都考武，被師父度去成仙。今有真主，被番兵圍困木楊城，特奉師父命，救你出關。故在此在相逢，喚你醒來。咬金大喜，見所帶馬匹軍器，多在面前，便說謝兄弟，你果是仙家了麼？我老程同你去，爲了仙罷。映登說：程哥又來了！我兄弟命中該受清福，所以成了仙。你該輔大唐享榮華，況且天子又被困木楊城，差你往長安討救。你若爲了仙，龍鱗誰人相救？咬金說：不妨。徐茂公對我說過的，若死在番營，封我天下都土地。如今同你做了仙，只道我死了，決不知我映登說，既要爲仙，吃三年素。方度你去，程咬金聽說要吃三年素，方度爲仙這句話，便說：「呀呀，這個使不得。素是難吃的，映登說好孽障，還虧你講後面番兵追下來了，咬金回頭一看，映登化作清風，就不見了。連忙立起身來，四面一看，前面是雁門關，心中大喜。如今一字並肩王，穩穩的，把盔甲效下，打好盔囊，連兵器鞘在馬上，換了紗貂，穿一領金袍金帶，背上官意，上馬過了雁門關，一路竟往長安而去。我且慢表，單講木楊城上將官衆人看見，程咬金殺入番營，營頭不亂，大家效心不下，說是軍師大人，方纔程將軍，委實年高無能，去臨番營，原算屈他出城討救。今番營安靜，程將軍人影全無，這怕一定凶多吉少的了。茂公說：不妨。程將軍此去自有仙人救助，早已出了雁門關，往長安去了。天子說：有這樣速快。茂公說：非是馬行的，乃有仙人度他去。所以有這樣速快。朝廷大喜，說：但願程王兄出了雁門關，救兵是一定到的了。不表君臣們回到金鑾殿之事，再講程咬金他背了旨意，一路下來，救兵如救火，日夜趕行。逢山不看山路，景遇水不看釣魚磯，一路上風吹日晒，飢餐渴飲，到了河北幽燕山一帶地方，又行了十餘天。那一日到了長安，日已正午時了，程咬金把馬緩緩而行，將有數里之遙，只見前面來了一個小英雄，頭上翡翠托巾，身披大紅戰襖，脚下烏靴，面如紫色，濃眉大耳，海下無鬚，剛牙闊嘴，身長八尺，年紀只有十六七歲，好似酒醉的一般，打斜步瀟瀟下來。那人行不數步，翻身跌倒塵埃，慢騰騰扒將起來，說是什麼東西，絆你老子一交。睜眼看時，却是一塊大石頭，長有六尺，闊有二尺，厚有三尺，約千斤餘外。他笑道：原來是你絆我一交。我今拿你到家中去，壓鹽菜缸去。程咬金聽見說，什麼東西，這個人想必是呆癡的了。這塊石條，就是我老程也拿不起來。那人要拿他家用，去壓鹽菜缸，不知他有多大氣力。等我去瞧瞧。他看程咬金把馬匹攏住，只見那人站起了脚，把兩手往石底下一襯，用力一掙，就拿起來了。好英雄，面不改色，捧了石頭，走了幾步，抬頭一看，喝聲：「前面馬上是什麼人，擅敢如此大膽，見了公主爺，不下馬來叩個頭。程咬金心中暗想：說好大來頭，什麼人家兒子，擅敢在皇城外惡霸，連京內出入的官員，多不認得的了。說：「你，你是何等樣人，敢口出大言，不思早早迴避。反在此討死招災，今稱意出口大言，不遜罪刑不赦，立該家門抄滅。那人大

怒道：「好一個大強盜，膽敢冒稱天子公卿，反說公子爺惡霸，我父現在天子駕前爲臣，可曉得小爺的利害也罷。我將手中石頭丟過來，你接得住，就是大唐臣子若接不住，打死你這狗強盜，也沒有罪的。」說罷，把石一擲，直望咬金劈面門打來，那曉得底下這一匹馬飛身直跳，把咬金跌在那一首石頭墜地，連忙扒起身來說：「住了，你家既是朝廷臣子，難道我與唐魯國公豈有不認得的？那少年聽見嚇得魂飛魄散，倒身跪下，說是原來是程伯父，小姪不知冒犯伯父，望乞恕罪。」咬金說：「你父是誰人，官居何職？」少年說：「怕父我爺爺名，叫定國公，段志遠，現保駕掃北去了。小姪名叫段林，咬金說：「原來是段將軍的兒子，念你年幼無知，不來罪你，你在何處吃了些酒，弄得來昏昏沉沉，全像那微賤子弟成何體面？」段林叫聲伯父，今日同了衆兄弟在伯父家中，小結義，所以飲醉，請問伯父，我爺爺開兵，征番勝敗如何？」咬金說：「你爺爺說也可慘，自從前日與兵前去，第一陣就殺掉了段林，聽說嚇得冷汗直淋，說我爺爺爲國捐軀了。」段林叫聲爺爺呀，不覺兩淚如珠。」咬金說：「不要哭，不要哭，還好虧得我伯父，快馬衝上前去，架開兵器，斬了番將，救了你爺爺性命。」段林方住了哭，說：「好，老獸子，原來是獸話。」姪兒請問伯父，今日還是班師了麼？」咬金說：「不是班師，只爲陛下被番兵圍困在木楊城，故此命我前來討救。」姪兒回去，快的備馬匹、刀盔等項所用之物，明日你們小英雄就要在教場中比武了。」段林大喜，說：「伯父要我們小兄弟前去掃北，這也容易，我們進城去。」咬金同了段林進城分路，一個往自府中回去，魯國公當日就到午門，駕已退殿回宮了，有黃門官抬頭看見，說：「呵呀，老千歲，聖上龍駕是前去掃北，一番可

是班師了麼？」咬金說：「非也，快些與我傳駕登殿。」今陛下有急旨到了，正是這一番非同小可，驚動了這班。出山猛虎小英雄，個個威風要立功，不知咬金見駕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程咬金長安討救 小英雄比奪帥印

詩曰：咬金獨馬跌番營，隨騎塵埃見救星。奉旨長安來考試，北番救駕顯威名。
黃門官聽見有皇上急旨降來，不知什麼事情，連忙傳與值殿官，鳴鐘擊鼓，內監報進宮中，有殿下李治，整好龍冠龍服，出宮陞殿，宣進程咬金，俯伏金階說：「殿下千歲在上，臣魯國公程咬金見駕，愿殿下千歲，千歲，李治叫聲老王伯平身，吩咐內侍取龍椅過來。」程咬金坐在旁首，殿下開言說：「王伯孤父王領兵前去破虜平番，未知勝敗如何？」今差王伯到來，未知降甚旨意。」程咬金說：「殿下千歲，萬歲，龍駕親領人馬前去北番，一路上殺得他勢如破竹，連打五關，如入無人之境，不想去得順溜，後來落了他的圈套，設個空城之計，除二哥一時陰陽失錯，進得木楊城，被他們數十萬人

馬圍住四門，水泄不通。日日攻打，番將驍勇無敵。元帥常常大敗，免戰牌高掛不收。他欲絕我城中糧草，有驚天子龍駕。所以老臣單騎殺出，又言到此討救。現有朝廷旨意，請殿下親觀李治殿下出了龍位，跪接父王旨意，展開在龍書案上，看了一遍說：老王伯，原來我父王被困在木楊城內，命孤傳這班小王兒在教場內，考選了元帥，接調人馬前去救父王。此乃事不宜緩，自古救兵如救火。老王伯代孤就往各府通知他們，知道明日三更五點進教場考選。二路掃北元帥咬金說：臣知道就此辭駕，出了午朝門往各府內說了一遍，到了羅府中有羅安羅丕羅德羅春四個年老家。人一見程咬金連忙跪下，說千歲爺駕前去定北，為甚又在家中幾時回來的。咬金說：你們起來，我程爺纔到老夫人可在中堂，家人們說現在中堂咬金說：你去通報，說我要見羅安，答應走到裏面來，說道：夫人外面有程千歲，北番回來，要見夫人。那位寶氏夫人聽見說，快些請進來。羅安奉命出來，請進程咬金走到中堂，見禮已畢，夫人叫聲伯伯，老千歲請坐。咬金說：有坐，坐在東邊。聞言說：弟婦夫人在家可好？夫人道：托賴伯伯平安的。聞伯伯保駕掃北勝敗如何，咬金說：靠朝廷洪福，一路無阻。夫人說：請問程伯伯，因何先自回來，到來有何貴幹？咬金說：無事不來造府。今因龍駕被番兵圍困木楊城，祭衆公爺俱是年老不能冲踏番營，所以命我先回長安，要各府陰襲小爵主在教場中，考選了二路定北大元帥，領兵前去殺退番兵，保駕出城。寶氏夫人叫聲伯伯，如此說起來，要各府陰襲小公爺領兵前去破虜平番，咬金說：正爲此事，我來說與弟婦夫人知道。寶氏聽見，不覺兩眼流下淚來，開言說：伯伯老千歲爲了將門之子，與王家出力，顯耀宗族，這是應該的。但我家自公公起，多受朝廷官爵，鞍馬上辛苦一點忠心報國，後來傷與蘇賊之手，我丈夫也死在他人之手，俱爲國捐軀，伯伯悉知。此二恨還未申雪，到今日皇上反把仇人封了公位，但見帝王忘臣之恩也。我羅氏門中，只靠得我羅通這點骨血，以接宗嗣。若今領兵前去北番，那些番狗好不驍勇，我孩兒年輕力小，倘有不測，亦死在番人之手，不但他祖父父親之仇不報，羅門之後，誰人承接？程咬金聽說，不覺淚下，把頭顱顯說：真的，依弟婦之言，便怎麼樣？夫人道：只得勞伯伯老千歲看先夫之面，在殿下駕前奏明，說他父親爲國身亡，單傳一脈，又况年紀還小，不能救駕，望陛下恕羅門之罪。咬金說：這在我容易容易，我去奏明便了。請問弟婦夫人，姪兒爲甚不見到那裏去了？夫人叫聲伯伯老千歲，不要說起，自從各位公爺保駕去後，家中這班公子，俱在教場中比武。後來稱了什麼秦黨蘇黨，日日在那裏耍拳弄棍，原來起了旂號，早上出去，一定要到晚間回來的。咬金說：什麼叫做秦黨蘇黨？夫人說：那蘇黨就是蘇賊二子，滕賢師二子，盛賢師二子，六人稱爲蘇黨。秦黨就是秦家賢姪，程伯伯的令

郎。我家只個小畜生。又有段家二位弟兄五人，稱爲秦黨。咬金說：「噫，有這等事。這個須要秦黨強，蘇黨弱方好。」夫人說：「伯伯老千歲，他們在家，尚然如此作爲，若是聞了此事，必然要倔強去的。須要隱瞞我孩兒纔好。」咬金說：「弟婦之言不差，我去了，省得姪兒回來，見了反爲不美。」夫人說：「伯伯慢去，萬般須看先人之面，有勞伯伯在駕前啓奏明白。」咬金流淚道：「這個我知道，弟婦且自寬懷，可惜我兄弟死在蘇賊之手，少不得我慢慢留心，與姪兒同報此仇。」我且回去了。」夫人說：「伯伯慢去。」程咬金走出來，跨上雕鞍，回頭叫羅安說：「倘公子爺回來，不要說我在這裏。」羅安應道：「是小人知道。」千歲爺慢去，咬金遂離了羅府。天色已晚，見那一條路上來了一騎馬，前面有兩個人，拿了一對大紅旗，上寫「秦黨」二字。後有一位小英雄，坐在馬上，頭上是東髮鬪龍亮銀冠，面如明月，身披白綾跨馬衣，腳踏烏靴，在鞍轡上蕩蕩然行。來了程咬金，抬頭看見說：「羅通姪兒來了，不免往小路去罷。」程咬金避過羅通，竟抄斜路回到自己府中，有家人報與裴氏夫人知道。夫人連忙出迎接，說：「將軍回來了麼？」咬金說：「正是奉陛下急旨回來討救。」夫妻見禮已畢，分賓坐下。各相問安。裴氏夫人叫聲：「老將軍，陛下龍駕前去，平剿北番，勝敗如何？」咬金說：「不要說起。」天子龍駕被番兵圍住木楊城中，不能脫出，故此命我出來討救。」夫人說：「原來如此。」吩咐擺宴裏面家人端整筵席。夫人坐下飲酒數巡，咬金開言叫聲：「夫人，孩兒那裏去了？爲什麼不來見我？」夫人說：「老將軍，這畜生真正不好，日日同了那些小兄弟在教場內，什麼秦黨蘇黨，一定要到晚間纔回來的。」咬金說：「好，正是將門之子，一霎時忽聽得門外報到，公子爺回來了。」程咬金抬頭一看，掃帚眉，獅子鼻，兜風耳，闊口獠牙，頭上皂綾抹頭巾，身披跨馬大紅衣，走來裏邊，在廚內親拿夜飯來吃。咬金說：「畜生，爹爹在此。」程鐵牛一看說：「老頭兒還不死麼？」咬金喝道：「小畜生，前日爲父教你的斧法，這兩天可在此練習麼？」鐵牛說：「爹爹自從你出去之後，孩兒日日在家演習，如今斧法精通的了。」爹爹你如不信，孩兒與你殺一陣看。」咬金說：「畜生，不要學我爲父的獸頭獸腦，拿斧頭來，要與父親瞧瞧。」看鐵牛道：「是。」提過斧頭，就在父親面前使起來了。只見他左插花，右插花，雙龍入海，前後遮，上下護，斧劈泰山，左蟠頭，右蟠頭，亂箭不進，攔腰斧，蓋頂斧，神鬼不定，好斧法。程咬金看了大悅，說：「我的兒，這一斧隻鳳穿花，兩手要高，那這一斧單鳳朝陽，後手就要低了。」蟠頭要圓，斧法要偏，這幾斧不差的。」程鐵牛耍完了三十六斧，叫聲：「爹爹，孩兒今日吃了虧。」咬金說：「吃了什麼虧？」鐵牛說：「你不知道，今日蘇麟這狗頭，擺過獅子拖球勢，羅兄弟叫我打破他，我就做個霸王舉鼎，兩手擋將進去，不知被他手一掙，跌下來了，破又破不成，反跌了兩交。」咬金說：「好，有這樣不爭氣的畜生，把爲父的威風都喪盡了。」這一個獅子拖球勢，有甚難破，你這消打

一個黑虎偷心。就地滾進去。取他陰囊。管叫他性命頃刻便亡了。鐵牛道：「爹爹不要管他。待孩兒明日去殺他。便了咬金道：「嚇胡言亂道。今夜操精斧法。明日往教場比武。好拿二路掃北元帥印。領兵往北番去救駕。鐵牛大悅道：「阿呀。快活。爹爹明日到教場比武。這個元帥一定我要做的。哩。咬金道：「這個不須問爲父的。不關我之事。要你本事去奪的。且到明日。往教場中。再作道理。不表程氏父子之事。再說那羅通公子。到了自己學中。滾鞍下馬。進入中堂。說道：「母親。孩兒在教場中比武時。忽聽得旁人說。我父王龍駕被番兵困住木楊城。今差程伯父回來討救。要各府廢廳公子。在教場中奪了元帥印。領兵前去。救駕。征番。所以回來說與母親知道。父王有難。應該孩兒相救。明日孩兒必要去奪元帥印。做的。夫人道：「陡。胡說。做娘的尚且不知。難道你先得知。自從陛下掃北去後。日日有報。時時有信。說一路上殺得番兵。勢如破竹。如入無人之地。接連打破他五個關頭。俱不用吹灰之力。何曾說起駕困木楊城的。差程伯父回來討救。你那裏聽出來的。羅通說：「母親真的。這事秦懷玉哥哥對我說的。方才程伯父在他家中。要他明日考中了二路定北元帥。領兵往北番救駕。所以孩兒得知。夫人說：「噯。原來如此啊。我兒。他們多是年紀長大。又況父在木楊城。所以膽大。前去。你還年輕。小小槍法不精。又無人照顧。怎生去得。陛下如要你去。程伯父應該到我家來說了。想是不要你去。所以不來。羅通說：「噯。母親又來了。孩兒年紀雖小。槍法精通。就這是一班哥哥。那一個是我對手。那一個如得孩兒的本事。即到。得木陽城。怕秦家伯父不來。照管我麼。況路上自有程伯父提調。母親放心。我是一定要去的。說罷。這一番往房中去了。寶氏夫人。眼淚紛紛。叫了環外面去。喚羅安進來。丫環奉命。往外去不多時。羅安走進裏面來。說：「夫人。喚小人進來。有何吩咐。寶氏夫人說：「羅安。你是知道的。我羅家老將軍。小將軍。父子二人。多是爲國捐軀的。單生得一位公子。要接羅府之後。那知朝廷有難。要各門廢廳。小爵主。前去救駕。我孩兒年輕力小。怎能到得這險地。所以今日已託程老千歲。在駕前啓奏。奈公子爺心性執意要去。所以喚你進來。怎生阻得他住才好。羅安說：「夫人。此事容易。明日他們五更。就要在教場中比武的。不如備一暗房之計來。夫人道：「羅安。什麼暗房之計。羅安道：「夫人。哪。只消如此如此。那般。過了飯後。他們定了元帥。公子爺就不去了。夫人說：「到也。使得。吩咐了環們。今夜三更時。靜悄悄整備起來。丫環們奉命。不表羅府備設暗房之計。要講羅通公子。吃了夜膳。走到外面。說羅安今夜看好馬。匹鞍轡等項。并鎗鋼兵器。明日清晨。孤家就要去的。羅安應道：「是。小的知道。這時候各府公子。多在那裏整備鎗刀馬匹了。其夜之事。不必細表。到了五更。天多起身飽餐過了。午朝門。鳴鐘擊鼓。殿下李治。出宮上馬。出了午朝門。有左丞相魏徵。保住。殿下。來至教場內。

那邊魯國公程咬金隨後來了同下將台把龍書公案擺好三人坐下把這個帥印并丈二紅羅兩朵金花放好在桌上只看見那一首各家公字爺俱來了也有大紅扎巾也有二龍抹額也有五色將巾也有關龍金冠也有大紅戰襖也有白綾跨馬衣也有身騎紫花駒白龍駒烏驢馬雪花馬胭脂馬銀鬃馬也有大砍刀板門刀紫金鎗射苗鎗烏纓槍銀纓槍皆是將門之子這班小英雄來到將台前朝過了殿下千歲李治開言叫聲衆位王兄孤父王有難在北番今差程老王伯前來挑選二路元帥定北好領兵往北番救駕如有能者面獻本領當場就掛帥印話言未了那一旁有個公子爺出馬叫曰爺爺我的斧法利害無人可及元帥該是我的忽聽又有一家公子喝聲呸程家哥哥你休想元帥留下來那位小英雄說罷沖過來了你道什麼人却是陸賢師長子陸龍程咬金說不用爭論下去比武能者爲帥把眼一丟對自己兒子做個手勢說殺了他程鐵牛把頭顛顛說容易叫陸兄弟你本領平常讓我做了罷陸龍說鐵牛哥哥少說大話放過馬來與你比試鐵牛說如今奉皇上旨意在此揀選能人若死在我斧子之下不償命的領龍說這固然也把手中兩柄生鐵鎚在頭上一摩往程鐵牛頂梁上蓋將下來鐵牛也把手中宣花斧嘴啣一聲架在旁邊衝鋒過去兜轉馬來鐵牛把斧一起望陸龍瞎綽一斧砍將過去陸龍把雙鎚架開二人大戰六個回合原算鐵牛高強本事好陸龍鎚法未精被鐵牛把斧逼緊只見上面摩雲蓋頂下面枯樹蟠根左邊丹鳳朝陽二鳳穿花雙龍入海右邊是獅子拋球烏龍取收猛虎搜山俱如斧法程咬金看得心中大喜毛骨悚然說道魏大哥這些斧法多是我親自傳他的魏徵笑曰果然好世上無雙不表台上之言單說陸龍被鐵牛連劈幾斧過來有些招架不住只得開言叫聲程哥哥住手讓你做了元帥罷鐵牛道怕你不讓下去陸龍連忙閃在旁邊鐵牛上前說道爺爺拿帥印來拿帥印來忽聽英雄隊裏大叫一聲道程鐵牛休得逞能元帥是我的程咬金望下一看原來是蘇定方次子蘇鳳便說我兒放些手段殺這狗頭鐵牛顛顛頭便說呸蘇鳳小狗頭你本事平常讓我做了元帥照顧你做個執旂軍士蘇鳳說呸鐵牛不必多言放馬過來把他手中紅纓槍串一串直望鐵牛劈面門挑將進來程鐵牛把斧架開一個摩雲蓋頂也望他頂梁上劈將下來蘇鳳把槍急忙架還二人戰到九個回合蘇鳳槍法精通鐵牛斧法慌亂要敗下來程咬金說完了獻醜了好畜生使些什麼來魏徵說這些斧法也是你親自傳他的程咬金心中不悅底下鐵牛見蘇鳳槍法利害只得把馬退後說小狗頭我不要做元帥了讓你罷蘇鳳大悅說你到得那裏是那裏便上前叫聲程伯父帥印拿來與我程咬金最恨的蘇氏之後不願交印與他正在疑難只見那旁又閃出一位公子爺大叫一聲蘇鳳休得誇

能留下元帥。待我做蘇鳳回頭一看，原來是段志遠的長子。段林便是。段兄弟你年紀還小，槍法未熟，休想元帥。段林說：不要誇口，同你比比手段。看他把手中銀纓槍緊一緊，直望蘇鳳劈面打來。蘇鳳手中槍忙架相還，二人戰了五個回合。段林槍法原高，殺得他馬仰人翻。程咬金在旁笑道：強中還有強中手，他殺敗了我的兒子，逢着了段林，他也敗了。這個人原利害的，就是撥石頭的朋友，只見蘇鳳槍法慌亂，看來敵不住段林，只得叫聲：段兄弟罷了，讓你做了元帥。罷段林說：既然讓我退下去，蘇鳳閃在旁邊，正是英雄自古誇少年，演武場中獨逞能。究竟這元帥印，誰人奪得，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老夫人訴說祖父冤 小羅通領兵爲元帥

詩曰：興唐老將向傳名，世襲公侯殺後昆。比武教場誰不勇，龍爭虎鬪盡稱能。

那番驚動了蘇家長子蘇麟，把大砍刀一提，沖過馬來，喝聲：段兄弟，元帥應該我做，你還年輕，休奪爲兄的帥印。段林說：英雄出在少年，什麼年輕，照我的槍罷，插豁一槍，兜着咽喉刺進來。蘇麟說：來得好，把大砍刀噙啣一聲響，鉤在傍邊，轉來一刀望段林砍將過來。段林把槍架開，二人不及三合，被蘇麟當面門一刀斬過來。段林招架得快，把頭偏一偏，那刀頭就在肩膀上着傷了，喊聲：阿唷好，小狗頭你敢傷我。蘇麟說：得罪你了，退下去。段林只得閃在旁邊。蘇公子上前叫聲：老伯父，帥印拿來與小姪只聽得又有英雄出馬，說：呸，帥印留下，待爲兄的來取。蘇公子回頭一看，原來是秦元帥之子秦懷玉。蘇麟哈哈大笑道：你的槍法未高，說甚元帥。秦懷玉說：不要管與你比便了，把手中紫金槍，創一創。望蘇麟照面門搜的一槍挑進來。蘇麟把刀架在一傍，打馬交鋒過去。那絲繚兜轉回來。蘇麟回手一刀望秦懷玉頂梁上砍下來。懷玉把紫金槍攔在一邊，二人殺了九個回合，不分勝負，正所謂：

棋逢敵手無高下，將遇良材一樣能。

却正戰個平交，這蘇麟手中刀上使雪花蓋頂，下砍得是猛虎出山。左邊是風雲際會，右邊是獨佔朝綱。那一刀劈開雲霧，這一刀鬼神皆驚。跨馬刀，刀光閃閃連三刀，刀耀星辰，好一個刀法，誰不懼怕。這手中槍緊一緊，梅花現現，創一創。槍法整齊，慢慢一慢槍法蔽日，按一按天地皆昏，好一個槍法。二人在那教場之中，大戰一場，不分高下。一來一往，各顯神通。我且慢表，還有那一位羅府公子，未到他被羅安設個暗房之計，阻在房中，到底年紀尚輕，不知網情，還在房中睡着。羅通公子在床榻上翻過身來，望外一看，原是烏黑漆暗，在此說這也奇了，爲什麼今夜覺得這等夜長，睡了。

七八次，還未天明，不免再睡一次。羅通安心熟睡，只聽得遠砲砲鼓之聲，有那些百姓在羅府門首經過，說哥哥慢走，兄弟與你同去看比武。羅通睡夢聽得仔細，連忙在床上坐起身來，聽一聽看，只聽得隱隱戰鼓好似雷鳴，彼時羅通心慌意亂，就着急來，說不好了，爲什麼半夜就在那裏比武？我還困倦倦在此睡覺，只怕此刻元帥必然是定下了，連忙穿了大紅戰襖，身被了白綾跨馬衣，套了一雙烏緞靴，走到門首，把門落下，扳一扳房門，外面却被羅安鎖在鄰裏，動也不動。羅通着了忙，兩手扯住，稍一用力，括喇一聲響，把一扇房門連上下門極多扳脫了，望榜邊一擦，跨出門來，說：阿唷完了！日頭正午時了，那曉他們設此暗房之計，多用這些被單毯毯衣服布絹，把那些門縫窗隙多遮閉塞滿了，所以烏暗不見亮光的，這番氣得羅通面上變色，說好呵！你們這班狗頭，少不得死在後面，說了一句，望外面走了，牽了一匹小龍駒，跨上雕鞍，把銀纓槍提在手中，也不包巾札頭，禿了這個頭，也不洗臉，露出來了兩隻大腳，催開小白龍駒，竟望教場口去了。羅安進內報道：夫人，公子爺去了，寶氏夫人說：羅門不幸，生了這個畜生，不從母訓，身喪外邦，也由他去罷！我不表羅府之言，單表羅通來到教場中，見秦懷玉勝了蘇麟，正是在那裏要掛帥印。羅通說：秦哥哥留下帥印，與我小弟做罷，咬金遠抬頭一看，原來是羅通，說這小畜生，又知道了，秦懷玉笑道：兄弟爲兄年長，應該爲帥，你尙年輕，曉得什麼？羅通說：哥哥兄弟雖則年輕，鎗法比你利害些，就是照三軍分隊，伍掌兵權，用兵法，兄弟俱是精通的，自然讓我爲帥，懷玉道：不必逞能，跨馬過來當場與你比試。羅通就捏了梅花槍，緊一緊，直向秦懷玉劈面打來，懷玉急架相還，二人戰了四個回合，秦懷玉鎗法雖精，到底還遜羅家鎗法幾分，只得開口叫聲：兄弟，讓了你罷。羅通大悅道：各位兄弟們，有不服者，快來比武。若是無人出馬，小弟就挂帥印了。連叫幾聲，連叫幾句，無人答應。羅通上前叫聲：老伯父，小姪要掛帥印，程咬金說：你看看自己身上衣服，不會整齊，像什麼樣子？須要結束裝扮好，挂帥印家將過來，取衣冠與公子爺裝束。那家將答應忙與公子通身打扮好了，就在教場挂了帥印。殿下李治親遞三杯御酒，說道：御弟領兵前去，一路上旂開得勝，馬到成功，救了父王，龍駕回來，得勝班師，其功非小。羅通謝了恩，這邊有程咬金說：殿下千歲救兵如救火，速降旨，意命各府爵主，明日在教場親點大馬，連夜走向北番，救陛下龍駕，要緊。殿下道：老王爷這個自然，李治殿下，就降旨意。這些各府公子爺，回家多要整備盔甲，魏徵保住殿下，回到金鑾殿，不必細表。再講羅通威風凜凜，回到家中，下了雕鞍，進入中堂，說母親孩兒奪了帥印，明日就掌兵權，要起大隊人馬，前去破虜平番了。夫人大怒說：昧好不孝的畜生，做娘昨日怎樣對你說的，你全然不聽娘的教訓，必要前去奪什麼元帥稱

什麼英雄自古說，強中更有強中手。北番那些番狗，多是能征慣戰，你年輕力小，幹得什麼事。我且問你，你祖父父親爲甚死的。羅通說：「阿呀，母親阿孩兒年幼無知，不識我祖父父親怎樣死的。夫人大哭，叫聲我的兒，你家祖父父親這樣英雄，皆死於非命，也是爲國捐軀的。」羅通大哭，說道：「我母親阿祖父父親死在何人之手，遭甚慘亡。夫人大哭道：「兒呀，我兒阿，你只不領兵前去，做娘對你說，明過後好雪此恨。若要前去破關救駕，只恐畫虎不成，反類其犬。爲娘到也難對你說。明羅通說：「阿呀，母親又來了，爲人子者，理當爲父報仇。母親說與孩兒知道，此番領兵前去，先報仇後去救駕。夫人說：「兒阿，你既肯與父報仇，不消問我。羅通說：「母親叫孩兒問那一個去。夫人說：「你明日同往北番的魯國公程老伯父，問他你就知明白。報仇不報仇，也由你裁酌。羅通說：「我們兩世仇人，問了程伯父，不取仇人的首級，前來見母親，也算孩兒真不孝了。此時羅通心中昏悶，直等到五更天明，各府公子爺，多是戎裝披挂，結束整齊，到那教場中聽令。羅通頭戴鬪龍亮銀冠，狼虎雙尾高挑，身披鎖子結成銀絲鎧，肯插四面游金顯龍旗，跨上一匹小白龍駒，手持梅花槍，後面是一面大纛，上書二路定北大元帥羅通，好不威風。來到教場中，諸將上前打恭已畢，點清了三十萬大隊人馬。羅通令蘇麟、蘇鳳二弟兄先解糧草而行，程鐵牛帶領了三千人馬，爲前部先鋒。逢山開路，後面羅通祭旗過了，放砲三聲，擺開隊伍。衆小尉主保護了元帥羅通，程咬金老千歲一同往北番大路而行。只見

下晦之晚，旨華明劍戟層層亮似銀，兪游德記天神將，統領貔貅隊伍分。

這三十萬人馬，望河北幽州大路進發，不覺天色已晚。元帥吩咐按下營寨，與程老伯父在此飲酒，忽然想起家中母親之言，連忙問道：「阿老伯父，小姪有一句話，要問老伯父。咬金說：「賢姪要問我什麼事。羅通道：「老伯父，我姪兒年幼無知，不知姪祖父父親，怎麼樣死的。到今日考了二路定北大元帥，要去救父王龍，母親方泣涕對我說道：「祖父父親多是爲國身亡，死於非命。那時我問死在何人之手，待孩兒好去報仇。誰知我母親不肯對我說明，叫我來問伯父，就知明白。故此小姪今夜來問，但父望伯父一一說明，我好與父報仇。咬金聽說，頃刻淚下如雨，說道：「原來如此，好難得姪兒有此孝心，思想與父報仇，這是難得的。說也慘然，可憐你祖父父親多是屈死。羅通大氣說：「伯父，我父親死在那一個仇人之手，快對小姪說明，咬金噙住咽喉，紛紛下淚，說不出來了。叫一聲賢姪，你既有此心，今夜且不要講，待破了番兵，然後對你說。明羅通說：「什麼呢？咬金說：「姪兒，你今日第一遭爲帥出兵，百事都要丟開，必須尋些快樂，不可如此煩惱悲傷，只恐出兵不利。羅通道：「是待小姪進了北番關塞，對我說便了。其夜一宵過了，明日清晨發砲開營。

過了河北一帶地方，竟望雁門關去，非是一天之事。我且不要，單講羅府中，還有一位二公子，年方九歲，力大無窮，生來面紅齒白，鳳眼秀眉，還是一個小小孩童，有兩柄鐵鎚，到使得來神出鬼沒，沒人都說他是裴元慶轉世，却是羅安老家人親生的。寶氏夫人見他英雄，過繼爲了公子，取名羅仁，待他勝位親生一般，弟兄情投意合，極聽母親教訓。不說他本事利害，不過各府公子爺沒有一個及得他來。要在外邊闖禍，做個不少，無奈百姓會齊，多到羅府中叫冤，所以夫人將二公子鎖禁書房，不許出門闖禍。若說這位公子無人鎖得他住的，因母親之法，不敢倔強，憑你大大的胡桃鍊，也有本事拿得來裂斷了，鎖在書房一月有餘，這一天來了兩個丫嬛，一個執壺，一個拿了一盤饅頭，送來與二公子吃。那公子笑嘻嘻說道：「丫嬛，我要問你這兩天哥哥不進來望我，却是爲何？」丫嬛說：「公子，你難道不知道，前日萬歲爺平番，被困木楊城，程老千歲到來討救，要各府公子爺考了二路元帥，前去救駕，所以大公子爺領兵定北去了，不在家中，故此不進書房探望。」羅仁說：「他幾時去的？」丫嬛說：「有三天了。」羅仁說：「何不早報我得知，我最喜殺番狗的，你拿了饅頭去，立起身把頸項中鍊子裂斷了，拿了兩柄鐵鎚往外就走。」丫嬛慌忙叫道：「公子爺那裏去，去不得的。」夫人要打的羅仁那裏肯聽，出外去了兩個丫嬛，連忙進內報道：「夫人不好了。」二公子聞了，大公子領兵定北，也要去殺番狗，拿了鐵鎚，一往向前，夫人聽見大罵道：「你兩個賤婢，誰教你們多嘴去講如今怎麼樣，好快，到外邊叫家將去尋他轉來了。」嬾嬾道：「是曉得，連忙到外邊傳請四個家將，隨即出門，四下去尋，那知公子羅仁長安城中走慣的，到也認得，出了光泰門，就不認得路了，在那裏東一望，西一看，來往的人多是認得羅府二公子的，開言說：『二公子，你要到那裏去？』羅仁說：『我要去殺番狗，你們可是番狗麼？』吃我一鎚，衆人說：『噯，噯，二公子，我們不是番狗。』羅仁道：『既然如此，番狗在那裏？』衆人說：『北番的路途甚遠，你小小年紀，怎生去得。』正講之時，後面四個家將趕上前來，叫了聲：『二公子，夫人大怒，說你不聽母訓，私自出來，要在那裏快些回去。』羅仁說：『你們要死呢？要活？』四個家人道：『公子又來倔強了。』夫人叫我來尋你的死，活便怎麼樣？」羅仁說：『要死，你們領我回家去要活，你們同我到哥哥那裏去。』四個家將到有些膽怯，猶恐他認真一鎚打我，只得說道：『公子，既要到哥哥那裏去，也要同我回家辭別了夫人，拿些盤費行李，也是要的。』羅仁說：『既然如此，你們去拿了來，代我向母親說一聲。』我在這裏等你們家將說，公子同去的好。」羅仁說：『我若回家，母親阻住不容來的家將道：『如此，公子不要走開了。』羅仁說：『不走開的。』而在這裏等四個家將，連忙進城來到府中，說稟上夫人，公子不肯回來，要往哥哥那邊去，使我們回來說與夫人知道，要些盤費行李，同上北番。夫人說道：『這畜生如此，個個怎

麼好。叫羅安你們帶了些銀錢，領了這小畜生，隨便往那裏去。兩三天只說道尋不到你家哥哥，回去罷。帶他回來便了。羅安道：「曉得拿了銀錢，來到城外，二公子見了羅安，說道：『你來了，會對母親說麼？』羅安說：『夫人到肯發盤費，叫我們伏侍二公子前去。』羅仁大喜道：『好，你們快些領我去尋哥哥。』家將說：『倘有尋不到，要回家的，彼時羅仁年紀雖輕，到也乖巧，說道：『羅安着你們路上去尋哥哥，如五六天不見，就叫你四人性命難保。』家將聽說，心中想道：『看來真要認真，與他尋着的好，不表羅仁在路之事，再講先鋒程鐵牛領了三千人馬，出了雁門關，前面有座山，名爲磨盤山，只聽得山上一聲鑼響，程鐵牛坐在馬上說道：『前面山上鑼聲，必有土匪下來，爾等須要小心。』話言未了，山上數千嘍囉下山來了，沖出一個大王，年紀還輕，十分凶惡，朱臉烏眉，怪眼獅口，身披紅銅甲，熱鐵盔，跨了一匹斑豹馬，手執兩柄混鐵官花斧，豁洛沖豁洛下山來，大叫一聲道：『打我山前過，十個頭兒留九個。若還沒有買路錢，叫你插翅也難飛過去。』快快留下買路錢，方好放你們過去。』程鐵牛一見暗笑道：『好一個大膽的狗強盜，什麼大王要買路錢，把斧一起沖上前來，叫聲狗強盜，你敢是吃獅子的大蟲麼？』大兵到此，還不降服。大王道：『什麼大兵，我大王這裏就是大唐天子，打從此山經過，也要買路錢的，快快留下，不然要取你的性命。』鐵牛大怒道：『我把你這該死的狗強盜，開斧，好好下馬，歸服，同衆千歲爺，前去掃北，平番就罷。若有半句推辭，惱了小爵主，殺上山來，把你們巢穴，要剿個乾淨。』俞游德大怒道：『照大王的斧罷，直望程鐵牛面門上砍下來了。』鐵牛說聲好，把開山斧，噶啣一聲，架開交鋒過去，鬪轉馬來，還他一斧，二人大戰在磨盤山，殺個平交，俞游德慣用腳弩，練成腳踏希熱的，却把一張弩弓，放在馬鞍上，若逢驍勇之將，戰他不過，只要把腳板一鉤，發出箭來，要中那裏，就中那裏，再不歪偏的。程鐵牛那裏知道，只顧上面兵器，不顧下面箭來，戰到二十個回合，俞游德就發箭了，把腳板一鉤，一箭冒出，望程鐵牛面門上射來，他叫聲不好，把頭一偏，正中橫腮骨，直透鼻，朵根去了，直淋漓血流滿面，帶馬頭，望後就走。俞游德大笑道：『要我山前經過，必要買路錢，怕你幾了去，我大王爺守住在此，不表俞游德守住磨盤山，單講程鐵牛走不上三五十里，大隊人馬來了，元帥羅通在馬上大驚說：『老伯父，先鋒該當開路，爲何反退下來？』程咬金道：『不知這小畜生，想必有緣故，或者綠林劫盜擋路，也未可知。』待他到來，問個明白，方知再講程鐵牛到了羅通馬前，說元帥小弟奉令前去，到了磨盤山，被却那一個強盜擋住了去路，小弟被他傷了一箭，正是：憑君驍勇多能將，難避強徒腳踏弓。要知收服磨盤山土匪之事，且看下回分解。

等八回 羅仁私出長安城 鐵牛大敗磨盤山

詩曰：小將如雲下北番，威風大戰白良關。中軍帳內來託夢，怒斬蘇麟救駕還。

却說程鐵牛與俞游德在磨盤山下大戰一場，幾乎性命不保。敗走回來，乞望元帥恕罪。咬金說：畜生把個強盜殺他，不過過若遇番打仗，只怕一戰就敗了。羅通開言道：程老伯強盜要買路錢，決非無能之輩。待本帥前去收服他。鐵牛說：他能腳底下射箭，須要防備。羅通說：我知道。程咬金說：不消賢姪去收服他，待我去。羅通道：爲甚有勞伯父去收服他來？程咬金說：賢姪你難道不知我是強盜的祖宗？他一見自然就來歸順。羅通大笑，吩咐催兵前進。望磨盤山下奔來。俞游德帶了三百個嘍囉下山前來，噶了一聲。快將一萬貫賣路錢來放你過去，沒有須獻元帥首級。過來驚動唐營。羅通大怒，同程咬金出營觀看。羅通端鎗沖將過來，吠狗強盜敢阻本帥大隊人馬的去路麼？俞游德哈哈大笑說：我非阻你去路，只因山上欠糧，要借糧草一千三百萬，以補過路之稅。羅通說：狗強盜好好下馬，歸順本帥，標下驍你一死，若不肯刺死本帥鎗尖之下，那時悔之晚矣。俞游德道：我大王看你年輕力小，一定要來送死，照我的斧罷。擗斧就砍將下來。羅通把鎗在斧上噶唧一捲，俞游德在馬上亂晃，一馬沖鋒過去，帶馬來。羅通把鎗緊一緊，喝聲照鎗罷。直望着俞游德劈面門刺過來，俞游德喊聲不好，把手中斧往鎗上抬一抬，幾乎跌下馬來。被羅通搜搜搜挑數鎗。俞游德那裏招架得往，把斧抬定，咪慢着。羅通是防備他的，見他住了馬，把鎗收在左手，兩眼看定那曉得他把脚一鈎，喝聲看箭，一箭直望羅通面下射來。羅通說聲來得好，將右手往面門上一擄，接住在手，就把左手一鎗刺過來。正中馬眼。那馬咕哩哩一叫，四足直豎，把俞游德掀翻在地。唐營軍士把捺鈎搭去綁了。嘍囉兵說：不好了，二大王被他捉去了。我們快報上山，大大王知道飛奔往磨盤山上去了。羅通聽說什麼，還有大大王等他一發擒了，好去定北救駕。話猶來了，只見山中又有一位大王爺來了，生得到也，可怕只見他頭上翡翠扎巾，青皮面，硃砂眉，一雙怪眼，口似血盆，四個獠牙露出，海下無鬚，尙還年少，身披青銅甲，左有弓，右有箭，手中端一根金頂棗楊柳，催開青鬃馬，豁喇喇沖過來了。營門前有程咬金看見，心中想：這強盜單少了一臉紅鬚，不然與那個單雄信一樣。羅通把鎗一起說道：大膽的狗強盜，今日二路定北大兵到此，多要賣路錢，領衆阻路，分明活不成了。那大王說聲咪，我大王爺與你們借貸糧草，沒有就罷。你膽敢擒我兄弟俞游德，好好放了過來，饒你一死。若有半句倔強，管叫你性命頃刻就亡了。羅通哈哈大笑道：你出口大言，還不曉得我羅爺的鎗法利害哩。那大王聽說喝道咪，你可是大唐羅成之子麼？羅通說：然也。你既曉得本帥，何不早早下馬歸正。大王說：阿呀，小賊種，你們是我殺父的仇人。我在磨盤山上守之已久，不想

計已定開言叫聲哥哥本帥令箭一枝你們領了三千人馬爲前部先鋒先往白良關待本帥到了然後開兵單天常接了令箭同俞游德帶了人馬竟往白良關在路行了三天到了白良關吩咐放砲安營候大兵到了然後開兵俞游德叫聲哥哥今日天色尚早不如待小弟出馬討戰一番天常說兄弟此番虜犯不是好惹的既要出馬務必小心俞游德說不妨兄弟有腳踏箭最利害的就跨上馬手提雙斧冲到關前大喝一聲說守關者誰報與主將知道快快出來會我小番一進關中守將鐵雷銀牙身長一丈頭如巴斗眼似銅鈴馬上慣用一塊臨牌猶如民間用的檄棉條檄板一般不過是純鐵打就一塊鐵板有四尺長三尺闊三尺厚沒有柄的用一根橫撐把手底面有二百隻鐵釘在上若是刺槍過來只要把牌一棚多要拔出去的回手打來利害無比有千把多斤重人那裏當得起這鐵雷銀牙算得北番天字號英雄正與諸將議論忽小番報進啓上將軍今有唐兵到了有將在外討戰鐵雷銀牙哈哈大笑道討死來了便把盔甲安好上馬執牌竟到關前通信於外吩咐放砲開關哄嚙一聲冲出關外俞游德喝道番狗少催坐騎快通名來鐵雷銀牙笑道你要題罵家之名麼我乃流國三川紅袍大力子大元帥左麾下加封鎮守白良關總兵大將軍覆姓鐵雷銀牙俞游德說俺不曉得你是無名之輩今日大唐救兵到此要把你們人馬殺個乾乾淨淨踹爲平地做個戰場好好下馬獻關就罷了若有半句推辭頃刻劈於馬下悔之晚矣鐵雷銀牙聞言大怒道不必誇能通下名來本帥好用手打你下馬俞游德說你聞我的大名麼我乃大唐二路元帥羅標下前部先鋒俞游德便是鐵雷銀牙哈哈大笑道原來是個無名小卒想是活不耐煩了俞游德大怒把斧砍來照我的斧罷直望銀牙頭上砍來銀牙叫聲來得好把手中鐵牌望斧上噶啣一拍那兩柄斧子多在半空中去了回轉馬來說聲去罷又一臨牌打到來了俞游德那裏逃走得及正被他打在頭上嗚呼哀哉死於馬下單天常一見一哭我的兄弟呵死得好慘啊催馬搖槩冲下前來說不要走取你首級替兄弟報仇銀牙說快通名來趁我手中臨牌天常說虜狗你還問我的名麼我乃大唐二路元帥羅標下前部先鋒單天常便是你把我兄弟打死照我傢伙罷把槩望頭上打來銀牙把手中臨牌往槩上噶啣一拍那槩湯槩望半空中去了天常嚇得魂飛魄散被他復一臨牌打在背梁哄嚙一響翻下馬來伏惟尚享榮兵見二位先鋒俱已喪命多望後面退去銀牙哈哈大笑道原來俱是沒用的先鋒不够我兩合俱送了性命說罷帶轉馬頭進關吩咐小番小心把守關門此言不表單講二路元帥羅通領大兵而來有軍士報道啓上元帥爺俞單二先鋒將軍同白良關守將交戰不上兩合多被打死了羅通聞報吃驚道有這等事麼可憐單家哥哥年少英雄

一旦屈死於番人之手，也算他命該如此。說話之間，大兵已到白良關，就吩咐放砲安營。只聽一聲哄，離關數箭把三十萬人馬，齊齊扎定營盤，按了四方旂號。此時天色已晚，諸將在中營飲酒一宵，來日清晨，大元帥打起陞帳，鼓營中諸將多頂盔貫甲，進中營參見，站立兩傍。羅通開言說：「諸位哥哥，本帥有令箭一枝，誰人出馬前去討戰，只聽應聲而出。」說小將程鐵牛，愿往。元帥說：「既是程哥哥出馬，須要小心。」鐵牛道：「不妨。」帶馬過來，抬斧手下，答應齊備。鐵牛換好頭盔，上馬提斧，放砲出營。豁喇喇冲到關前，小番一見，說：「唐營小將少催坐騎，照箭哩。」那箭亂紛紛的射將下來。鐵牛把馬扣定，喝道：「呔！守關的快報主將，今有大唐與兵到了，快快獻關順服。」那守關的小番報進來了，啓上平章爺，關外有將在那裏討戰，銀牙說想必又是送死的來了。帶馬過來，抬牌小番應聲齊備。銀牙立起身來，跨上雕鞍，手端鐵牌，出了總府衙門，來到關上，望下一看，只見唐將怎生打扮，但見他頭戴開口獅牙烏金盔，身穿烏金甲，坐了一匹點子梨花馬，手執開山斧，年紀還輕，只有二十餘歲。那銀牙吩咐小番開關，放下吊橋，只有二三十人，手執紅旗，左右番兵一萬，鼓囂如雷，豁喇豁喇二馬沖出關來，會見那程鐵牛坐在馬上，見關外來了一將，甚是異相，喝聲住馬，心中一想：「道我兵器見了無數，不曾見這件怪東西，真算番狗用的兵器了。」就把斧一起大喝一聲：「呔！今日小爵主領兵到此，救駕斧法精通，十分利害，快快投降，免得一死。若不聽好言，死在馬下，悔之晚矣。」銀牙大笑道：「不必多言，通下名來。」鐵牛說：「你要問小將軍之名，我乃當今天子駕前魯國公程老千歲公子小爵主程鐵牛是也。奉二路掃北大元帥將令，要你首級，帶回報國，照我的斧罷。」把馬一拍，一斧就砍下來。銀牙把手中牌，噶啷一響，相架鐵牛喊聲不好，幾乎跌下馬來。這斧子往自己頭上直擋轉來，豁喇喇一馬沖鋒過去，兜轉馬來。銀牙把牌一響，噶啷小蠻子照打罷，就把一牌打來，鐵牛將手中望上一抬，不覺火星直冒，兩臂酥麻，虎口震開，帶轉馬來，拖了斧子說：「呵呀！好利害，好利害，望營中就走了。」銀牙大叫道：「那沒用的東西，休來送死。」那時程鐵牛進營說元帥，番狗的牌利害，不過小將敗了。元帥道：「秦哥必能得勝，須要小心。」秦懷玉答應，吩咐帶馬提槍，頂盔貫甲，掛劍懸鞭，上馬，豁喇喇沖出營門。銀牙一見，通名已畢，說道：「原來是秦蠻子的尾巴。」懷玉道：「虜狗你既知小爵主的大名，何不早早獻關投順，一定要我公子出馬擒拿，催開坐馬，噶聲照槍罷。」兜心挑將進來。銀牙把牌牌噶啷一聲架開，懷玉把手中槍一擺，只得退了十多步，又是一個回合過去，戰到六七個回合，兩馬五個沖鋒。秦懷玉那裏是銀牙的對手，把槍一幌，帶轉馬來。豁喇豁喇望營前。

走了。進入營中，說元帥北番虜狗利害無比。小將不能取勝，望元帥恕罪。羅通說：哥哥勝敗乃行軍之常事，但這一座關不能破，怎生到得木楊城救駕？既如此，待本帥親自出馬討戰，整好盔甲跨上馬來，手托定槍，一聲炮響，鼓聲如雷，帶領人馬，衝出營來，一字排開，衆小爵主俱出營門掠陣。那鐵雷銀牙大喝一聲：來將通名。羅通說：你要問本帥之名麼？我乃大唐太宗天子駕前，越國公羅老千歲爵主。二路元帥羅通是也。銀牙聞言，吃了一驚，心中暗想：這原來是當初羅藝之孫，誼必槍法利害，勇不過的。待我問他一聲：你是羅成之子麼？羅通道：然也。本帥之名，揚聞四海，你也聞孤之名，何不下馬投順，免孤動手？銀牙說：小蠻子，你在中原算有名的，到我那裏，揸着我鐵牌將軍，只怕你性命難保，活不成了。羅通大怒道：番狗好無禮，不要走。照本帥的槍，催開坐馬，兜面一槍，銀牙把鐵牌一舉，兩下交鋒，各顯本事。一來一往，一衝一進，你拿我麒麟閣上標名姓，我拿你逍遙樓上顯威名。兩邊戰鼓好似雷鳴，一場好殺。正是：英雄生就英雄性，蛇鬥龍爭誰肯休。究竟不知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白良關銀牙逞威 鐵牌大勝唐將

詩曰：陰魂顯聖保江山，教子伸冤敗北番。祖父冤仇今日報，英雄小將破雙關。

羅通小將與鐵雷銀牙戰到三十個回合，不分勝敗。殺得汗流夾背，把鐵牌噶啣一響，搭住了槍。銀牙開口說：利害的羅蠻子，羅道說：你敢是怯戰了麼？銀牙道：小蠻子，那個怯戰？今日鐵將軍不取你命，誓不進關。羅通說：本帥不挑你下馬，也誓不回營。分發兩邊，嘯鼓鼓發如雷。雨騎馬又戰起來，正是：

八個馬蹄分上下，兩條陣子定輸贏。槍來牌架叮嚕響，牌去槍迎拚火星。

雨馬相交戰到五十回合，四十衝鋒，未定輸贏。羅通心中一想：待我回馬槍挑了他罷。算計已定，把槍虛幌了一幌，帶轉馬就走。銀牙看見羅通不像真敗，明知他要回馬，便把坐騎扣定，哈哈大笑道：怕你奈何了我，有本事看你家回馬槍，善能傷人，不足爲奇。魔家不來追你，看你怎樣。若有本事，與我決一輸贏。羅通聽言，不覺大駭，說完了，他不上我當，怎麼處？只得挺槍上前，又戰起來。兩下殺得日落西沉，天色已晚，兩下鳴金，各自收兵。銀牙進關去了，羅通回進營中下馬，抬過槍，諸公子爺接着說：元帥今日開兵，幸苦了羅通。只狗頭果然利害，難以取勝。教本帥也沒本事奈何他來。咬金說：姪兒今日被這狗頭擋住去路，白良關難破，怎生到得木楊城？羅通說：伯父如今也說不得，且到明日再與他交戰，必要分個勝敗。當夜不表，明日早有銀牙討戰。羅通依舊出營，與他交戰，又殺到日落沉西，並無強弱。一

連戰了三天，總是不分勝敗，無計可施。一到第四天，元帥升帳，諸將站立兩旁，程咬金在後營睡覺。羅通有些疲倦，起來只得靠在桌上，也要睡起來。程鐵牛說：「諸位弟兄，元帥睡了，我門大家睡他娘一覺罷。」秦懷玉說：「兄弟又來了。」元帥與番狗戰了三天，所以睡了。等元帥醒來，倘有將令也未可知。少表樂將站立，再說羅通朦朧睡去，只見營外面進來兩個人，甚是可怕。前面這一個頭上戴一頂鬧龍開寶紫金貂冲天翅，穿一件錦繡團龍緞蟒袍，玉帶纏腰，腳踏緞靴，面如紫鵠，兩道烏眉，一雙豹眼，遮鬚鬚，左眼有一條血痕，後面一人頭帶金撲盔，身穿大紅蟒袍，面如滿月，兩道秀眉，一雙鳳眼，五絳長鬚，滿面皆有血點，袍上盡血跡。那二人走到羅通面前，兩淚紛紛說：「好個不孝畜生，你不思祖父，一雙鳳眼，五絳長鬚，滿面皆有血點，袍上盡血跡。那二人走到羅通面前，兩淚紛紛說：「好個不孝畜生，你不思祖父，元親，天大冤仇，未曾報雪，又不聽母訓，反到這裏稱什麼英雄，制什麼番邦，爲國家出什麼力？」羅通一見大驚，連忙問道：「二位老將軍何來，爲何說這樣的話？」那二人說道：「你難道不認得，我乃是你祖父羅藝，這是你父親羅成，可憐是盡遭慘死，無人伸冤，所以到你面前，要你與祖父父親報仇雪恨。」羅通聽言，似夢非夢，大哭說道：「呀，原來二位老將軍，就是我羅通的祖父父親，親自到此，乞祖父對孫兒說明仇人在何處，姓甚名誰，好待孩兒查出仇人，先殺了他，然後去救駕。」羅藝道：「我的那羅通孫兒，阿，難得也有此孝心，若要知道仇人是誰，去問魯國公程伯父，你就知明白。」羅通道：「是待孫兒去問程伯父便了。」羅成走到桌前說：「我兒，你有忠心出力，皇家奈白良關難破，爲父的有件東西與你，就可挑那番將了。」羅通連忙問道：「父親是什麼東西？」羅成說：「兒阿，你不須害怕，待爲父的放在你衣袖內。」羅通說是請父親上來，羅成上前，將手向羅通袖中一放，把羅通一扯，說我兒醒來，爲父的去也。同了羅藝兩魂，望外面就走。羅通叫聲父親，阿，汝同祖父往那裏去，旁邊程鐵牛應道：「爹爹在那裏，便把手望桌上一拍，嚇得羅通冷汗直淋，抬起頭來，不見什麼祖父父親，但見兩傍站立衆將，心中志忑，滿腹狐疑，我想祖父父親之仇，叫我問程伯父，阿，軍士們快與我往後營相請程老千歲出來。」軍士奉令，忙入後營，只見程咬金正坐在那裏打磕睡，便上前來高叫一聲：「程老千歲，元帥爺相請出營，把咬金驚醒。」即時大怒道：「這羅通的小畜生，真真萬惡萬惡的，我老人家正在此好睡，又來請我出去做什麼？」那時只得起身，走出中營，說：「姪兒有什麼話對我講？」羅通說：「老伯父且坐了，咬金坐在旁首，羅通滿眼流淚，說：『伯父小姪方才睡去，夢見祖父父親到來，要我報仇雪恨。』姪兒就問仇人是誰？」祖父就說：「要知仇人名姓，孫兒問魯國公程老伯父便知明白。」所以請伯父出來，今日必要對姪兒說明，咬金聽說，不覺驚疑，呵，嗟，原來我叔我兄弟，陰魂不散，白晝得來託夢，叫聲姪兒，此仇少不得要報的。但是在此時候，我乃不肯說，待到得木陽城，然後說此仇恨。」羅通說：「阿呀，

伯父阿，使不得的。祖父父親臨走時又說道：程伯父不肯對你說明此事，必要來捉他到陰司去算帳。只一句話，嚇得程咬金胆戰心驚，說叔父兄弟阿，你不要來捉我，待我對姪兒羅通說便了。羅通大喜道：伯父如此，就對小姪講明。咬金道：姪兒阿，此事不說猶可，若還說起，甚是可憐。阿家將程興在那裏，便應道：老千歲，有何吩咐？咬金道：你往我後營，箱子裏取那包箭頭來。程興答應，忙往後營，開箱取出送來。咬金接在手中，不禁大聲哭道：叫一聲姪兒，哪？你解開來看。羅通雙手捧過來，將包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包箭頭，忙問道：伯父，只一包箭頭，做什麼的？程咬金說：姪兒，你那裏知道，只一包箭頭，有一百零七個。你祖父中了這一條倒鬚鉤而死，你父親遭亂箭身亡。羅通泣淚道：我祖父父親，盡被何人射死？如今仇人在那裏，可在家，還是在何處？姓甚名誰？我必要與祖父父親報仇。雪恨咬金說：姪兒，你道這仇人是誰？就是那隨駕在木陽城中的銀國公蘇定方，這砍頭賊子。羅通說：他是我父皇的功臣，怎麼反傷自家一殿之臣起來？咬金道：阿姪兒，你有所不知。那年煬帝在朝，累行無道，各路作亂，即膺爲王者多。天下何能平靖？那蘇定方保了朔州，夏明王竇建德起兵到河北，幽州攻打城池，爭奪河北一帶地方。乃是你祖父老將軍管轄的汛地。他一點忠心，與皇家出力，保守幽州，豈肯被番王所奪？所以你祖父出戰，却被蘇定方發這一枝箭，名曰倒鬚鉤，正射中在左眼。你祖父回衙拔箭歸陰，以後五王併同起兵，伐唐，蘇定方設計把你父親到淤泥河，馬蹄陷住亂箭而死。可憐你父親，背如篩，後來伯父向前殞殮，拔下箭來，一共有一百零七箭。我原想姪兒大來，好與父親報仇，所以將這些箭頭收拾在此。與你看的，難得叔父兄弟陰靈有感，前來託夢。今日對你說明，只是天大冤仇，乃銀國公蘇定方這狗賊。羅通聽言，暴跳如雷，說道：我把你蘇定方這賊子，碎屍萬段，方雪我恨。父王父王，你好忘忘臣子之功也。我羅氏三代盡忠報國，就是只一座江山也，虧我父之功，怎麼反把仇人蔭子封妻？我羅通不取這賊子之心，誓不立於人世也。正在懷恨，忽內城報進來，啓上元帥蘇家二位公子爺，解糧到了。羅通說：罷了，如今蘇麟蘇鳳，他在那裏啊？稟稱現在營外。羅通說：呵呀，氣死我也。綁綱手過來，與我把蘇麟蘇鳳綁起來，手下一聲答應，把蘇氏兄弟綁進來了。蘇麟蘇鳳道：小將奉令解糧，毫無差錯，爲甚元帥要把小將們斬起來？羅通不好說報仇之事，只因方才正在忿怒頭上，所以要把他兄弟綁進營。如今仔細一想，無甚差錯，却被他弟兄急問上來，不覺頓口無言，說也罷。本帥有令箭一枝，命你往關前討戰。若勝得番將，鐵鬚銀牙，可就罷了。如若敗回，休怪本帥。蘇麟蘇鳳一聲得令，接了令箭，退出營外。蘇鳳叫聲哥哥，元帥爲甚大怒，不問原由，要斬我們？內中必有蹊蹺。今又令哥哥到關前討戰，知道番將利害，不利害，倘然不能取勝，性命

就難保了。蘇麟泣淚道：兄弟，你難道看不出羅通作事麼？蘇鳳說：哥哥兄弟不知，究竟是何緣故？蘇麟道：呀，兄弟，我哥哥不是癡呆不懂，此事盡已知道，方才一到營前，也不問解糧多少，就把我們綁進營門。羅通面上已發怒容，已有淚形，竟要爲兄到關前討戰。若勝，去報元帥，不勝，性命必然不保。想必他一定要與父報仇了。怎奈兵權在他手內，爲兄之命，竟是懸懸也說不得了。蘇鳳說：哥哥且請寬心，若不能取勝，自有做兄弟的在此，與羅通分辯。保救哥哥。蘇麟說：兄弟只怕未必肯聽。你且在營前掠陣，待爲兄的到關前挑戰。蘇鳳說是。哥哥須要小心，那蘇麟頂盔貫甲，跨馬端槍，出營與鐵雷銀牙打仗。我且慢表。單說羅通在營，又叫道：老伯伯，呵，姪兒方才夢中父親又對我說道：你若要破這個關，我有一件東西在此，即放在小兒袖中，未知什麼東西。夢中之事，只怕不真。咬金說：原來有此一事，定不謊言。看看袖中是什麼東西。羅通遂向那袖中摸出一張紙來，你道有什麼在上面，却畫就一張小小灣弓，一枝箭在上面。羅通見了，不解其意，便說：伯父只一件東西，不知什麼意思，叫小姪不解。程咬金說：這又奇了。我羅老兄弟既然陰魂肯保江山，此物決非無用。待我想來，是何意思，想了一回，說：噯，是了。姪兒，你難道不知此件東西怎樣用他的麼？羅通說：伯父，姪兒不知怎生用法。咬金說：姪兒當初你父親慣用懷揣月兒弩，羅通說：伯父，怎生叫做懷揣月兒弩？咬金說：姪兒，你不知道。當初你父親在日，有只一點小弓，小箭藏於懷內，若遇勇將不能取勝，拿將出來，陰陽手扳定，只每日練就。此件祕訣，打將出來，百發百中，取人性命如同反掌。那年伯父是在那關前，看你父親與殷學交鋒，連戰百餘合，不能取勝，用此物傷他命的。今日姪兒難破白良關，你父親也教你用此月兒弩，所以紙上畫此圖形。羅通說：果有此事，但小姪不會用，怎麼處咬金說：不妨，你是乖巧的，容易習練。你父親也曾教過我爲伯父的，雖不能精，有些會的。待我教導你。就是了。羅通就吩咐家將，照依紙上的樣子，弓箭大小一般，與我製造起來。家將應聲去造。懷揣月兒弩再表這一日，蘇麟大敗進營，說元帥關中番將踰牌，甚是利害。小將難以取勝，求元帥恕罪。羅通大怒，喝聲：蘇賊，今日日本帥第一遭領兵到此，一重關還沒有破，你就大敗回營？刀斧手過來與我將蘇麟綁出營門，梟首。刀斧手一聲答應，把蘇麟背縛牢拴，推出營門去了。嚇得蘇鳳魂不附體，連忙跪下說：元帥勝敗兵家之常事，求元帥恕罪。羅通大怒道：勝則有賞，敗則有罰，你敢觸怒本帥左右，與我拿下重責四十棍。兩旁軍士奉令，把蘇鳳在案前捺倒，一連四十鋼棍，可憐打得鮮血直流，含怒起身，只見刀斧手已取蘇麟首級進營來繳令了。蘇鳳一見，大放悲聲，哭出營外，回進自己營中收拾行囊，路費自思：此地不是安身之地，等到三更逃脫身軀，另保別主之事。我且丟開再議。羅通叫聲：伯父小姪，斬了蘇麟。

方出胸中一忿之氣，必須殺蘇定方。我祖父父親冤仇方雪，咬金說這個自然。明日待伯父教導你，懷揣月兒弩，破了白良關，殺到木陽城，好斷蘇定方。這個狗頭羅通說多承老伯之指教，其夜話文不敘單說來日。早有軍士報到，啓元帥爺蘇家小將軍昨夜不知那裏去了。羅通說：「一定逃走了，由他去罷。其日程咬金教羅通學習懷揣月兒弩，果然羅通乖巧，一學就會。練了三天，射去正中，咬金大喜，說如今練來已熟，事不宜遲，明日就去攻打討戰。或者你父陰魂暗保，也未可知。」羅通應道：「伯父之言有理。」一到明日，裝束齊整，上馬把月兒弩藏於懷內，砲響一聲，一馬沖出營來。後面程咬金也在營前觀看。那羅通來到關前，高聲大叫：「呸！關上的快報與那個虜狗說，與本帥連戰三次，天不分勝敗。今日教他出來，定個輸贏。」小番報進關中，鐵雷銀牙披甲停當，帶了手下，放砲開關。一馬當先沖過來了。羅通一見，喝聲：「虜狗，你來送死麼？」把槍一串催上馬來，一心要取番狗首級，也不答話。二人大戰，且殺個平交戰到二十餘合。羅通詐敗，佯輸，帶轉馬頭而走。鐵雷銀牙扣定馬，說小蠻子，你不必弄鬼。魔家知道你回馬三槍利害，不來追你。你有本事，再與你戰三百合。住馬不追。羅通詐敗下來，左手往懷中取出一張小弓，回馬看見他不追下來，即把槍按在判官頭上，帶轉馬來，暗叫一聲：「父親呵，你陰靈有感，暗中保佑我孩兒一箭成功。心中在此想把手一捺，應的一聲發將出來。果然羅成陰靈暗助，不高不低，一箭射去。正中番將咽喉，銀牙說：「什麼東西飛來，要閃也不及了。」哄轟一聲，在馬上翻將下來，死於馬下。羅通見番將已死，回轉來叫聲：「程伯父，衆將們好搶關哩。口內叫動手，把槍一擺，豁喇喇縱過吊橋來了。手起槍落，好挑哩。那些小番走得快，逃了性命，走得慢，也有傷着面門的，也有傷着咽喉的，死者死傷者傷，逃者逃，多棄關飛奔金靈川去了。元帥同諸將來到關中，盤查錢糧，點明糧草，養馬一日，到了明晨，放砲一聲，兵進金靈川去了。此話慢表，再講金靈川守將名叫鐵雷金牙，身長一丈，有萬夫不當之勇。正在堂上閒坐，忽見小番報進說：「平章爺不好了。白良關被唐兵打破，銀牙將軍陣亡了。」鐵雷金牙聞言大驚，說有這等事。呵呀，我那兄弟呵，可憐如此。英雄喪於唐將之手，大哭數聲，淚如雨下，吩咐把都兒關中多加灰瓶石子，踏弓箭弩。若是唐朝救兵一到，速來通報。待魔家好與兄弟報仇，不表關內之事。再講羅通大隊人馬來到金靈川，離開數里安營下寨，放砲升旗。到了明日，元帥升帳，聚齊諸將，站立兩旁，便開言說道：「諸位哥哥在此北虜番兵甚是利害，你們難以開兵。今日原待本帥親自出馬，爲者挑得番兵，也未可知。你們多上馬端兵，看我打仗，倘然取了金靈川，豈不爲美。衆將稱善。羅通穿好盔甲，帶過馬手，執槍上馬，一聲砲響，一馬沖出營來。小番看見報進關中，鐵雷金牙聞報，披挂停當，頂盔貫甲，上馬提刀，放砲開關，放

下吊橋帶了衆將。一馬沖出關來。正是：番君烈烈轟轟將難敵唐朝大國兵。畢竟不知金靈川如何破得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八寶銅仁敗羅通 羅仁雙鎚救兄長

詩曰：願得貔貅十萬兵，能教虜寇一時平。功成不用封侯印，麟閣須留忠孝名。

羅通抬頭一看，好一員番將，甚為可怕。只見他頭戴青龍獅子盔，身穿鎖子紅銅甲，外罩大紅袍，紫臉豹眼，黃鬚。坐下一匹深毛吼，沖上前來，把刀一起。那時羅通把槍噶唧架定，說：「呸！來的番將，通下名來。」金牙說：「你要問魔家之名麼？魔乃流國山川七十二島紅袍大力子大元帥左麾下，加爲百勝將軍。鐵雷金牙便是。我也曉得你羅成之子羅通，你傷我兄弟銀牙，欲要把你活捉過來，碎尸萬段，以雪我弟之仇。說聲未絕，把刀一起，叫聲小蠻子，照魔家的刀罷，豁綽一刀砍過來。那羅通不慌不忙，把槍一捲，直往頭上蓋轉來，戰到了二十餘合。金牙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嘴裏說：「呵呀！好利害的小蠻子。」羅通見他刀法已亂，只一槍對胸前刺進來。那鐵雷金牙叫聲不好，躲閃不及，正中前心，哄通一聲，跌下馬來了。羅通同衆將乘勢搶關，那些小番兒見主將已死，多進關中，連閉關門也來不及了。羅通隨後沖進，殺得那些番兵。

忙忙好似喪家犬，急急渾同漏網魚。

口中都喊叫快走快走，多往野馬川逃去了。元帥吩咐養馬一日查盤府庫，扯起那大唐旂號，明日兵進野馬川。再講野馬川守將叫做鐵雷八寶，其人身高一丈，頭大如斗，兩眼銅鈴口似血盆，連鬚紅鬚，力拔泰山，要算番邦一員上將。慣使一個獨脚銅人，諸位，你們道什麼叫做獨脚銅人？有四尺長，原有頭有手，單有一隻脚，像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一般，有千斤多重。將此件東西做軍器用，你道利害不利害？那時鐵雷八寶正與花知魯達們在私衙商議退兵之事。外面小番報進，啓上將軍，關外有金靈川敗殘兵卒，要見將軍。八寶聽言大驚，說：「傳他們進來。」一聲吩咐，傳進小番跪稟道：「將軍不好了。大唐大兵來得兇勇，二將軍被唐將槍挑而死。金靈川已破，不日兵到野馬川來了。」鐵雷八寶聽了，即下淚說道：「有這等事，大兄被傷，此恨未消。今日二兄又遭蠻子手，可不氣殺我也。」遂吩咐來到關下，魔家一頓銅人，不打盡這些蠻子，也誓不立於人世也。遂吩咐小番若唐兵一到，即速就來報我。知道把都兒一聲答應，緊守關門，不必細表。再表唐兵到了野馬川，離開一里安營下寨，吩咐放砲屯兵。羅通坐在中軍帳內，叫聲程伯父路上辛苦安息。

是無名小卒之輩，缺乏能人，快快退下人馬，讓還魔這裏兩座關頭，放你們殘生回去，不表鐵雷八寶誇言，單講秦懷玉下馬進營說道：元帥番狗驍勇，手中銅人十分沉重，小將被他打得一下擋不住，所以敗了。望元帥恕罪。羅通大駭，說：北番番狗算得異人了，用的軍器多不在十八般武藝裏頭，第一關守將的什麼牌，如今又是什麼銅人了？哥哥無罪，帶馬過來，待本帥親自出馬，那手下軍士備下龍駒，牽將過來，羅通立起身來，把頭盔按一下，把金甲整一整，跨上龍駒，提了竹撥梅花鎗，炮聲一響，營門大開，前面二十四對大紅旗，左右一分，鼓聲嘯動，豁喇豁喇沖出來了。元帥出馬，衆爵主多出營來，哩，那程咬金說：我從幼出戰沙場，兵器見了有千萬，從不曾見有什麼獨脚銅人的兵器。今日我老人家到，也要出營去看一看，不表衆爵主與程咬金出營觀望，單獨羅通沖出營來，那鐵雷八寶抬頭一看，說：又來送死的蠻子，少催坐騎，通下名來，是什麼人？羅通道：你要問本帥之名，麼？乃越國公，蔭襲小爵主，外加封二路掃北大元帥，乾殿下羅通便是。八寶聽言，便說：你可是當年平北王羅藝老蠻子的小蠻子？傳下來的麼？羅通答應道：然也。既知本帥之名，何不早早下馬受縛？八寶哈哈大笑道：我把你這小蠻子碎屍萬段，方雪吾恨。我兩位哥哥盡喪於你，小蠻子之手，正要與兄報仇，只教天網恢恢，憑你飛上，欲摩天終須還趕上你，往那裏走？豁喇豁喇好追哩。營前衆爵主見元帥被番將追落荒郊，不覺一齊驚得面如土色，盡說完了完了，如今駕也救不成，一個元帥反送掉了。程咬金說：這畜生該死，敗下來，自然敗進營內，怎麼反而走落荒郊，一定凶多吉少的了。此話且行慢表，且說羅通被八寶追下來，有四十里路程，急得來汗流夾背，只見八寶使起銅人，緊緊追趕，慢慢趕，一步不肯放鬆，想道：只回馬鎗不得，傷他將如之何？心下在此沈吟，絲韁略鬆得一鬆，那馬慢了一慢，却被八寶這匹馬縱一步上去，就在羅通背後提起銅人，嗷聲照打，能噹啣一聲，打下來，那個羅通喊聲我命休矣，把鎗抬得一抬，在馬上亂幌，雙膝一催，那馬豁喇豁喇好跑去了，追得羅通好不着急，說：番奴休要來追，八寶呵呵冷笑，說：你往那裏走，快快留下首級來罷，說罷，又緊追緊趕，離却營盤有八十里路上，羅通嚇得昏迷不醒，伏在馬鞍上，敗將下來，偶抬頭一看，只見那一邊遠遠來了五個人，那四個頭上多是紫色盔甲，只一個銀冠束髮，白綾戰甲，生得來唇紅齒白，年紀不上八九歲，好似孩兒一般，那個人頭髮多白，你道是什麼人，原來就是羅府中二公子羅仁，他想哥哥領兵掃北，所以也想前來殺番狗，隨了羅德羅春，羅安，羅福四名老家將來的一路，進了白良關，金銀二川，羅仁不覺煩惱，說：你們四個老狗才，在此作弄我，慶離家鄉，已有幾十天，難道哥哥的兵馬還不見，四人道：二爺又來了，進了北番地界，已有三座關頭，大公子兵馬不見，非關

我們之事正在此話。只聽喊聲道：番狗休要來追，豁喇豁喇追下來了。那時五人抬頭一看，只見一員番將，搖動着銅人，趕一員銀冠束髮的小將下來。四個家將大驚道：「呵呀不好了，這員敗下的小將，好似我家大公子一般。」二爺你可見麼？羅仁聽說，睜眼仔細一看，說是呀，是呀，一些也不差。果然我家哥哥爲什麼大敗不好了？這番狗奴如此猖獗，追我哥哥，我不去救，那一個去救？你們快弩鎗來，羅安道：「我爺使不得，番狗驍勇，你哥哥尚且大敗，你去到那裏，是那裏？」羅仁道：「你不要管，竟舞動兩柄銀鎗，踢踢跑上去了。」叫一聲哥哥，我兄弟羅仁在此救你，那羅通聽言，抬頭一看，不覺驚駭，叫聲兄弟，動不得爲兄，尚然大敗，你年紀尚小，不要藐視他人，快退下去。羅仁不聽羅通言語，竟迎上去了。羅通好不着急，扣定了馬，那四名家將擠上來，說：「大爺，我們家人們，叩見羅通說：你這四個狗才，那番狗使個銅人，好不利害，我尚且敗了二公子，有何本事？你們放他上去，倘被他們傷了，如之奈何？」四個家將說：「我們原阻擋的，二爺不聽，自要上去，不關我們之事。」少表這裏主僕之言，再說羅仁提了兩柄銀鎗，上前喝道：「呔，你這番狗，不必追我哥哥，我二爺在此，你把這顆首級割下來。」那八寶在馬上看見了這個小孩子，在馬前講話，想他身不過三尺，不覺哈哈大笑，把馬扣定，說：「孩子，魔要追趕羅通，這小蠻子，你爲什麼攔住馬前，倘被馬脚蹄死了，怎麼樣呢？快些閃開，待魔家走路。」羅仁喝道：「呔，你這個該死的番狗，那羅通是我哥哥，我就是二公子羅仁，你要那裏走，快來祭我二爺這兩柄鎗。」罷，八寶聽言，怒道：「什麼東西，魔家在番邦以來，只銅人下，不知死了多多少少英雄好漢，你這小蠻子，也在此戲耍，快些閃開，再在馬前混帳。」魔家惱起來，打死了猶如死了一個小螻蟻一般。羅仁道：「呔，番狗，你不要誇口，只好好取過頭來，必要待你小爺一頓亂鎗，把你打爲肉醬。」八寶大怒，說：「你這小孩子，魔家好意放你一條生路，你必要死在我這銅人底下，此乃是該死的畜生，就是佛也難度。」照打，噹一銅人打下來，那羅仁說道：「來得好，把手中銀鎗往銅人上，噹啣，只一搗，架在傍邊，沖鋒過來，望八寶這一騎馬頭上，噹一銀鎗，打得這個馬頭粉碎，跌倒來，把一個鐵雷，八寶掀翻在地。羅仁上前，把銅人奪了，復又一鎗打去，把八寶的頭顱打爲肉醬，一般。一命嗚呼去了。羅通與四名家將見了，不勝之喜，上前來說道：「兄弟，多多虧你，爲兄險喪於這番狗之手，請問兄弟，到這裏做什麼？」羅仁說：「兄弟，也要殺番狗，在哥哥帳下，立些功勞，出仕朝廷，故而來的。」羅通說：「既然如此，兄弟一同到營中去，不表六人同回營中，先講營內諸將，等到三更，不見元帥回來，大家着慌，程咬金也着了急，只一首報啓上老千歲元帥回來了，諸將聽說元帥回來，大家出營迎接，說元帥恭喜，恭喜，受驚了，呵呀，這一位小兄弟，爲何亦在此，請到裏邊去。」大家同進中營，咬金叫說：「姪兒，你

被番狗追得去，害得我爲伯父的胆子多驚碎了。如今怎樣脫離回營，羅通把兄弟相救情形說了一遍，咬金大喜，稱贊二姪兒之能，羅仁就拜見了伯父，又與衆位哥哥見過禮。羅通吩咐過，如今趁關上小番候等主將回來，必然不閉關門，不如連夜搶進關去，安營罷衆。爵主聽了，令多上馬，拿了兵器去搶關頭了。後面大小三軍，捲帳捲寨，多來搶關去了。羅通羅仁兩員小將，先把關門打開，冲到裏面，把那些把都兒，鎗挑鎗打守關之將，尚然傷了。那些小番，還直什麼事，被衆將趕進關內，刀斬斧劈，人頭各碌碌亂滾，如西瓜一般。只場廝殺，小番各自逃命，棄關而走。元帥吩咐安下營寨，一面查點糧草，一面關上改換旗號，衆將各自回營。一宿過了，到了明日清晨，傳令正是：早除野馬銅人將，更滅黃龍女將來。畢竟衆小將不知如何救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羅仁禍陷飛刀陣 公主喜訂三生約

詩曰：屠爐公主女英雄，國色天姿美貌容。只因怒斬羅仁將，誰料鸞交心不同。

羅通吩咐放炮起營，大小三軍拔寨，往黃龍嶺進發了。一路前行，有四五天路程，早到了黃龍嶺地界，離開數里之遙，傳令三軍扎住營寨，放炮之聲早已驚動了關上把都兒，看見唐兵扎住營盤，慌忙進衙，飛報守將說：喜上公主娘娘，南朝收兵已至關下，扎營在那裏了。屠爐公主聽見，說道：該死的來了，吩咐披掛起來，一聲答應，帶馬過來。公主跨上雕鞍，擎了兩柄綉鸞刀，離了總帥府衙門，後面跟了二十四名番婆，多是雙雉尾高挑，望着關前而來。一聲炮響，關門大開，吊橋放下，鼓嘯好似雷鳴，豁喇豁喇冲到營前來了。有軍士一見，連忙扣弓搭箭，說：昧來的番婆，少催坐騎照箭哩。那些箭搜搜的射將過來，公主把捻扣住絲韁，開口高叫一聲：說營下的軍士聽了，快去通報，說有公主娘娘在此討戰，叫你們唐兵好好退去，暫且饒了一班螻蟻之命，倘然不退，我娘娘就要來踏營了。那些軍士聽見，走到中營報道說：啓元帥爺，現有營外來了一個番婆，口出大言，在外討戰。羅仁聽見，女將討戰，心中大悅，走將過來，說：哥哥待兄弟出去，擒了進來。羅通說：兄弟既要出戰，須要小心。羅仁應道：不妨他一點小孩子，也不坐馬，拿了兩柄銀斧，就走出營去了。羅通立起身來說：諸位哥哥兄弟們，隨本帥出營去看我弟開兵，衆爵主應道：是大家隨了羅通，出到營外，咬金也在營外觀看。羅通又看那公主一看，呵呀，好一個絕色的番婆，你看他怎生打扮，但見他是：

頭上青絲挽就烏龍髻，狐狸倒掛雉雞頭。面如傅粉，紅杏泛出桃花春色；兩道秀眉，碧綠一雙鳳眼，澄清唇若珠砂。細細銀牙藏小口，兩耳金環分左右。指尖如三春嫩筍，身穿鎖子黃金甲；八幅錦綉羅裙，蓋在足下邊。小小

金蓮，踮定在葵花踏蹬上，果然傾城國色，好像月裏嫦娥下降，又如出塞昭君模樣。

羅仁見了，不覺大喜，說：「番婆休要誇口，公子爺爺會你了。」那公主一見說小孩子你吃飯不知飢飽，思量要與娘娘打仗，幸遇着我公主娘娘好生之德，你命還活得成，若然逢着殺人不轉眼的惡將，就要死於刀劍之下，豈不可惜也？算一命微生，無辜而死，我娘娘何忍傷你？羅仁聽言，大喝道：「你乃一介女流，有何本事，擅敢誇口稱能，還不曉得公子爺銀鎚利害麼？」罷我看你千嬌百媚，這般絕色，也算走遍天涯，千金難買我哥哥，還沒有妻子，待我活擒你回營，送與哥哥結爲夫妻罷。」公主聽言，滿面通紅，大怒道：「我想你個小孩子，亂道胡言，想是活不耐煩了，我娘娘只得做一個罪過了。」照刀罷插的兒一刀，望羅仁面上劈下來，羅仁叫聲來得好，把銀鎚往刀上噶啣一聲響，架在一傍，中將過去，羅仁把銀鎚擊將過來，望馬頭上打將下去，公主看來不好，把雙刀用力，只一架，噶啣一聲響，下覺火炭碰裂，直坐不穩，雕鞍花容上泛紅來了，心中想這孩子年紀雖小，力氣到大哩，不如放起飛刀，傷了他罷。算計已定，把兩口飛刀起在空中，念動真言，青光沖起，把指頭點定，直取羅仁，上得營前，羅通魂不附體，叫聲兄弟，這是飛刀，快快逃命。這一首正在此大驚小怪，那知羅仁自出母胎，才得九歲，那曉得驚戰場有許多利害。第二次交鋒，焉知飛刀不飛？刀見刀在空中，旋下來，心中喜歡，便看看了，說道：「這番婆會做戲法的一句話，未曾說完，一口刀斬下來了。」羅仁喊聲不好，把鎚頭打開，這一把又飛往頂上，斬下來了。羅仁把頭偏得一偏，一隻左臂，斬掉了，又是一刀飛下一隻右臂，又斬掉了。那時羅仁跌倒塵埃，幾口飛刀亂下，可憐一位少英雄，斬爲肉醬而亡了。羅通見飛刀斬死兄弟，不覺大放悲聲，「阿呀，我那兄弟阿，你死得好慘也。」哄曬一聲響，在馬上翻身落下塵埃，臺過去了，嚇得諸將魂魄散，連元上前扶起，大家流淚道：「元帥蘇醒，咬金淚如雨下，說：『姪兒不必悲傷，四個家將哭死半邊，羅通漸漸醒轉，即忙跨上雕鞍，說我羅通來也。今日不與兄弟報仇，不要在陽間爲人了。』」兩膝一催，豁喇豁喇，冲上來了。公主抬頭一看，只見營前來了一員小將，甚是齊整，但見他：

頭上東髮銀冠，雙雙雉尾高挑，面如傅粉，銀盆兩道秀眉似新月，一雙鳳眼黑白明，鼻直口方，好似潘安再世，身材體態猶如宋玉重生。

公主心中一想，我生在番邦有二十年，從不曾見過南朝有這等美貌才郎，俺也枉有這副花容，要配這樣一個才郎，萬萬不能了。他有心愛慕羅通，說道：「冲來的唐將，少催坐騎，快留下名來。」羅通大喝道：「你且休問本帥之名，你這賤婢，

把我兄弟亂刀砍死。我與你勢不兩立了。本帥挑你一個前心透後背。方出本帥之氣。照槍罷。颼的一槍劈面門挑得進來。公主把刀噶啣一聲響。架在傍邊馬打交鋒。過英雄閃背回。公主把刀一起望着羅通頭上砍來。羅通把槍逼在一傍。二人戰到十二個回合。公主本事平常。心下暗想。這蠻子相貌又美。槍法又精。不要當面錯過。不如引他到荒郊僻地所在。與他面訂良緣。也不枉我爲人。那公主算計已定。把刀虛幌一幌。叫聲小蠻子果然驍勇。我公主娘娘。不是你的對手。我去了。休得來追。說罷。帶轉絲韁。望荒郊之地就走了。羅通說。賤婢本帥知你假敗了。下去要發飛刀。我今與弟報仇。勢不兩立。我傷你也罷。你傷我也罷。不要走。本帥來也。把槍一刺。兩膝一催。豁豁喇喇追上來。那公主敗到一座山凹裏。帶轉馬頭。把一口飛刀。起在空中。指頭點定。喝道。小蠻子看頭頂上飛刀。要取你的命了。羅通抬頭一看。見那把刀在空中旋溜溜的轉來轉去。嚇得魂不附體。說。呵呀。罷了罷了。我命休矣。便把身子伏在鞍轡上。等死了。那時公主開言。叫聲小將軍。休得着急。我不把指頭點住。那飛刀要取你的命。如今我已招住在此。飛刀不下来的。你休要害怕。我有一言告稟。未知小將軍尊意若何。羅通說。本帥與你冤深海底。勢不兩立。有何話說。速速講來。好與兄弟報仇。公主道。請問小將軍。姓甚名誰。青春多少。羅通說。你要問本帥。我乃是二路元帥。乾殿下羅通是也。你問我怎變。公主道。原來就是當年羅藝的後嗣。俺家今年二十餘歲。我父名字。屢封掌朝宰相。單生俺家。還未適人。今欲與小將軍結成絲蘿之好。況你又是乾殿下。我是乾公主。正係天賜良緣。未知允否。羅通聽言。大怒說。好一個不識羞恥的賤婢。你不把我的兄弟斬死。本帥亦不希罕你這番婆成親。你如今傷了我兄弟。乃是我羅通切齒大仇人。那有仇敵議定良姻。兄弟在那黃泉亦不瞑目。你休要胡思亂想。照鎗罷。颼的一鎗直往咽喉刺去。公主將刀架在一旁。說。小將軍。你休要煩惱你的性命。亦在我娘娘御手之中。我對你說。你若肯。俺家情願投降。獻此關頭。在你馬頭前。假敗就領番兵。退到木楊城。等你兵馬一到了。裏應外合。共殺我邦兵馬。俺家相幫。你救出唐王。與衆位老將。先立了功。豈不消了我誤傷小叔之罪。然後小將軍差一臣子求聘我邦。豈不兩全其美。你若不允。我把指頭掣開。飛刀就要取你性命了。羅通道。賤婢。我弟之仇。恨如海底。就斬死我羅通罷。公主心中想了又想。那裏忍得斬他。正是。

姻緣非是今生定。五百年前宿有因。並頭蓮結鴛鴦譜。暗裏紅絲牽住情。

故此公主不忍傷他。後又開言。叫聲小將軍。你乃年少英雄。爲何這等沒有智量。你今允了俺家的姻事。不打緊。陛下龍駕與衆位臣子就可回朝了。你若執意要報仇。娘娘今日斬了你。死而無名。仇不能報。駕不能救。況又絕了羅門之

後算你是一個真正大罪之人也。將軍休得迷而不悟，請自裁奪。那公主只一篇言語，把羅通猛然提醒。心下暗想：這賤婢雖是不知羞恥，親自許姻這些言語，到確然是真。我不如應承他，且去木陽城殺退番兵，救了陛下龍駕，然後與弟報仇。未為晚也。算計已定，假意說道：「既承公主娘娘美意，本帥敢不從命。懼怕你兩柄飛刀利害，你既與本帥訂了姻緣，已降順我唐朝了，須把只兩口飛刀拋在澗水之中。羅通方信公主真心降唐了。公主說：「既是小將軍允了俺家的親事，要俺拋去飛刀，有何難處？但將軍不要口是心非，方好。須要立下一個千斤重誓。俺家才把飛刀拋下。羅通暗想：我原是口是心非，如今他要立誓也罷，不如立一個鈍咒罷。叫聲公主，本帥若是口是心非，哄騙娘娘，後來死在一個七八十歲鎗尖之上。暗想七八十歲老番狗，有什麼餘力難道我羅通殺他不過，只原是個鈍咒。公主聽見他立了咒，心中不勝權悅，說將軍一言為定。驕馬難追，便放下飛刀，拋在山澗澗水之中。公主說：「小將軍俺家假敗在你馬頭前，你隨後來追我，便棄關而走。在木陽城等你兵馬到來，共救唐王天子便了。羅通說：「本帥知道，公主請先走。那時公主帶轉馬頭而走。羅通隨後追趕出了山澗，高聲大喝道：「番婆你往那裏去。本帥要與弟報仇，哩豁喇豁喇追到關前來了。公主假意大喊：「啊呀，小蠻子果然利害，我不是你對手，休追趕罷。冲到關前下馬，往內衙說道：「把都兒，我們退了兵罷。羅小蠻子驍勇非常，飛刀多被他破掉了，要守此關，料勿能敷。我們不如把關門閉了，退到木陽城，等唐兵到來，一發困住他，到是妙計。衆小番依命，即把關門大開，吊橋放下，裝載了糧草，帶了諸將，竟往木陽城大路而走了。此話丟開，且表那羅通見公主進了關中，遂即回營，衆將接住了馬，往營中坐下。有程咬金開言問道：「姪兒，你兄弟之仇不報，反被番婆逃入關中，何時得破羅通說？伯父阿那父王的龍駕救得成了。咬金道：「姪兒，黃龍嶺難破，如何龍駕怎麼救得出？那時羅通就把方才屠爐公主這番始末根由的言語細細一講，咬金聽說大喜道：「姪兒，你心中果然與他成親麼？羅通說：「伯父又來了，他是我兄弟仇人，我要與兄弟報仇，怎麼反與他成親起來？只是無非哄他，咬金說：「姪兒，不是這樣講的。你兄弟身喪沙場，也是自己命該如此，何必歸怨於他。公主既有如此美意，肯在木陽城接引我邦人馬，共破番兵，救出陛下龍駕，是他一樁大大的功勞，也就將功贖罪，儘可消得愁恨的了。姪兒不是這等講，待等破番救駕之後，待我做伯父的，與你為媒成，全這段良姻便了。正在營中講論，早有軍士報上說：「啓上元帥屠爐公主不知爲甚，把關門大開，領了小番們多退去了。羅通知其意，吩咐四名家將，我有書一封回家，見太夫人說，不要悲傷。若日後敗了陛下龍駕，自然取屠爐女首級回家，祭奠兄弟之靈的。四名家將領了元帥書信，竟走回家，往長安大路而去。

我且不表。單說羅通傳令大小三軍，即刻起兵，穿過黃龍嶺，一路竟往木陽城而來。再說赤壁寶康王同丞相屠封元帥左車輪在御營飲酒，龐王說元帥報聞大唐救兵打破白良關，金銀三川野馬川，鐵雷三弟兄如此驍勇，俱皆戰死沙場。如此奈何？左車輪道：「狼主放心，鐵雷兄弟有勇，皆是無謀之輩，故此有失地喪師之禍。如今黃龍嶺公主娘娘多謀足智，況有飛刀利害，當然守得住的。君臣正在議論之間，忽有探子報來，啓上千歲公主娘娘回軍了。康王聽報，大吃一驚，說元帥唐兵何其凶勇，破關如此甚急。王兒不守黃龍嶺，反領軍回了，做什麼？左車輪說：「連下臣也不知是什麼意思。且去迎接入營，問個明白。」康王曰：「左車輪上馬，帶了番兵出營，一路迎接，看見公主、公主娘娘在上，老將左車輪在此迎接。」公主說：「元帥平身，隨俺家進營來。」車輪奉命，同進御營，俯伏說：「父王在上，臣兒見駐顧父王千歲，千歲康王說：王兒平身，賜坐旁邊。」問道：「王兒那唐朝救兵甚為利害，連破幾座關頭，殺傷數員番將，王兒為何不守黃龍嶺，反自回營？」王兒道：「父王在上，那個唐朝小將羅通，邪法利害，臣兒飛刀被他破了，所以難守此關。只得回來見父王。」康王聽說十分納悶，只得與眾臣議論。唐朝救兵到此，怎生破敵？這且不表。且說大唐人馬將進到那木陽城，有探子報進說：「啓上元帥，前面就是木陽城了。」羅通抬頭一看，果見番兵如山似海，圍得密不通風。那眾爵主大家驚駭，羅通吩咐大小三軍，到這邊平陽之地，安下營來。軍士一聲答應，頃刻扎下營來。羅通便叫程伯父，如今待姪兒匹馬單槍，去殺進番營，叫開木陽城，見了陛下，同軍兵殺出城來，聽見砲響，要伯父領了眾姪兒，攻進番營。正是外破內攻，不然番兵不退。程咬金說：「姪兒，言了有理，須要小心。」羅通道：「這個不妨，就把銀鎧紮束傳當，跨上小白龍駒，提了梅花槍，出了營帳，豁喇豁喇冲到番營，把都兒看見，叫聲兒呵，那邊來的，這個小英雄是什麼人？難道是唐朝救兵不成？爲什麼單人獨馬的，那個把都兒看見，叫聲兒呵，不要管他，我們放箭，紛紛射下來。」羅通說：「管下的休放箭，今已救兵到了，快快退兵，如有半聲不肯，本帥要踹營了。」說罷，把槍搖動，冒着弓矢，一馬沖進，嚇得番兵魂不附體。箭多來不及射了，那羅通手起槍落，好挑哩。猶如彈子一般，有着咽喉的，有着前心的，番兵見不是頭路，只得讓開一條路，給他走。這羅通進了第一座營盤，又條進二座營頭，不好了，驚動番邦這班將官，副將都司提斧拿刀，在羅通馬前馬後，刺的刺，劈的劈，這個羅通那裏在心上，他把這一條梅花槍使動，朵朵梅花飛舞，前遮後擁，撓脫勾去空間的，所在一槍去掉了偏將，又有得一個落手，刺脫一個都司，又有幾個偏將，副將不識死的，在馬前攔住，被羅通一槍一個，也有一槍傷了兩三人，把馬一催，沖過了這座營盤，看裏邊刀槍密佈，閃閃灼灼，那裏是什麼路頭？羅通本是個小英雄，開了

殺戒，不管他好歹，撞在槍尖之上，就是一槍，叫他立見閻君。速營帳在槍下過也，挑翻了，殺透了第七座營盤。方才到得護城河邊，抬頭一看，木陽城上，多是大唐旗號，喘息定了一口氣，望着南城而來，正在叫城，只聽那邊一聲砲響，轟太地，冲出番邦驍勇人，不知沖出番將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蘇定方計害羅通 屠爐女憐才相救

詩曰：一將焉能戰四門，却遭奸佞害忠臣。若非英主齊天福，那許英雄脫難星。

羅通聽見砲聲響處，吃了一驚，抬頭一看，只見一員番將沖到面前，把赤銅刀劈面破來。羅通就把梅花槍架定，喝聲：「你是什麼人，擅敢攔阻本帥進城之路？」那番將也喝聲道：「唐將聽着，魔乃大元帥麾下大將軍，姓紅名豹，奉元帥將令，命魔家圍困南城，你不知魔的刀法利害麼？想你有甚本事，敢來擾亂我南城汛地？」羅通也不回言，大怒，挺槍直取紅豹面門刺來。紅豹說聲：「來得好！」就把赤銅刀劈面相迎，兩將交鋒，戰了六個回合，馬有四個照面。紅豹的赤銅刀，實爲利害，望着羅通頭頂上劈面，更綽綽亂砍下來。那時羅通也把手中這攢竹梅花槍，噹噹噹噹，叮噹叮噹，鈎開了刀，撈開了刀，這一廝番殺，不打緊，足足戰了四十個回合，不分勝敗。那時惱了羅通，性起，把槍緊一緊，喝聲：「番狗，奴照槍罷！」的一槍挑進來。紅豹喝聲不好，閃躲不及，正中咽喉，挑下馬來。那番正偏將，副偏將，見主將已死，大家逃散，往營中去躲避了。羅通喘定了氣，走到南城邊，大叫道：「城上那一位公爺守門，快報與他知道，說本邦救兵到了。」小爵主羅通與見父王，快快開城，好放我進城。少表這裏叫城單講城上，自從被番兵困住，元帥秦瓊傳令，在此每一門要三千軍士守住。這裏日日差一位公爺在城上守城，這一日剛好輪着銀國公蘇定方巡城，他聽見城下有人大叫，連忙扒在城垛上，望底下一看，只見羅通匹馬單槍，在下，明知救兵到了，心下暗想：「說且住我昨夜得其一夢，甚是蹊蹺，夢見大孩兒蘇麟，滿身鮮血，走到面前，說爹爹孩兒死得好慘，這段冤內成冤，何日得清也。說罷，我就驚醒，想起來此夢必有來因，莫不是羅家之事發了，他說冤內成冤，必然將我孩兒擺佈死了，與我報仇的意思，待我問他看。」蘇定方叫一聲賢姪，你救兵到了麼？」羅通抬頭一看，心中想道：「原來這狗男子呀，今日權柄在他手中，只得耐着性氣，正是。」

英雄假作癡呆漢，豪傑權爲懼懂人。

便答應道：「救兵到了，煩蘇老伯開城，待小姪進城，朝見父王，龍駕定方說賢姪，你帶多少兵馬，幾家爵主，扎營來何處。」

程老子歲果在營中麼。羅通道：「姪帶領二十萬人馬，九家爵主，扎營在番營之外，六七道地面。程伯父現在營中，蘇定方說我家蘇麟、蘇鳳兩個孩兒可來麼？」羅通聽得此言，沈吟一回，說他二人在後面解糧，少不得來的。蘇定方聽他說話，支吾心中，覺着必定他要報祖父冤仇，把我兒子不知怎麼樣處決了，故有此一番惡夢，正是：

人生何苦結冤仇，冤冤相報幾時休。若然不解還要結世世生生無盡休。

我若放他進城，此仇何時報雪，却不道連我的性命不保，不如借刀殺人，與一個公報私仇，以雪我兒之恨，把叫這畜生四門殺轉，況番將左車輪萬人莫敵，手下驍勇之輩，不計其數，叫他四門殺轉，必遭其害，豈不快哉！方雲我恨定方惡，計算定，豈知天意難瞞，昭彰相報。

忠良自有神明助，反使羅通名姓揚。

蘇定方便叫聲賢姪，陛下龍駕，正坐銀鑾殿，貼對南城。若把城門開了，被番兵衝進，有驚龍駕，豈不是我之罪麼？羅通說：「既如此，便怎麼樣定方說，不如賢姪殺進東城罷。」羅通說：「就是東門，你快些在東城等我。」羅通說罷，把馬一催，沿城走轉來，要曉得圍困城池，多是番兵扎營盤的，只有四門要路，差有大將幾員把守出入之所以，防唐將殺出番營，餘外營帳，只有番兵，沒有番將的。羅通走到東門，正欲叫門，忽聽得城邊一聲炮響，沖出兩員番將來了，你看他打扮，甚是奇異，好不駭人，多是兇惡之相。羅通一看，一個是：

頭戴青銅獅頭盔，頭如芭斗面如灰。兩隻眼珠銅鈴樣，一雙直豎掃帚眉。身穿柳葉青銅鎧，大紅戰袍繡雲堆。左懸弓來右插箭，手提畫戟跨烏騅。

抬頭一看，還有一個番將，也是生得猶如狼虎，更加異相，你道怎生打扮。

頭上映龍綠扎額，面貌如同重棗色。兩道濃眉黑異長，一隻大眼烏珠黑。內襯二龍官綠袍，外穿小甲魚鱗葉。手端一把青銅刀，坐下一匹青毛吼。

這兩個番將，圍將過來，羅通大喝道：「呔！你們兩隻番狗，留下名來，兩員番將大怒道：「你這小蠻子，要問魔家弟兄之名麼？乃紅袍大力子大元帥麾下，護駕將軍伍龍伍虎，便是奉元帥將令，在此把守東城汛地，你獨馬單鎗前來送死。」羅通大怒，說我把你這兩個番狗挑死，怎麼攔阻本帥，不容進城，你好好讓開，免你們一死。若然執意攔阻馬前，死在本帥鎗尖之上，猶如螻蟻一般，何足憐惜！」伍龍伍虎哈哈大笑道：「小蠻子，你想要進東城麼？只怕不能夠了，好好退出。」

算你走爲上着。不然死在頃刻。羅通聽說大怒，把鎗一擺，喝聲照鎗罷。望伍龍面前刺來。伍龍把方天戟一架，馬打交鋒過去。伍虎把青銅刀一起，喝聲小蠻子照刀豁綽一刀，直照羅通頂上砍將下來。那羅通把鎗噶唧架開。這羅通本事雖然利害，如今兩個番將把刀戟兩般兵器逼住了鎗。羅通只好招架。尚且來不及，那有工夫發鎗出去。算他是年少英雄，驍勇有謀，百忙裏一鎗逼開了戟，喝聲番狗照鎗罷。一鎗照伍龍面門上挑進來。伍龍把戟鈎開。這三人戰在沙場，一來一往，一冲一撞，正是。

鎗架戟，叮噹響，響叮噹鎗架刀，火星迸，迸火星。那三個人好似天神來下降，那三匹馬猶如猛虎出山林。十二個馬蹄分上下，六條膀臂定輸贏。只聽得營前戰鼓雷鳴響，衆將旗旛起彩雲。響炮轟天驚得書房中錦綉才人擱筆噦，吶聲高，嚇得閨閣內聰明繡女鍼停。

這三人殺到四十個回合，羅通兩臂酥麻，頭眩滾滾，到有些來不得了。不覺發了火，把兇牙一挫，喝聲照鎗罷。一鎗直望伍龍前心刺來。伍龍喊聲不好，要把戟去勾，也來不及了。正中前心，死於馬下。伍虎見兇死了，心中一慌，不提防羅通趁勢橫達鎗來，照伍虎腦後當準一擊，打得頭顱粉碎，跌下馬來。嗚呼哀哉了。兩名番將雖然已喪，這羅通還喘息吁吁，殺得兩目昏花，行至護城河邊，把馬帶住。望城上一看，早見蘇定方已在城上，便高聲叫道：蘇老伯，快把城門開了。待小姪進城。蘇定方說：姪兒那裏，東門正對番將正面，那元帥左車輪勇猛非凡，內有大將數十員，十分利害。守住了東門，如今開了東城，一定要冲殺進來。不要說千軍萬馬也難抵敵。如今要想你我兩人寡不敵衆，怎生攔阻羅通道：你不肯開城，難道飛了進來不成。定方說：賢姪，不是爲伯父的作難，因奉朝廷旨意，在此守城。時時刻刻，用意留心。只怕衝進，所以東城開不得。你不如走北城進來罷。羅通暗想：蘇定方說話蹊蹺，好不煩惱。便說也罷，我羅通殺得人馬困乏，若到北城，再推辭不得。定方說：那個自然。你到北城，我便放你進來。羅通只得把馬一催，往北城而來。一到北城，只聽番營裏一聲炮響，冲出兩員番將出來，醜惡異常，身長力大。羅通抬頭一看，不覺大驚，說：不好了，我連踹七座營盤，殺去三員驍將。如今怎能再放過這兩員醜惡長大之將，分明中了蘇定方之毒計，只得喝聲咄來的兩個番狗，快留下名來。那兩員番將也喝道：咄，小蠻子，你要問魔家之名麼？魔乃流國山川紅袍大力子，左太元帥。魔下先鋒專魔，狂妖魔呼是也。可惱你這小蠻子，有多大本事，不把我們兩個先鋒大將放在眼內。東城不是我們把守，由你猖獗你進東城，就有命了。這北城是我等汛地，你也敢來擾亂麼？真正分明自辱死路了。羅通聽了大怒，說：番狗，本帥連殺二

門，傷去了番將三員，盡不費力。你兩個番狗奴，豈可不知死活，敢來阻住馬前，快讓本帥進城，饒你一死。若不避讓，回營動了本帥之氣，只怕你命在頃刻。專魔狂大怒，喝聲小蠻子，休得誇能，照打罷。把手中兩柄鐵鎚一起，直望羅通頂上打來。羅通把槍一架，梟在傍首去了。妖魔呼也，喝照斧罷，就把手中兩柄月斧，蓋將下來。羅通把槍橫了架在一傍。二馬沖鋒過去，那兩員番將，好不利害，把鎚斧逼住，亂砍亂打，不在馬前。就在馬後，羅通是戰乏之人，只好招架，沒有還槍發出去。專魔狂手中兩柄鎚，好不利害，使得來只見鎚，不見人。望羅通頭頂上緊緊的打將下來。妖魔呼兩柄斧頭，在手中也是左盤頭，右蓋頂，雙插翅，直取面門，殺得羅通吁吁喘氣，把槍輪在手裏，是左勾右掠，前遮後格，迎開鎚逼開斧。這一條槍使動，朶朶梅花，這兩名番將那裏懼你，只管逼住，殺得小英雄性起，把身一搖，力氣并兩臂，把槍緊一緊，逼開番將的鎚斧，照定專魔狂咽喉，喝聲去罷，撲咚一聲，挑下馬來。跌落護城河內去了。妖魔呼一見心內驚慌，把雙斧砍將過來。羅通把槍架開，照準妖魔呼，一下子妖魔呼叫道：「不好，連忙招架來不及了。」打在頭上，跌下馬來。一命嗚呼了。那羅通又傷兩員番將，心中好不歡喜，喘息定了，望城上一看，只見蘇定方早已在上面說道：「蘇伯父，你姪兒人困馬乏，再沒本事去殺這一城了，快快開城，放小姪進城。」蘇定方心中一想：「我要送他性命，故而不放進城。豈知這小畜生本事十分驍勇，連殺三門，無人送他性命，這便怎處哩？不如叫他再殺至西門，那西城有番帥左車輪把守，他驍勇異常，況有萬夫不當之勇，這畜生殺得人馬困乏，那裏是他對手，豈非性命活不成了？定方算計停當，叫賢姪為伯父的，真正千差萬差了，害得你殺轉過來，本該放你進來，才是因奉元帥將令，北番城門開不得的。我若開了北城，元帥就要歸罪於我，這便怎處？」羅通聽言大怒，說：「你說話太荒唐了，你是興唐大將，我也是輔唐英雄，乃因龍駕被困，在城到來救駕，為何不放我進城？反有許多推三阻四，南城不容進，到東城又不容進，退到北城，如今又不容我進城，是何主意？你是道我有謀反之心，還是你蘇定方暗保番邦，為此國賊，這句話就嚇得蘇定方目眦口呆，叫道：「賢姪，非是我暗為國賊，因帥爺將令，故而如此。」羅通道：「我且問你，這北城為何開不得？定方說：『我也不解其意。』」羅通道：「縱然開不得，今日救兵到了，就開了他不妨。」若秦老伯父歸罪，有我羅通在此，決不害你。定方說：「既是救兵，西城也可以進的，必須要進北城的。」羅通道：「我知道了，我羅通若是生力，就走西城何妨？但我連殺三門，力怯人困，再走西城，分明你要斷我性命也。」定方道：「賢姪的英雄，那個不知道，這些番狗番奴，豈是賢姪對手，我焉敢送你性命。羅通心下暗想：「那三關已破，何在乎這一關，且殺至西門，看他怎麼樣。」難道又使我再走南門不成，說也罷，我就是走

西門不怕他要惟辭，羅羅把馬催動，望西城而來。那羅通周圍殺轉，這番到西門，左不多天色已晚夜來了，只聽那邊銀頂頂萌帳內，一聲炮響，咽喉震天，豁喇豁喇沖出一員大將，後面跟了四十名刀斧番將，好不凶勇，沖上前來，喝聲吠來的羅小蠻子，少催坐下之騎，這裏西城是本帥汛地，你敢前來送命麼？羅通聽言，全無懼怯，也便喝道：吠，番狗你有多大本事，敢在馬前擋我本帥之路？自古道：讓我看我者生，擋我者死。快通名來，番將哈哈大笑道：小蠻子，你要問我家之名麼？你且洗耳恭聽。本帥乃赤璧寶康王駕前封為流國山川紅袍大力子大元帥，左車輪是也。可曉得我斧法精通，你這小蠻子，前來侵犯西城，羅通大怒，喝聲：我把你這狗番奴，一槍挑死，才出我氣，怎麼你把天朝帝君，困在木陽城內，今日救兵已到，還不退兵，阻住本帥去路，分明活不耐煩了。左車輪道：休要誇能，放馬過來，照本帥的斧子罷。就把混鐵開山斧，往自己頭上一磨，豁掉望羅通頂梁上，這一斧砍將下來，那羅通喊聲不好，把攢住梅花槍，往斧子上噶噶這一抬，幾乎跌下馬來，馬多退了十數步，要曉得羅通的本領，與左車輪差不多，如今羅通連戰了三門，乏力的了，自然殺不過左車輪，被他這一槍招架得來，面上失色，豁喇一馬沖鋒過去，回轉馬來，羅通把梅花槍一起說番奴，照本帥的槍罷，插這一槍，望番奴咽喉挑進來，左車輪說聲來得好，把開山斧架在傍首，二馬交肩過去，英雄轉背回來，左車輪連劈幾斧過來，羅通只好招架，並無落空，還槍看看戰到二十回合，羅通有些槍法亂了，左車輪見羅通氣喘不絕，思想要活捉回營，那時吩咐小番，與我把羅通圍住，不許放他逃走，待本帥生擒活捉他來，有個用處。小番一聲答應，把一字擋、二銅鞭、三尖刀、四楞錐、五花棒、六纓槍、七星劍、八仙戟、九龍刀、十楞鎚，望着羅通前後馬左馬右，就把一字擋、肩膊亂打，二銅鞭、掃在馬蹄，三尖刀、面門直刺，四楞錐、脚下叮噠，五花棒、頂梁蓋下，六纓槍、照定分心，七星劍、劈着腦後，八仙戟、搗住咽喉，九龍刀、領邊豁掉，十楞鎚、記記驚人，好一場大殺，羅通喊聲不好了，把梅花槍輪在手中，前遮後攔，左勾右掠，上護其身，下護其馬，鉤開一字架，掉隔二銅鞭，逼去三尖刀，按定四楞錐，攔開五花棒，掉脫六纓槍，遮脫七星劍，閃過八仙戟，抬住九龍刀，掃去十楞鎚，原也利害，左車輪這一柄斧子，好不驍勇，逼定羅通，斫殺不分回合的猛戰，正是殺在一堆，戰在一起，圍繞中間，殺個翻江倒海一般，羅通心內着忙，眼面前多是槍刀耀目，並沒有逃走的去路，手中槍法慌亂，人又困，馬又乏，頭眩滾滾，性命不保，只得喊聲：我命休矣，誰來救我？左車輪說：小蠻子，你命現在本帥掌握之中，休要胡思亂想，逃脫蟻命，圍住在此，決無人救你，快快下馬投降，方免一死，不然本帥就要生擒你了，嚇得羅通魂不附體，正是：若非唐主洪福大，焉得羅通命保全。畢章不知怎生逃脫，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破番營康王逃命 殺定方伸雪父仇

那羅通只見馬前馬後多是槍刀，並沒去路，只叫我命休矣。驚動城上，蘇定方在城內見了，不勝歡喜。如今這小畜生性命一定要送在番兵手內的了。爲之借刀殺人，孩兒仇恨可報，不表蘇定方在城上得意，單講御營盤內，赤璧寶康王，同了屠爐公主，屠封丞相，坐在龍位。此時正張燈掛亮之際，忽聽得外面殺聲震地，金鼓連天。忙問道：營外爲何吶喊？小番稟道：啓上，狠主只因外面有個南朝小蠻子，名喚羅通，十分利害，連殺三門，無人抵敵。如今在西城，被元帥圍住，將要活擒蠻子了。屠爐公主聽見，心內驚慌，暗想：我把終身託他，叫小將軍殺進番營，共救南朝天子。如今他在西城廝殺，一定人困馬乏。況且左車輪斧法利害，必然性命不保，倘有差虞，豈不怨恨於我？不如出營前去護救。夫君也表我一片真心，爲他的了。公主算計已定，開言叫道：父王，南朝這羅通，驍勇異常，臣兒飛刀多被他破掉。何在左。元帥這就叫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就是這些番將圍住，也難擒他。不如待臣兒前去助元帥一臂之力，捉了羅通。康王大喜，說：王兒言之有理，快快前去。那時公主上馬，提了兩口綉鸞刀，出了番營，並不帶番婆，番女竟走到西城抬頭一看，只見了圍絆了一圈子，在裏邊廝殺。聲聲只聽得叫我命休矣。誰來救我？公主暗想：分明在那裏叫我，連忙向前冲一步去，大聲叫衆將讓開。元帥我來助戰，共擒羅通。衆番將殺得氣喘吁吁，聽見公主娘娘來，大家閃在一傍，讓着屠爐公主。這一馬冲過來，相救羅通之事。我且慢表，先講木楊城內。貞觀天子李世民，坐在銀鑾殿上，兩邊衆公卿，站立兩旁。徐茂公立在前，皇上開口叫聲徐先生，你的陰陽當初件件有準。到今日你算程王兄討救之事，却有些錯了。茂公說：陛下何以見臣陰陽不準呢？朝廷說前日程王兄去討救兵的時節，先生也曾算過。今日辰刻，救兵到木楊城了，如今寡人在此候了一天，不是說辰刻，如今已到戌刻，還不見到，想救兵今日不來的了。豈不是先生陰陽不準城了？如今寡人在此候了一天，不是說辰刻，如今已到戌刻，還不見到，想救兵今日不來的了。豈不是先生陰陽不準城中？糧草看着盡了，再是五天，救兵不到，絕了糧草，還有什麼天賜黃糧到來不成？茂公道：陛下寬心，且安。臣陰陽有準，算定今日辰刻救兵到，一些兒不錯的。救兵是辰刻已到了木楊城了。皇上說：先生怎麼既然辰刻到的，爲什麼至晚還不見進來見寡人？茂公叫聲聖上，有位小公主，單槍獨馬進番營，爲因城門緊閉，又被番兵困在西城外廝殺。故而辰刻至晚不見進來，朝廷說有這等事，側耳一聽，說：阿唷，只聽得外面砲聲連天，戰鼓似雷，吶喊人聲，鬧殺不住。那朝廷聽罷，龍顏大怒，說：秦王兄今日輪差那一位官員巡城的，這等欺朕，救兵辰刻到的，至晚還不來，奏閉住城門，不

羅通進來，是什麼意思。秦瓊叫聲陛下，今日乃是銀國公蘇定方巡城，不知他為什麼緣故，不來奏知。尉遲恭不覺大怒，說陛下那蘇定方不來奏知我主，分明欺君，暗為國賊。一定他反了，待臣前去擒來。那時尉遲恭誇上雕鞍，出了午門，竟去北城去了。不必說他，茂公開言，叫聲秦三弟，你令衆將士連夜冲殺番營，好使裏應外合一陣成功。叔寶領了軍師茂公之命，遂即傳令各營大小三軍，披掛端整，擺齊隊伍，先鋒副總兵等多是披掛起馬。馬段殷劉王五將大家跨上馬，刀的刀，鎗的鎗，各帶能幹家將數十個，出了銀鑾殿，燈球亮子照耀如同白日。秦元帥領了三軍往北城而來，且慢表。這裏馬三寶段志賢殷開山劉洪基各帶三軍，殺出四門。我且不表，再說外面番將圍繞羅通，正在廝殺。見屠爐公主上來，大家閃在一傍，讓公主冲到左車輪馬前，喝聲：「呸！羅通照刀罷，綽這一鎗望左車輪頂梁上砍將下來。軍輪不會提防，也要掣閉，來不及了。」連忙叫公主呀，怎麼舛錯了口，內叫斬錯頭忙，偏得一偏貼中左肩一雙臂膊，砍下來了。在馬上翻身倒地。羅通見了，滿心歡喜，縱馬上前一步，望準左車輪一鎗，刺個後背透前心，可憐一員大將，死於非命。那公主斬了元帥，脖子下來，衆番兵見了，大將喧嚷起來，喊道：「公主娘娘反了，嚇得屠爐公主面如土色，到望那一首跑了過去。」羅通如今胆子大了，創動梅花鎗，見一個挑一個，好挑好殺。一邊在此戰，再講那城內，那尉遲恭一馬冲上城頭，他是個莽夫，大叫一聲，拿反賊蘇定方，不要走，豁喇豁喇一馬冲過來。那蘇定方聽言，心內一跳，回轉頭一看，原來是尉遲恭，心內慌張，到覺着自己的不是了，忙叫心腹家將快快下去開城逃命。定方提了大砍刀，下落城內，那名家將把城門大開，放下吊橋，一個蘇定方冲出城去了。尉遲恭大怒，說：「阿啣啣，可惱可惱，天子有何虧你，你敢反朝廷，私開北城，倘有番兵冲殺進來，豈不有驚龍駕你，還思想逃走性命麼？」隨後一頭喊罵，一頭趕出城來。蘇定方拚命縱馬跑過吊橋，剛剛冤家路兒狹，却好正遇羅通馬到眼前，見了，不覺大怒，喝道：「蘇定方，你往那裏走？」這一嚇得蘇定方魂不附體。羅通又看見尉遲恭追到吊橋下，叫拿捉這蘇賊。那定方見不是頭路，連忙帳轉馬，往那一步跑去。正逢屠爐公主冲過來，聽見羅通喊聲，反賊蘇定方，諒必是要捉拿他的意思。見定方冲過來，他就縱馬上前，一步照着蘇定方夾背領項，一把抓住，說在此間了，提在手中，望着羅通那裏一擦。羅通雙手接住，回頭看見尉遲恭在吊橋之上，叫聲尉遲老伯父，待小姪丟蘇賊過來，你接着，把定方一丟。敬德說在這裏了，接過來，捺在判官頭上，帶縛絲繩進城去了。只見叔寶領兵冲出，便叫秦元帥，蘇定方已被末將擒在此，不勞元帥費力。叔寶說：「本帥奉軍師之命，連夜冲殺番營，一陣成功。」尉遲將軍快把蘇定方拿到銀鑾殿，見駕速來助戰。尉遲恭應聲是。某家知道。尉遲恭走

到銀鑾殿說陛下蘇定方拿在此間了世民說將這反賊綁在龍柱王兄前去助元帥冲營回來再行處決尉遲恭一聲領旨綁了蘇定方就往北城中出戰先講秦瓊帶領諸將冲過吊橋見了羅通說賢姪伯父在此大胆冲踏番營就要裏應外合一陣成功了羅通見伯父如此講就放出英雄本事一馬冲到營前手起鎗落一場好殺逢人便殺遇將即誅屠爐公主聽說唐兵冲踏假意喊聲不好了唐將驍勇兒郎等還不逃命等待何時口內說道句話手中刀好似切菜一般把自家番兵亂殺人頭滑碌碌亂滾如西瓜相似有的說公主娘娘反了就是一刀殺得這些番兵康字多不敢叫由着屠爐公主見一個殺一個冲進御營盤假意說父王不好了南蠻利害踹進御營來了快些逃命臣兒在此保駕斷後康王聽言魂飛魄散就同丞相跨上雕鞍叫聲王兒保駕逃命棄了御營不管好歹竟自走了只見外邊煙塵抖亂盡是燈球亮子喊殺連天炮聲不絕營頭大亂奪路而走後面公主雖是斷後却回頭看看羅通在那一邊廝殺就把頭點點說你隨我來羅通公然答應綽梅花鎗隨定公主馬後不住的亂刺秦瓊領了大小三軍跟了羅通追殺上來他們這條提爐鎗法好了不得撞着馬前就是一槍也有刺在面門上也有刺着前心也有傷咽喉死者不計其數挑人如打彈子吶喊好似雷聲一個公主在前引路喊聲不好了一刀說道父王快走又是一刀喊了百來聲父王不好了殺了百來個人這兩口綉鸞刀輪在手中好殺也有砍破天靈蓋的也有頭落塵埃的也有連背齊肩削腕的也有齊眉帶耳劈去的這一場殺得來

天地愁雲起烏鴉不敢飛狂風吹四野殺氣欲騰空棄去營和帳卸甲走如飛

東有平國公馬三寶定國公段志遠二位老將領三千人馬冲撞番營馬將軍手內金背蔡陽刀舉起上面是暮雲蓋頂下面是枯樹蟠根豁綽豁綽亂砍亂殺段將軍手中剋苗鎗名為朝天一炷香使下透心涼見一個挑一個見兩個挑一雙慘慘愁雲起重重殺氣生西城有開國公殷開山列國公劉洪基二位老將軍帶三千人馬冲殺過來段將軍這條紅纓槍利害左插花右插花月內穿梭搜搜的亂挑劉將軍擺開象鼻刀使動些量天削草護馬分踪人頭亂滾血流成河屍骸疊疊南有長國公王君可手中青龍偃月刀不管好歹撞在他刀頭上就是死那一首尉遲恭好不了當舉起烏纓槍朵朵蓮花相似坐馬兒郎着得槍無處逃命傷人性命不計其數那些番兒番將屍首堆得土山一樣大家只要逃得性命奮勇而走四門營帳多殺散了歸到一條路上逃命那羅通隨定屠爐公主廝殺看看營頭大散遂發信炮一聲驚動程咬金老將叫聲衆位姪兒發信炮了快些冲營那些爵主上馬提刀帶領大小三軍咬金舉起

手中斧子，領了衆公子，豁喇豁喇，冲上來了。把些番兵番將，裹在當中，好一場大殺。裏面衆老將殺出，外面是衆小將殺進去，殺得番邦人馬，無處逃奔，連忙逃避，多來不及。也有呼兄覓弟，也有父母尋子，怨聲震地，可憐血流好似長江水，滾滾如野地，瓜這一場殺得那些番兵番將，個個怨天恨地，鬼哭神號，追殺下去，有八十里路，逃散無數，受傷者也不少。荒草地上，屍骸露筋，出骨，鷹吃狗拖，一派淒慘，分不清東西南北，認不清地址屋基，正所謂

一陣交兵力不虛，人亡馬死亂如麻，敗走番人歸北去，從今不敢反中華。

這一首，秦元帥傳令鳴金收兵，只聽得棒鑼聲響，各將扣定了馬，大小三軍等，多歸一路。一處齊集，整好隊伍，威威武武，回轉木楊城去了。如今再講那赤璧寶康王，雖有屠爐公主，同屠封丞相保護，只是嚇得魂飛魄散，伏在馬上，猶如半死的了。屠封丞相，看見唐兵多已退下，方敢把馬扣住，說道：「狼主蘇醜，唐朝人馬退去了，那時康王說：『呵，暗暗，唐朝人馬如此利害，好不駭死魔家也。』」吩咐且行扎住，在這一首將營盤扎下，公主進了御營，康王說：「王兒，虧得你斷後，截住唐兵，魔家性命可保。若是沒有王兒魔的殘生，要遭於唐將之手，公主心中暗笑，好個昏君，因我心向唐朝，殺得你們大敗，還說我保護自己人馬，真正是癡呆懵懂之君。」遂回言道：「父王實在唐將驍勇，臣兒難以抵擋，所以有此損兵折將，望父王恕我之罪。」待臣兒出去收兵，說罷，遂走出營外，敲動催兵鼓，也有願意轉來，也有不願者，竟各自逃生。三通鼓完，番兵齊了，點一點看，二十五萬番兵，不見了二十萬，止剩得五萬，還是損手折腳的，就是大將，共傷一百零三員。康王叫聲：「王兒，魔開國以來，從未有此大敗，如今殺得片甲不存，元帥又遭陣亡，孤掌難鳴，不能爭立稱王，到不如獻了降書罷。」屠封說：「狼主降順大邦，不待遲疑，但唐兵已退不來，追殺也，蒙他一點好生之意，我們且退下，賀蘭山整備降書降表，看他們來意若何。」唐王起兵到賀蘭山來，我們歸順，倘不來，我們也不要歸順他。康王說：「丞相言之有理，吩咐堆鍋造飯，屠爐公主只等唐邦媒人到來說親，再講那衆國公與衆爵主，領兵入城，扎住內教場中，元帥同衆大臣，上銀鑿殿，有程咬金啓奏說：「老臣奉旨討救，一路上因關津阻隔，所以來遲，望陛下恕罪。」朝廷說：「程王兒說那裏話來，朕蒙老兄豪傑，獨馬殺出番營，往長安討救，其功非小，請王兒平身，咬金謝恩起身，又有一班小爵主俯伏說：「陛下在上，小臣秦懷玉、程鐵牛、段林、滕龍、盛蛟，見駕不知萬歲，被囚番城，所以救駕來遲，罪該萬死，朝廷說：「衆位御姪平身，寡人被囚番城，自思沒有回朝之日，虧得衆御姪英雄，殺退番邦人馬，其功非小，更有何罪。」衆小爵主道：「願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大家起身，站一邊，單有羅通淚如雨下，不肯起身，朝廷一見，大吃一驚，說道：「王兒，你有什麼冤情。」

如此痛哭，快快說與寡人知道。羅通哭奏道：「呵呀，父王呵，妾與臣兒伸冤呵。太宗說：『王兒既有冤情，須當一一奏聞。』羅通說：『臣兒當初未及三歲，父親早喪，年幼在家，也不知其細。不道日前父王旨意，命程伯父到長安討教。臣兒思想救父王龍駕，所以奪了二路北掃元帥之印，樂樂然領人馬到白良關。其時遇守關將利害，難以得破，悶坐營中，忽朦朧睡去，見我祖父父親到我面前，身帶箭傷，說不孝畜生，我祖父父親爲王家出力，死於非命，你不想與祖父父親報仇，反替不義之君出力。朝廷說有這等說，應該就問他，那個是不義之君？羅通道：『臣兒也曾相問，他說爲父與當今天子太宗出力，一旦陷在淤泥河，亂箭陣亡，乃遭蘇定方毒手。朝廷不與功臣雪恨，反把仇人封妻廕子。你若與王家出力，倘身遭不測，那時羅門三代冤仇，誰人得報說罷就走。』驚醒臣兒，纔知蘇定方是大仇人了。已後破關過來，單槍獨馬殺進番營，不意蘇定方不肯開城，反使臣兒團圍殺轉，幸虧臣兒槍利害，敵住鬪戰，不然被番將傷了一條性命。白又送與定方毒手，這到還可爲兒臣者。該當盡忠於父王，以立勳名於麟閣，但是傷了臣兒。父王龍駕困在番城，誰來保護，伏望父王龍心詳察。蘇定方懷仇欺君，誤國該當何罪之有？太宗聽言大怒，說：『呵唷，呵唷，可惱，寡人有何虧負這逆賊，攬敢用暗算毒計，心向番王，把寡人的龍駕虧傷，幾乎誤朕，真是一個大奸大惡的國賊了。』呵呀，你把蘇定方拿來，怎樣來處治了？與祖父報讎，待朕設筵親自祭奠，請罪於羅王兄，便了羅通方纔謝恩。願父王萬歲，萬歲立起身來，到龍柱且解下綁縛，推將過來。這蘇定方口稱罷了罷了，我死去與羅門海底讎深矣。朝廷說：『王兒且慢動手，傳旨與光祿寺備筵，當殿御祭。』這一邊銀鑿殿上擺了一桌盛筵，有羅通拜了四拜，扯了一口寶劍，叫聲祖父父親，今日陛下親自御祭，讎人也在此。孩兒也能與你報讎了，就把劍望蘇定方心口豁綽一刀，鮮血直冒，把手一撈，撈出一顆心肝，定方跌倒塵埃，一員大將歸天去了。底下有撈勾手，搭去屍骸，不必細表。單說羅通將這心一放在桌上，說：『祖父父親，讎人心肝在此，活祭先靈，慢飲三杯。』安樂前去，超生極樂。朝廷說：『羅王兄，陰魂渺渺，朕欲要拜你一拜，但恐君不拜臣。』秦王兄與寡人代拜一拜。秦瓊走過來拜了一拜，這一首衆公爺也來相拜。羅通在旁俯伏答禮。底下是大吹大擂，一番祭奠。君臣義重，今相見，可稱開國一明君。畢竟不知屠爐公主婚事如何結局，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賀蘭山知節議親 洞房中公主盡節

詩曰：奉旨番營去議親，康王喜口應允，屠封送女諧花燭，結好唐君就退兵。

衆公爺拜過，一班小英雄，也來拜了一番。那時朝廷傳旨，大擺筵席，那就大吹大擂，鼓樂喧天，欽賜衆公爺，小爵主等。

御酒已畢，朝廷開言，叫聲程王兄，前日你去時，寡人見你獨馬蹄進番營，不知動靜，害得寡人吊膽提心，朕只道王兄死在營中，那怎生得到長安，朕實不知其細，你如今把出番營，到長安討救事情，細細講一遍，咬金說：臣到忘了，臣聽徐老大人美薦，奉旨單騎討救，我原不想活的，所以拚着命殺進番營，連臣也自不信，自一進番營，使動斧子，比前精得多了，他們什麼左車輪不左車輪，手使動大斧砍一斧來，原利害不過，再不道臣的斧子如同有神仙相助的一般，力也大了，就被臣這一斧子去，架得一架，他就落下地了，這些番兵那敢攔住我的去路，被我搖動斧子，殺出番營，討得救兵到此，只要萬歲爺封我一字並肩王，徐茂公說：陛下在上，這程咬金有欺君之罪，望我王正其國法，咬金說：你這牛鼻子道人，你屢屢算計我這條老性命，我有什麼欺君之罪，茂公冷笑道：我且問你，你當初怎樣殺出番營，怎樣到長安討救，你直說了，算你大功，你是隨口胡言，好像沒有對證的，說什麼左車輪，斧法不如你，被你架落塵埃，只怕你倒說轉了，分明你被他架下塵埃有之，咬金說：徐哥，你賴我並肩王，到也罷了，怎麼反說臣討救也是假了，我若跌下番營，人已早早死了，救兵那裏來的呢，茂公說：我且問你，謝映登你可見不見，咬金聽說，心內吃驚，當真二哥是活神仙了，假意說：二哥，你一發問得稀奇，那裏見那什麼謝映登，若說當初兄弟走江都考試，他解手就不見了，你為何如今到假不知起來，茂公說：你眼見有此說，這番營內好不利害，你年已六旬，若沒有謝兄弟相救，焉能得到長安，活得性命，如今反在陛下面前稱贊自能，分明一派胡言，刀斧手與我把這疏奏欺君的狗頭，綁出午門，以正國法，兩旁刀斧手一聲答應，嚇得咬金魂飛魄散，慌忙說道：陛下恕罪，果是謝映登相救，待臣直奏便了，朝廷喝退刀斧手，說：程王兄，且細細說與寡人知道，咬金把謝映登為仙搭救情由，細細講了一遍，衆公爺大家稱奇，茂公說：何如，陛下程咬金謊奏我主，其罪非小，須念他一番辛苦，到長安討了救兵前來，將功折罪，沒有加封咬金說：我原不應封的，大家一笑，各回衙署不表，且講那程咬金一到明日，打點要做媒人，將要上朝，看見了羅通說道：姪兒，為伯父的，今日奏明皇上，與你作伐，前往賀蘭山去說，親羅通大驚，說：伯父這賤婢傷我兄弟，還要雪仇，怎麼伯父要去說親，我羅通希罕他成親，麼程咬金說：你既不要他，為何在陣上訂了三生，立下千觔重誓，故此肯與你出力，羅通說：這原是哄他的，因要救陛下龍駕，與他假訂三生的，咬金說：姪兒，為人在世，這忠孝節義，多是要的，你既是與兄弟報仇，不該與他面訂良姻，屠爐公主有心向你，也有一番大功，在賀蘭山懸望，你若不去，必要全了手足之情，這男子漢，信行反全不來了，從來沒有這個道理，如今為伯父的作主，自然與你們完聚良姻，說罷，竟上銀鑾殿，俯伏塵埃，啓奏道：陛下龍駕

在上臣有一事冒奏天顏，罪該萬死。朝廷說：王兄有何事所奏，不來罪你。咬金道：陛下那赤璧寶，康王有一位屠爐公主，生來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前日在黃龍嶺與羅賢姪訂下良姻，撤去飛刀，退到木楊城，就是賢姪殺四門被元帥左車輪困住，險些喪命失陷。那時連龍駕也救不成了，幸虧公主相救，引領我邦人馬衝入番營，心向我王與陛下出力，也有一番大功勞。伏望我主降旨，差使臣官前去說盟做媒，未知陛下龍駕心下如何。朝廷聽說大悅，嫌此講來，寡人到實幸虧屠爐公主暗地保的了，真個是女中英雄，何不早奏來，就命程王兄前去作伐說親罷。咬金見太宗准奏，心中大悅，說領旨那羅通慌忙俯伏奏道：父王在上，那屠爐女是臣兒大驢人，我兄弟羅仁年才九歲，與父王出力，傷了鐵雷八寶，已後開兵，死在賤婢飛刀底下，斬為肉泥而亡。臣兒還不與他報仇，反與他成親，兄弟陰魂焉能瞑目。望陛下不要差程伯父前去說親，朝廷說：傷既傷了你兄弟，為何又在陣上交鋒，與他訂起良緣來呢。羅通說：臣兒怕他飛刀利害難破，所以與他假約絲蘿，要他拋去飛刀，救得陛下龍駕，方與他成親，故而他退至木楊城，引我邦人馬大破番營，這裏要救父王，故用哄騙言辭，臣兒豈是貪他的顏色，變朝廷叫聲，王兄不是這等講的。既他傷了二御姪，你欲報此仇，亦是大義，就不該與他陣上聯姻了。他既把終身託你暗保，我邦大獲全勝，也有一番莫大的功勞，與寡人這信字也是要。若不去說親，他在賀蘭山懸盼，豈不是王兒忘了恩情，就是傷了二御姪，也算為國家出力。兩國相爭，各為其主，乃是誤傷而已。你被左車輪困住，若無屠爐公主相救，王兒焉能得此脫難，逃了性命，也算有恩於你。這恩與仇，兩下俱可對消得來的了。如今不必再奏，寡人作主，決不有誤。程王兄急速前去說親，咬金領旨。如今羅通不敢再奏，這不過是悶悶然立在一旁。這一首程咬金把圓翅烏紗在頭上，按一按，身穿一件大紅緞繡金蟒袍，整好圓領，腰裏是金鑲玉帶，嵌寶珊瑚，粉底烏靴，打扮以後，出了銀鑾殿，跨上雕鞍，帶了四名家將，離了木楊城，一路行，走到了賀蘭山，上有把都兒們，一見說：喂，兄弟，哪邊行下去的，是什麼人。我們這裏沒有這個官員，想必是那大唐來，踴躍剿滅我們山寨，那一個說：兄弟，你又來了，若是剿滅山寨，有人馬來的，如今只得五人，又無軍器，那裏像什麼踴躍營剿山的。我們只扣住了弓箭，問一聲，看那個又說：哥哥講得不差，大家拔弓搭箭，喝聲，來者何官，少催坐騎，看箭哩。那個箭不住的射將過來，程咬金把馬扣定，喝聲，快報與康王，狼主知道，今有大唐朝魯國公程咬金，有國家大事，要來求見你邦狼主，快快報進去。這一邊小番報進來了，報啓上狼主知道，今有大唐朝來了魯國公程咬金，在山下，康王聽見此言，嚇得魂不附體，說他帶領多少人馬前來，小番說：人馬一個也沒有，只得四

名家將五人來的。康王說：可有兵器？身上還是戎裝，還是官袍冠帶。小番道：無兵器，也不戎裝，却是趨官打扮的。他是紗帽紅袍。康王道：他對你講什麼？小番道：他說快報你們狼主千歲知道。今有大唐朝魯國公奉旨而來，有國家大事，要求見你們狼主。康王聽見此言，才得於心相安，便叫聲丞相，他們得勝天邦，孤只等他兵馬來，就要降順的了。爲何反不統兵到，還是文裝獨馬來，善言求見，不知有何事情？丞相不要輕慢了他，恐他變了臉，又惹大禍。快下山去接他上來。屠封說：領旨，他就慌忙穿好朝服，出了營盤，後面也跟隨四名相府家人，慢沿沿下山來了。有小番喝道：那一邊來的？天朝魯國公爺請上山來。相公在此迎接。咬金聽見把馬帶上一步，有屠封丞相步上前去說：不知天朝千歲到來，有失遠迎。多多有罪。咬金一見，滾鞍下馬，說：不敢不敢。孤家有事相求，荷蒙丞相遠迎，何以克當？請留台步。二人攜手上山，底下有兩名家將帶上了馬，這兩名跟隨了程咬金，上賀蘭山來，進入御營。程知節跪下說：狼主龍駕在上，有天朝魯國公程咬金見駕，願狼主千歲。千歲這康王一見，連忙走下龍駕案來，御手相扶，叫聲王兄，平身取龍椅來坐。咬金說：狼主龍駕在上，臣本該當殿跪奏，才是。奈有君命在身，又蒙狼主恩旨，理當侍立啓奏。焉能坐起來。康王說：豪王兄到孤這座草莽山中來，必有良言，願聞救誨，自然請坐，以便細談。咬金道：既如此，謝狼主台命。他就與屠封丞相兩下分賓主坐了。左右兩旁有賞駕官烹茶上來，用過一杯。康王就問說：王兄，魔家錯聽左元帥之言，一旦冒犯天顏，聖主今爲失機，敗將悔之晚矣。今日見了王兄，自覺愧慚，已無及矣。程咬金叫聲狼主又來了，只因番兵利害，困住四門，我主無法可退，故此使臣到長安討救。那曉這小爵主們，年少無知，倚仗少年本事，傷了千歲人馬幾千，有罪之極。康王說：王兄說那裏話來？魔家正在營中議論，意欲獻表降順，不知王兄奉旨，所說何事？咬金說：狼主在上，臣奉旨而來，非爲別事，只因萬歲有個乾殿下名喚羅通，年才一十四歲，文武雙全，才貌出衆，還未聯姻。我主聞得千歲駕下有位乾公主，貌若西施，武藝出衆，意欲與狼主結成秦晉，訂約良姻，以成兩國親戚之好。未知狼主龍心如何。康王聽言大喜，說道：王兄，既蒙天子恩旨，理當聽從。但魔家是敗國草莽，就有公主，只當山雞野雉一般。聖天子是上邦主子，殿下猶如鳳凰，這叫山雞怎入鳳凰羣？既蒙聖主抬舉，待魔家差屠封丞相送公主到木楊城來，伏侍殿下，便了。咬金大喜，說：既承狼主慨允秦晉之好，快出一個庚帖，與臣去見陛下，選一個吉日，奉送禮金過來。康王吩咐獻過一個龍頭庚帖，御筆親書八個大字，付與咬金。咬金接在手中，辭別狼主，出了御營。屠封送至山下，咬金叫聲丞相，且請留步。孤家去了。那時跨上雕鞍，帶了四名家將，竟往木楊城來。見太宗俯伏銀鑿殿階下，叫聲萬歲。臣奉旨前往賀

關山說親前來繳旨。朝廷說：「平身。」此去番王可允否？細細奏與寡人知道。咬金說：「陛下在上，臣去說親。」番王一口應承，並無一言推却。候陛下選吉日良辰，就送來成親。朝廷大喜，說：「既如此，明日王兄行聘，着欽天監擇一吉日，與王兄成親。」選定八月中秋成時，結親光陰迅速，到了八月十五日。這裏朝廷為主，準備花燭，那邊康王命丞相屠封親送公主到木楊城內，來到北關。元帥秦瓊出來迎接，接入午門，同上銀鑾殿。屠封上殿俯伏，說：「南朝天子在上，臣屠封見駕，願陛下聖壽無疆。」貞觀天子叫聲：「平身。」降旨：「光祿寺設宴。」尉遲王兄陪屠爐丞相到白虎殿飲宴，又命秦瓊程咬金到安樂宮，與殿下結親。羅通跪下，叫聲：「父王在上，屠爐女傷我兄弟，仇恨未復，怎麼反與他成親？」此事斷然使不得。望父王赦臣兒違逆之罪。朝廷聽言，把龍顏變了，說：「聲味寡人旨意已出，你敢違逆朕心麼？」羅通見父王發怒，只得勉強，同了秦程二伯父到安樂宮來，教坊師奏樂贊禮。官喝禮，午門外公主下轎，二十四名番女簇擁進入安樂宮，交拜天地，又拜了大媒程咬金，拜過伯父秦叔寶，然後夫婦交拜一番。只不過照平常俗禮，人人如此，不必細表。叔寶咬金回到白虎殿，與屠封飲酒，不表白虎殿四人飲酒，再講羅通結過花燭，光祿寺收拾筵席，番女伏侍公主過了，退出外邊，單留他二人在裏面，好等他們安息。羅通一心記着兄弟慘傷之恨，見公主在眼前，怒髮冲冠，恨不得一刀兩段，胸中火氣，忍不住起來，立起身大喝道：「賤婢呵！賤婢，你把我九歲兄弟亂刀劈死，冤仇如海。我羅通還要與兄弟報仇，取你心肝，五臟祭奠兄弟，此乃不義。虧你這樣不識時務，不知羞醜，思量要與我成親，除非還我兄弟，也不要你這狗賤婢配合。公主聽言，心內大驚，火星真欲直冒，羞醜也不顧了，叫一聲：「羅通呵！羅通，好一個志願負義之人。」前日在沙場之上，你怎麼講的，會立了千筋重誓，故我撇去飛刀，引進黃龍嶺，共退自己人馬，皆爲如此。今日你到就翻面無憶了。羅通說：「這你怕想錯了念頭，我立的乃是鉤兒，那個與你認起真來，人非草木，我羅通豈有不知？你領我兵殺退自己人馬，只算將功折罪，不與我弟報復，饒你一死，就是我的好意了。豈肯與你不忠不孝的畜類番婆成親？你父屠封現在白虎殿，快快出去，隨了他退歸番國，賀蘭山饒你一命。若然再在宮中，我羅通就要與弟報仇了。公主道：「羅通，我爲何不忠不孝，講個明白，死也瞑目。」羅通說：「賤婢，你身在番邦，食君之祿，不思報君之恩，反在沙場，不顧羞恥，假敗荒山，私自對親，辱宗親，就爲不孝。大開關門，引誘我邦人馬，冲踏番營，暗爲國賊，豈非不忠。公主一聽此言，不覺怒從心上起，眼內紛紛落下淚來，便說：「早晚得羅通是個無義之輩，我無心向於他，於如今反成話柄，到來扳駁，我不忠不孝，罷了。嗎？聲羅通，你當真不納我麼？」羅通道：「我邦絕色才子，却也不少，經不得你看中了一個，也爲內應，這座錦繡江山，送在你

手裏了，公主聽見，暗想他這些言語，分明是羞辱我了，那裏受得起這般慚言惡語，難得在陽間爲人，墜羅通阿羅通，我命在你手中喪了，死在陰司，決不清靜，少不得有日向你索命，把寶劍取在手中，往頸中一個青鋒過嶺，頭落塵埃，可惜一員情義的女將，一命歸天了。羅通見公主已死，走出房門，往那些殿亭中遊玩去了。次日，幾名番女進馬，來一看，只見鮮血滿地，人爲兩段，嚇得魂飛魄散，大家沸反滔天，出了房門，來報屠封，屠封却才起身，與尉遲恭、秦程三位公爺，用過茶湯，正待同去朝參，只見幾名番女，擁進殿前，說不好了，叫聲太師爺、公主、娘娘，已被羅通殺死，還不走呢。屠封丞相聽見，面如土色，大放悲聲，也不別而行，出了白虎殿，要逃性命去了。敬德等三人，聽報嚇得頓口無言，好似提在冷水之中，說不好了，若果有此事，屠丞相放不得去的，便叫道：老丞相不必着忙，快快請轉，屠封那裏肯聽，匆匆然跟往外邊去了。三位公爺心慌意亂，說這小畜生真是無法無天的了，大家同上銀鑾殿，朝廷方將身登龍位，秦程二人奏道：陛下不好了，如此這般，驚得朝廷說反了，反了，寡人御旨多不聽了，快將這小畜生綁來見朕，如今屠封在那裏，三位公爺說陛下，他才出午門去了，叫聲尉遲王兄，快與朕前去宣來，尉遲恭退出午門，趕到北關，見了屠封，叫屠丞相，聖上有旨，請你轉去，還有國事相商，屠封聽見此言，又不敢違逆旨意，只得隨了尉遲恭到銀鑾殿上，連忙俯伏說：萬歲。阿臣有罪，想是公主得罪天邦殿下，臣該萬死乞望陛下恕罪，草莽之臣性命，朝廷叫聲丞相平身，卿有何罪，寡人心內欲與你邦兩下通和，仍歸舊好，結成永遠相和好，故將公主配羅通，不知貞觀天子如何發放屠封，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龍門縣將星降世 唐天子夢擾青龍

詩曰：羅通空結鳳簫緣，有損紅妝一命懸。雖然與弟將仇報，義得全時信少全。

貞觀天子說，丞相朕欲兩國相和，與羅通結爲秦晉之好，不想這畜生無知，傷了公主，朕萬不是了，故而請你到殿，原將城池地方歸還你邦，汝君臣不必怨恨寡人，即日班師，留一萬人馬在此保護，以算朕之陪罪。屠封聽言，心中不勝之喜，我主洪恩萬歲萬歲，竟起身來，退出午門，回轉賀蘭山，自有一番言語。君臣兩下，苦無戰將，強兵，所以不敢報仇，只得忍耐在心，不表番國之事。如今講到羅通正在逍遙殿上，只見四名校尉上前，劍去衣服，綁到銀鑾殿，朝廷大喝道：我把你這小畜生，千刀萬剮才好，寡人昨日怎樣對你講，屠墟女傷了你兄弟，也是兩國相爭，誤傷了他，有十大功勞，尚於寡人，也可將功折罪，不違朕旨，慶不喜公主，只消自回營帳，不該將他殺死，可憐一員有情女將，將他屈死。

你怎生見朕。校尉們與朕推出午門鼻首。校尉一聲領旨推出午開去了。因這羅通將公主惡言羞死。因此一殿的大臣多各心裏憤憤不平。沒有人出班保奏。不要說別人。不教。就是一個嫡親表伯父。秦叔寶說。我也氣壞在這裏。這小畜生。不知好歹。救他無益。大家呆着。獨有程咬金。想起前日討救之時。羅家弟婦之言。不得不出班保奏。那時連忙閃出班保奏。叫聲刀下留人。說道。陛下龍駕在上。臣冒奏天顏。罪該萬死。朝廷說。程王兄。羅通違逆朕心。理該處斬。奈前日奉旨討救。曾受羅家弟婦所囑。他說羅門二代。爲國捐軀。只傳一脈。倘有差池。羅氏絕矣。萬望伯父照管。臣滿口應承。故此弟婦肯放出來的。雖這小畜生不知法度。有違聖心。只望陛下。還念他父親羅成功。在社稷。看臣薄面。留他一脈。臣好回京去見羅家弟婦。說。既然王兄保奏。赦他死罪。咬金說。謝主萬歲。傳旨赦轉羅通。連忙跪下。說。謝父王不殺之恩。朝廷怒猶未去。說。誰是你的父王。從今後。永不容你上殿見朕。削去官職。到老不准娶妻。快快出去。不要在此觸怒寡人。羅通領旨退出午門。回進自己營中。與衆兄弟說話。各相埋怨。不應該如此失信。大覺薄情。如今公主已死。說也徒然。不必囉嗦了。不表小弟兄紛紛講論。單說朝廷傳旨。殯葬了屠爐公主。那時駕退回宮。羣臣散班。秦程二位退出午門。遇見羅通叔寶說。不孝畜生。爲人不能出仕於皇家。以顯父母。替祖上爭氣。一家親王。多不要做。自拿來送掉了。如若削去官職。到老只好在家埋頭。羅通道。老伯父。不要埋怨小姪了。到是在家侍奉母親的好。咬金說。畜生既是在家事親的好。何必前日在教場中。奪這帥印。爲伯父的好意。費心用盡許多機謀。說合來的。何苦把這樣一個絕色佳人。送了他性命。好歹朝廷不容你娶妻。只好暗裏偷情。當官不得的。要娶妻房。除非再世來配罷。羅通說。伯父又來了。既然萬歲不容婚姻。當守鰥到老。怎敢違旨。伯父保駕班師。緩緩而行。小姪先回京國。咬金說。你路上順要小心。羅通答說。就是。往各營辭別。當日帶上了四名家將。先自回往長安。不必去表。如今過了三天。這一日。豪觀天子降旨。班師。金鑾殿上。賜排功臣宴。元帥傳令三軍排齊隊伍。天子上。了鑼驢馬。衆國公保駕。放砲三聲。出得木楊城。赤壁寶康王。同丞相與文武官員。一齊下馬。來見了朝廷。大家俯仰。口稱赤壁康王。候送鑾駕。貞觀天子叫聲。狼主平身。賜卿三年。不必朝貢。保守汛地。寡人今去也。康王稱謝道。願陛下聖壽無疆。留下一萬人馬。把守關頭。木楊城仍改了康王旗號。狼主退還銀鑾殿。這話不表。再說天子一路下來。下一日。早到中原地界。些那地方。文武官員迎接。打得勝鼓。班師旗號。已到天國長安。却好天色傍晚。當夜不表。次日。天子升坐。人臣朝參已畢。徐茂公俯伏啓奏道。臣啓陛下。臣昨夜三更時候。仰觀星象。只見正東生一派紅

光冲起少停又是一道紅黑光，足有半天，看來有四五千里路遠，實爲不祥。臣想起來，才得北番平靜，只怕正東外國又有事發了。朝廷說先生見此異事，寡人也得一兆，想來越發不祥來。茂公說：「既陛下得一夢兆，不知怎樣的理由講與臣聽？」待臣詳解詳解。天子叫聲先生，寡人所夢甚奇，像騎在馬上，獨自出營遊玩，並將一人保駕，只見外邊世界甚好，單不見自己營帳，不想後邊來了一人，紅鬚紅髮，青面獠牙，雉尾雙挑，手中執着一把赤鋼刀，催開一騎青驄馬，飛身趕來，要殺寡人，朕心甚慌，叫救不應，只得加鞭逃命。那曉山路崎嶇，不好行走，追到一派大海，只見波浪滔天，沒有早路走處。那時朕心慌張，營飛海濺，四蹄踏住泥沙，口叫救駕，那曉得後面又來了一人，頭上粉白扎巾，身上白綾戰襖，坐下白馬，手提方天畫戟，叫道：「階下休慌，我來救駕。」就追得過來，與這青面漢鬪上來，不四五合，却被穿白的一戟刺死，扯了寡人起來，朕心歡悅。小問小王兒英雄，未知姓名誰救得寡人，隨朕回營，加封厚爵。他就說：「臣家內有事，不敢就來隨駕，改日還要保駕南征北討。」臣去也。朕連忙拉住說：「快留個姓名，家住何處。」朕改日差臣來召到京師，封官受爵。他說姓名不便，留有四句詩在此，就知小臣姓名。朕便問他什麼詩來，他說：

詩曰：家住逍遙一點紅，飄飄四下影無蹤。三歲孩童千兩價，保主跨海去征東。

說完只見海內透起一條青龍頭來，張開龍口，那穿白的連人帶馬，望龍口跳下去了，就不見了。寡人大稱奇異，哈哈笑醒，却是一夢，未知吉凶如何。先生詳一詳看。茂公說：「原來如此的。」據臣看來，這一道紅光，適是殺氣，必有一年血戰之災，只怕不出一年半載，這青面獠牙就要在正東上作亂了，當不得的了。想我們這一班老幼大將，擒他不住，不去掃北，就是三年北方平靜了。東邊乃是大海，海外國度，外有吹毛畫虎之人，撒豆成兵之將，故而有這殺氣沖空，此乃報信與我，却幸有這應夢賢人，若得夢內穿白的小將，尋來就擒得他青面獠牙，平得他作亂了。朝廷說先生夢內人，那裏知道有這個人，沒有這個人，有影無形，何處尋他？茂公道：「陛下有夢，必應驗。」臣詳這四句詩，姓名鄉坊，多是有的。朝廷說先生如此詳一詳看，他姓甚名誰，住居那裏？茂公說：「陛下他說家住逍遙一點紅，那太陽沉西，只算一點紅了。必然家住在山西，他從龍口下去的，乃是龍門縣了。山西絳州府有一個龍門縣，若去尋他，必然在山西絳州府龍門縣飄飄四下影無蹤，乃是寒天降雪，四下裏飄飄下落，沒有蹤跡的。其人姓薛，三歲孩童千兩價，那三歲一個孩子，值了千兩價錢，豈不是個人貴了。這個仁貴二字，是他名字了。其人必叫薛仁貴。陛下跨海征東，東首多是個海，若去征東，必要過海的，所以這應夢賢臣要保了陛下跨海去平復東遼，必要得這個薛仁貴征得東來。朝廷叫聲先生，不

知那絳州龍門縣在那一方地面。茂公說：萬歲又來了，這有何難？薛仁貴必竟是英雄將材之人，萬歲只要命一個能人到山西絳州府龍門縣去招兵買馬，要收能將十萬，他們必來投軍。若有薛仁貴三字，送到來京，加封他官爵。朝廷說：先生言之有理。衆位王兄御姪們，那個領朕旨意，到絳州龍門縣去招兵？只見班內閃出一人，頭帶圓翅烏紗，身穿血染大紅吉服，腰圍金帶，黑黑一張糙皮臉，短頸縮腮，豹眼獅鼻，兩耳招風，幾根狗嘴鬚，執笏當胸，俯伏塵埃，說：陛下在上，臣三十六路都總管七十二路大先鋒張士貴，願王兆領旨意，到龍門縣去招兵。朝廷說：愛卿，此去倘有薛仁貴，速寫本章送到來京，其功非小。張士貴叫聲：陛下在上，這薛仁貴三字，看來有影無蹤，不可深信。應夢賢臣若要，到是臣的狗婿。何宗憲朝廷說：何以見得？士貴道：陛下在上，這應夢賢臣與我狗婿一般，他是最喜穿白慣用方天畫戟，力大無窮，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若是他去征東，也平復得來。朝廷說：如此愛卿的門婿，何在？士貴道：陛下，臣之狗婿，現在前營。朝廷道：傳朕旨意，宣他進來。士貴一聲答應，領旨同內侍即忙傳旨，何宗憲進入御營，俯伏塵地。陛下龍駕在上，小臣何宗憲朝見，願我主萬歲萬萬歲。原來何宗憲面龐却與仁貴有些相似，所以朝廷把何宗憲一看，宛若應夢賢臣一般。對着茂公看看，茂公叫聲：陛下，非也。他是何宗憲，萬歲見這穿白的是薛仁貴。臣到絳州龍門縣自然還陛下一個穿白袍的薛仁貴。朝廷說：張愛卿，那應夢賢臣非像你的門婿，且往龍門縣去招兵。張士貴不敢再開口，稱領旨。同着何宗憲退出來，到自己營帳內，分付公子，帶家將們，拔起營盤，一路往山西而走。列位呵，張士貴，你道是何等人？就是當年雞冠劉武周，解休的便是他。與尉遲恭困在城內，兵糧不給，一同投唐。其人本刁惡多端，奸猾不過。他有四個兒子，兩個女兒。大兒名叫張志龍，次兒志虎，三兒志彪，四兒志豹，都是能征慣戰，單是心內不忠，奸詐多端。長女配與何宗憲，也是一身武藝。次女送與李道宗爲妃，且說張家父子同何宗憲六人上馬，離了天子營盤。大公子張志龍在馬上叫聲：父親，朝廷得此夢內賢臣，與我妹丈一般。此去山西招兵，沒有薛仁貴，此段救駕功勞是我妹丈的。若招兵果有此人，我等功勞休矣。士貴道：我兒，爲父領旨前去招兵，你道我爲什麼意思？皆因夢內之人，與你妹丈相同，欲要圖此功勞，所以領旨前去。沒有姓薛的最好，若有這薛仁貴，只消將他埋滅死了。奏本來京，只說沒有此人，一定是愛穿白袍，想必是臣婿。皇上見沒有薛仁貴，自然就加張門厚爵，豈不爲美？那番四子一婿，連稱父親，言之有理。六人一路言談，正走山西絳州龍門縣，前去招兵。我且慢表單講朝廷降下旨意，捲帳行兵，得到陝西，有殿下李治親親父王班師，帶了丞相魏徵衆文武出光泰門，前來迎接。說：父王，臣兒在此迎接。老臣魏徵迎接我王，朝廷叫聲：王

見平身降降旨意把人馬停扎教場內。殿下領旨一聲傳旨只聽三聲號炮。兵馬齊齊扎定。天子同了諸侯進城。衆文武送萬歲登了龍位。一個個朝參過了。龍殿卸甲換了龍蟒服。差元帥往教場祭過纛旗神聖。犒賞了大小三軍。分開隊伍各自回家。夫妻完娶骨肉團圓。朝廷降旨金鑾殿上大擺功臣筵宴。飲完御宴。駕退回宮。羣臣散班。各回衙署。自有許多常家閑話。如今槍刀歸庫。馬放南山。安然無事。連過七八天。這一日魯國公程咬金朝罷回家。正坐私衙。忽報史府差人。要見咬金說。喚他進來。史府家將喚進裏邊。說千歲在上。小人史仁叩頭。咬金說。起來。你到這裏有何事。幹那史仁說。千歲爺我家老爺備酒在書房。特請千歲爺赴席。咬金聽說請我吃酒。快活不過。說當真麼。既如此。你先去說我就來。史府家將起身就走。咬金隨後出了自己的府門上馬。帶了家將慢慢的行。來到史府衙門。報進三堂。史大奈聞知。忙來迎接。說千歲哥哥。請到裏面來。咬金說。爲兄並無好處到你。怎麼又要兄弟勞心。史大奈說。哥哥又來了。小弟兄因勞苦多時。不會飲酒談心。蒙天有幸。恭喜班師。所以小弟特備水酒一杯。與兄談心。講話咬金說。兄是又要難爲你。二人攜手進入三堂。見過禮。回到書房。飲過香茗。靠那和合廳前擺酒一桌。二人公然坐下。傳杯弄盞。飲過數杯。說千歲哥哥。那日駕困木楊城。秦元帥大敗。自思沒有回朝之日。虧得哥哥。你年紀雖老。英雄膽氣未衰。來領救兵。奉旨殺出番營。幸有謝兄弟相救。恭喜班師。咬金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爲兄最膽大的。這裏閑談飲酒。忽聽和合廳外一聲唻喊。叫程老頭兒。你敢在寡人駕前吃御宴麼。嚇得程咬金魂不附體。抬頭一看。只見對過有座樓上。靠着一個人。甚是可怕。迺是一張鍋底黑毛臉。這個面孔。左半邊凸了出來。右半邊凹了進去。連嘴都是歪的。凹裏面額角凸起。插簪眉。一雙銅鈴豹眼。頭髮披散滿面。穿了一件大紅衫。一隻左臂膊露出在外。靠了廳盤。提了一扇樓。要打下來。那程咬金慌忙立起身來。說兄弟。這是什麼人。如此無禮。樓上豈是打得下來的。史大奈說。哥哥不必驚慌。這是瘋癲的對樓上說。你休要胡亂。程老伯父在此飲酒。你敢打下來。還不退進去。那番這個人。谷碌碌一縮。就到裏面去了。程咬金說。兄弟到底這是什麼人。大奈說。唉。哥哥不要說起。因爲家內不祥。是這樣了。咬金說。兄弟。你方才叫他稱我老伯父。可是你家大郎大奈說。不是小弟沒福。是小女程咬金說。又來取笑了。世間不齊。醜陋容貌也多。從不曾見這樣個人。好像地獄底裏惡鬼一般。怎麼說是你令媛起來。大奈說。不瞞你說。當真是我小女。所以說人家不祥。坐出這樣一個妖怪來了。更兼犯了瘋癲之症。住在這座樓上。吵也被他吵死了。咬金說。應該把他嫁出。出門大奈說。哥哥。又來取笑了。人家才貌的裙釵。絕色的女子。尙有不中男家之意。我家這樣的一個妖怪鬼魅。那有人家要他。小

弟只求他早死，就是送他出門，也不想的。咬金叫聲賢弟，不必就憂爲兄與你令愛作伐。板一門親罷。大奈說：「又來了，小戶人家，怕沒有門當戶對，要來娶這一個怪物。」咬金說：「爲兄說的不是小戶人家，乃是大富大貴的人家，一個廢襲公子，大奈笑道：「若說大富大貴，廢襲爵主，一發不少個千金小姐，美貌較娘了。」咬金道：「兄弟，你不要管，在爲兄身上，還你一個有職分的女婿，便了。」大奈說：「當真的麼？」咬金說：「自然爲兄的告別了。」明日來到回音，大奈說：「既如此，哥哥慢去。」史老爺送出魯國公，那馬來到午門下馬，走到金鑾俯伏道：「陛下在上，臣有事冒奏天顏，罪該萬死。」朝廷說：「王兄所奏何事？」咬金道：「萬歲在上，臣前在羅府中，羅弟婦夫人，十分的悲淚，對臣講說：先人在日，也曾立過功勞，與國家出力，只因是——一旦爲國捐軀死，惟有羅通一脈傳，畢竟不知咬金怎生作伐，請看征東全傳。」

(完)

錄目書圖版本局書成瑞

●通俗小說

西遊記	四冊	朱洪武出世	一冊	中華民國憲法概論	一冊	精校百年經	一冊
鋒劍春秋	四冊	鎚震濠梁城	一冊	及條文釋義	一冊	大字萬年曆	一冊
後列國志	四冊	大破采石磯	一冊	憲法概要	一冊	柳莊相法	一冊
野叟暴言	三冊	巧得聚寶盆	一冊	法學通論	一冊	相門精義全編	一冊
章莽英雄	三冊	血戰白元駝	一冊	法律大意	一冊	命學不求人	一冊
岳傳(足本)	二冊	三瑞牛塘塔	一冊	高等代數級數問題精解	一冊	相學不求人	一冊
說唐全傳	一冊	海獻彩虹橋	一冊	三角學通論	一冊	易學不求人	一冊
說唐小英雄	一冊	冥灑凌烟閣	一冊	初學指南尺牘	一冊	字相學不求人	一冊
羅通掃北	一冊	諸葛亮招親	一冊	唐著寫信必讀	一冊	字的神秘	一冊
薛仁貴征東	一冊	梁三伯祝英台	一冊	寫信不求人	一冊	姓名的神秘	一冊
薛丁山征西	一冊	七世夫妻	一冊	商業新尺牘	一冊	周公解夢全書	一冊
薛剛反唐	一冊	胡必松九美圖	一冊	兒童尺牘	一冊	字畫數	一冊
萬花樓	一冊	正德白牡丹	一冊	兒童尺牘	一冊	居家必備	一冊
五虎平西	二冊	正德遊江南	一冊	附圖童子尺牘	二冊	萬事不求人	一冊
五虎平南	一冊	三打祝家莊	一冊	通俗白話尺牘	一冊		
海公大紅袍	一冊	移山倒海	一冊	商務正草白話尺牘	一冊		
海公小紅袍	一冊	粉粧樓	一冊				

●法律書牘類

●星相用書

另有詳細目錄備索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94383

B189

民 族 至 上
國 家 至 上



通 滯 北 (全)

冊定價

中 建國里成功路20號
瑞成書局印刷廠

中 市南京里成功路37號

所 瑞 成 書 局

電話 2 6 8 3 號

郵 滙 中 字 第 20037 號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